

邊區寶錄

舒湮著

上海國際書店發行

005.43

MG

K269.5

28

邊區實錄

舒 湮 著

上海國際書店發行



3 1764 3824 4

目錄

一 政制的輪廓.....	一	九 司法制度.....	四四
二 銳進的民政.....	八	十 民衆運動的特質與任務.....	五二
三 困境中的財政.....	一二	十一 民衆團體的組織.....	五六
四 國防教育.....	一五	十二 民衆動員技術問題.....	六一
五 陝北公學.....	二〇	十三 一般文化的建設.....	六五
六 抗大.....	二六	十四 朱德與第八路軍.....	七〇
七 經濟建設的現況.....	三二	十五 夜訪毛澤東.....	七六
八 新經濟建設計劃.....	三七	十六 洛甫的會見.....	八四

附錄：延安行

譯文：西北特區特寫

一 政制的輪廓

記者今年春天經西北兩戰場歸來後，曾作延安的訪問，現在想就見聞所及把邊區各方面的情形，作一忠實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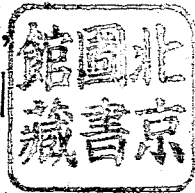
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無論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有重大的變遷。邊區繼承過去的工作經驗，準備在民主政治的過程中，用立法的手段及別的適當方法，解決農土地問題，在保衛中華的大前提下，來解決一切階級矛盾。

邊區政府制度祇是過渡時期暫時的政治機構。因為它的區域還未經中央劃定，所以仍舊因襲過去內戰時期的蘇區地域。地形不是完整的，佔據着陝西、甘肅、寧夏三省的各一部份。面積從東（黃河岸）至西（定邊）約一千二百里；從南（關中）至北（安定）約一千里。邊區的分佈如下：

（直隸縣（北山區域）

1 延安

政制的輪廓



（南）

戰鬥中的陝北

2 延長

3 保安 (志丹)

4 安塞

5 安定

6 古臨 (甘泉、宜川各一部份)

7 甘泉

8 延川

9 神府 (榆林、葭縣、神木、府谷各一部份)

二 慶環分區

1 曲子 (慶陽、固原、環縣各一部份)

2 固北 (固原、鎮戎、豫旺各一部份)

3 環縣

4 華池 (合水之大部份及慶陽之一部份)

三、關中分區

1 新正 (甘肅正甯)

2 寧縣

3 赤水 (榆邑、邠州各一部份)

4 淳耀 (淳化、耀縣各一部份)

四、三邊分區

1 定邊

2 鹽池

3 靖邊

五、統一戰線區

1 鄜縣抗日救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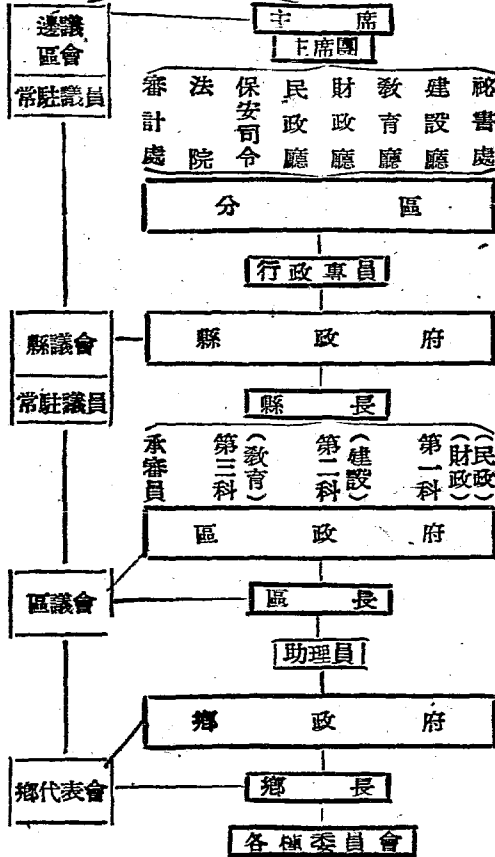
以上二十一縣各設縣長一人，每一分區設專員一人。在這些地區中，以往是地方不靖，匪盜蜂起，交通阻梗，經濟政治文化均較落後的。土地雖然廣大，全區人口却不滿六十萬，而且這許多土地中，有

一半以上是荒地。西區有五分之三的荒地。東區有些地方荒地佔三分之一，有些甚至是五分之四。這些土地在蘇維埃時代，原是分配了的。本來屬於地主的村地（平地），當分配給農民時，每人約獲得五畝（每一壯牛一日所能耕種之地為畝，約合二畝半至三畝。）國共合作後，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政策已經放棄，但是已經分配的土地，現在仍維原狀。從前的地主歸來後，由邊區政府另給土地房屋，或在已沒收的土地中劃出一部份歸還原主。如今的土地問題可以說是在維持原狀的原則下，加以調整。

從行政機構的組織形式講，由蘇維埃轉變到民主共和制度，當然有許多變更與調整。根據陝甘邊區的特殊情形，邊區政府下的組織，有秘書處，民、財、教、建四廳，保安司令，法院，審計處。邊區政府是邊區最高行政機關，組織主席團，各廳組織委員會，廳長為當然主任。縣設縣長，區設區長，鄉設鄉長。鄉長以下設各種委員會。另外，與各級政府平行的立法機關，還有邊區議會，縣議會，區議會，鄉代表會。

這種行政機構，與各羣衆組織（如工會，農會，青年救國會，婦女會）及一切抗日團體，均取得密切的聯系，使這些組織成為政府最重要的支柱，或為人民政權的輪帶。除了各廳處的職掌事務與省政府下各廳處大致相同外，牠們特點是：（一）法院的審判獨立，但隸屬於主席團之下，不採取司法

陝甘青邊區政制圖



陝甘青邊區議會和行政組織系統表

一 政制的輪廓

五

與行政並立的制度。(二)保安司令爲維持治安的負責機關，牠對於人民公敵，漢奸，間諜，能予以充分的注意與之作無情的鬥爭，而絕對保證人民享受的一切民主權利。他和各省的保安處意義同而職權更大。(三)鄉政府吸收廣大羣衆參加工作，且按工作組織各鄉委員會。

爲使現在的行政機構達到合理化程度，並適應客觀需要，邊區有牠的特殊的工作方式：

- (一) 集體辦公制度（增加學習機會與提高工作效率。）
- (二) 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民主集中制。
- (三) 工作檢查與工作報告。
- (四) 依據工作計劃，嚴格執行預算計算制度。

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張國燾氏（著者按：張氏現已脫黨，並由中共中央委員會宣佈開除黨籍，現任主席爲林伯渠氏）說：『邊區現在一切狀態均表現尙未走上正軌的政治途徑。在從舊的制度演變到新的制度的過程中，牠爲適應客觀環境的需要，日日都在改進黨中。目前牠是一個省政府的組織。我們希望中央很快能發表關於邊區制的問題，使這問題得到一個正常的解決。邊區與全國其他各地並無歧異，同是國家地方行政區域，並非在統一局面上獨立門戶，不過因爲過去環境的特殊，一

時尙未能完全和全國一致罷了。』

當前邊區施政的中心問題是鞏固統一戰線。在這一最高原則之下，牠的主要工作，依據張國燾氏在邊區縣長會議中宣布的，有：

(一) 抗戰譖問題 保持國際交通線，西北民族問題，如何防止敵人進攻如何與友軍統一作戰等。

(二) 統一戰線問題 與友黨友軍協同動作，防止潰軍游勇及土匪，化除界限與磨擦等。

(三) 反漢奸，反托，和自衛軍的組織，以及民衆武裝自衛的問題。

(四) 一般的行政問題 如春耕，普及教育，文化與經濟的建設等。

總之，邊區的行政制度是要向着『使早達到憲政時期』這一目標前進。

二 銳進中的民政

民政廳的組織在蘇區時代是內務部。在組織系統上直隸邊區政府主席團。主席團的構成份子包括主席、秘書長、各廳廳長、法院院長、保安司令、審計處長和事務有關的主管人員（各科股長。）主席團每月舉行常會五次，討論邊區一切地方行政事宜。民政廳直接管轄各專員分區，各縣，各區，各鄉，各行政村。行政村是地方行政下層的基本單位，由許多代表共同組成，而每二十個選民中就產生一代表。

廳內分設一祕書處，掌轄總務、文書、會計諸項事宜，和三個科。第一科為行政科，掌轄警衛、銓敘、考成、地方自治、羣衆團體、土地行政、婚姻登記等事項。第二科為社會保障科，管理救濟撫卹。第三科為衛生科。在各縣府中的第一科也由民政廳直接指揮。

爲了開展廣泛的民主選舉運動，邊區正進行各級政府的改選，並建立各級議會和區鄉代表會議。民主精神的推進，更提高羣衆的政治警覺性與積極性。爲完成此任務，他們進行了廣大的政治宣

傳解釋，向羣衆說明爲挽救中國的危亡，安置民族統一戰線之堅固的基礎，而轉變到民主共和制度之必要意義和實質。根據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規定採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無記名的選舉制。凡居住邊區的人民，年滿十六歲的，不論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但有資國行爲經法庭判決者，剝奪公權期限未滿者和患神經病者則爲例外。現在選民總數佔人口百分之七十。民衆對於政治的熱情很高，所以選民舉權的行爲幾乎沒有。

過去蘇維埃的土地法會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現在中共已經放棄這種政策。蘇區時代已經分配的土地，現在仍舊維持現狀，而在公平的合理的融通辦法中，使原來地主也能够滿足。不過，邊區的土地權還有不少的尙未確定，土地契約有已廢的，也有未廢的，故今年一年中主要的工作是先確定土地的所有權。因此，便頒佈了人民土地所有權條例，土地經登記後即由政府發給土地證。在戰區，爲鞏固統一戰線，地主與農民聯合抗戰，一切地主的土地均不沒收。在比較後方的地域，土地也不實行分配，但是既經動員農民參戰，自應採取調和辦法，改善人民生活，取消苛捐雜稅。總之，現在是抗日第一，爲減少磨擦和避免鬥爭，邊區的土地問題已無根本的衝突了。

婚姻在邊區是非常自由的，祇要雙方同意並合乎法定條件，就可以到政府去登記，領取登記證，廢除聘金、聘禮及嫁奩。同時，凡男女實行同居者，不論登記與否，應均以結婚論。至於離婚，除了抗日軍人之妻要求離婚須得其夫同意外，無論男女任何一方堅決要求，經過登記，即可離婚。

關於社會救濟問題，在民衆間有互濟會的組織。晉省抗戰發生後，延川曾組織難民收容所。目前的中心工作集於救濟抗日將士的家屬。安定和延川現有四千餘家抗日軍人的家屬，幾佔當地居民半數以上。邊區正實行代耕制度和其他辦法來優待他們。此外，又設立抗日軍人家屬學校和托兒所。關於殘廢軍人的撫卹，殘廢狀況分爲一、二、三和臨時四種等級。每半年按等分發卹金。邊區共設立四、五個殘廢學校，每校容納人數五六百到一千餘。在校訓練的工作技能是文書會計方面的學識，使他們學成後能改調到行政機關去服務。

失業，在邊區差不多不成問題，這固然是由於邊區民政的進步，同時也因爲自然的地理環境的優勢——地廣人稀。乞丐、娼妓、賭博這些社會的病態，這裏幾乎完全消滅了。鴉片是明令禁止的，但因爲傳統的惡習一時尙未能肅清，個別的仍不免有私吸私售的。對於烟毒犯是用訓練感化教育方法來改正他們，而不罰錢也不施刑。過去陝北的烟民竟佔人口中二分之一以上，現在禁烟運動的推行，

使得兒童也能抓烟燈或勸戒父母戒烟了。對於婦女的纏足，已經宣傳放足運動，因此兒童的纏足是絕少的。

衛生建設是邊區最弱的一環，過去在戰時環境，尤無暇及此。直到如今，衛生問題還祇是局部改善而已。醫院，衛生所，醫生人材，藥品，都極缺乏。民衆對於公共衛生常識很差，常受時疫和疾病的侵襲。延安有邊區醫院，設在山腰的峇洞裏，有一百五十個床位。各縣擬設分院，已成立的有十七個。病類中以腸痧扶斯，躋帶風（嬰兒出世有百分四十不活），痢疾，白喉，天花，肺炎，感冒最多，花柳病在民間舊時留下的也還不少。醫院院長傅連璋氏和美籍衛生顧問馬德海氏都很熱心。而且他們醫學湛深，經驗豐富，是延安城中最易和人接近的人。國聯防疫專家和中央防疫隊現在正在調查和改善邊區的衛生狀況。邊區因爲自身財政困難，實在沒有力量單獨進行這工作。據國聯防疫醫官葉墨氏（Dr. Heinrich Jochner）說，峇洞醫院的優點在隔離病人防止傳染，而且冬暖夏涼，但其缺點即在空氣不大流通，光線亦嫌不足。邊區醫院是不收一切費用的，平民軍人及機關工作人員都一律待遇，所以他們有支出而無收入，極盼望外界的實質援助。

三 困境中的財政

邊區所轄區域因爲地瘠民貧，又經幾年來的內戰，財政極端困難，人民生活也異常艱苦。每月經常支出現在增加到十五萬元（其中糧食支出達八萬元），而收入每月不過一萬元。自從統一戰線完成後，中央對八路軍有餉額補助每月五十萬元，而八路軍却按月從薪餉中抽出一部份（大約三四萬元）津貼邊區政府。同時又因抗戰開展，於去年冬季起徵收救國公糧，這樣才勉強地解決財政上的枯窘。救國公糧相等於土地稅，不過是用實物徵取的方式。而在性質上，救國公糧的徵收只是戰時的，據徵收救國公糧條例所載，這是爲了「保證抗日需要，爭取抗戰勝利」的。公糧是由邊區政府劃一徵收，不再另立名目重徵或附加。徵收時，以每年秋收後，每人平均實際收穫量爲徵收計算標準。但繳納時，應以家爲單位，將全家人口應繳數量，合併繳納。每人應繳公糧數量，根據全年糧食收穫量的徵募決定。例如，每人一年內收各種糧食合計在三百斤以上到四百五十斤者，收百分之二；在四百五十斤到七百五十斤者，收百分之三；在七百五十斤到一千斤者，收百分之四；在一千

五十一斤到一千五百斤者，收百分之四；在一千五百〇一斤以上者，收百分之五；其合計不滿三百斤者則免收。但，凡出租土地依靠收租生活的地主，其每人所收租糧不滿三百斤者收百分之一，三百斤以上按照上面規定的辦法加倍徵收。佃戶按照規定徵收辦法減半徵收。公糧的徵收數量經確定後，由繳納人送至區政府指定地點一次納清。徵收時，由羣衆推舉代表辦理，縣府也有特派員專司其事。糧食收集齊備後，便存入倉庫儲藏。各分區有倉庫，財廳有總庫，都是爲儲救國公糧而設的。每次全區公糧徵收完畢後，如發現有下列情形者，就分別予以處罰：甲、隱瞞不報者，加倍；乙、呈報不實，以多報少者，其少報部份，加倍補徵；丙、不準照規定期限繳納者，除追令照繳外，另照應徵數量加徵百分之三十。自從抗戰以來，開辦救國公糧的徵收，已經收入一萬二千擔，約合三十萬元。

邊區因爲廢除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稅收自然奇絀。現在唯一的大宗稅收只有鹽稅一項。稅率是每獸或牛騾，均一元五角，驢一元。合計鹽稅年收二萬元左右。現在，他們想參照中央的規定，開辦商業稅，以資挹注。同時，對於不從事生產而獲利的人，也要加以若干稅款的徵收。蘇區時代，中共曾設有國家銀行，並發行紙幣和硬幣。自國共合作後，這些貨幣完全收回。現在市面上流通的法幣是中中、交農四行和陝西省銀行的鈔票。從前會向人民借款，除歷次清償外，尙積欠糧銀廿餘萬元。

財政既呈支絀，只有從節流入手，因此所有政府機關的經費及工作人員的薪金都微薄到無可減縮的地步，機關工作人員最高薪額是五元（如毛澤東先生，朱德先生），最低是一元（各勤務員和戰鬥員）。雖然，幸而邊區的財政是統一的，而貪污舞弊之事更已絕跡，所以大家還是愉快的苦幹着。

一般工作人員的糧食是每人日發小米一斤四兩，每天菜錢分派方法是：（一）機關普通是三分錢；（二）延安邊區政府是四分錢；（三）武裝隊伍是五分錢；（四）陝公抗大是七分錢；（五）醫院是一角。

財政廳廳長是曹菊如氏。廳的組織分秘書處，會計科和收入科。廳內職員共二十二人，每月辦公費五六十元。因為事務簡單，故組織並不龐大。

至於財政審計工作，是由獨立的審計處職掌的。

四 國防教育

邊區的教育的基本方針是在培養民族戰士，把抗戰的意識普及到羣衆中去。教育本身是一種很有力量的宣傳組織訓練的手段；而抗戰時期的國防教育的唯一任務，就是動員羣衆起來參加民族自衛戰爭。邊區便是實施了國防教育而獲得廣大成效的一個地方。

邊區教育與一般教育本質上的差別，就在於邊區的國防教育是以抗戰的行動爲中心。牠將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用理論準備實踐，在實踐中體驗理論。將學到的東西在行動上表現出來，而又從行動上學到了新的知識。

教育廳是邊區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教育廳裏面分爲行政科，學校教育科，社會教育科，編審科四部份。在各縣，第三科是專管教育行政，而直接受廳的領導的區，由秘書兼理。鄉，有專任的文化教育委員。

除了訓練黨的高級幹部人材的中央黨校及訓練軍事政治幹部的抗日大學而外，專門學校又

有魯迅師範和摩托學校，陝北公學是新辦的一般性質的學校，抗戰以後，又增加了抗日軍人家屬學校和抗屬子弟學校。正在籌辦中的，有魯迅藝術學院。（著者按：魯迅藝術學院現已正式開辦上課。）這些學校之外，最發達的要算小學。全邊區的小學有五百多所，學生總數將近萬人。像一般中等教育的學校，這裏差不多沒有。

社會教育在邊區比較最發達。因為邊區的教育是以廣大的羣衆為對象，所以很注重社會教育。同時，經濟困難的條件也驅使社會教育走上發皇的一條路。識字班目前增加到九千多個。入學者有二萬九千人。牠的目的在使一個文盲能在最短期間認識三百字。夜校與半日校也有三百多間了，學生總計有二千人。冬學運動的成績最好。這還是去年纔發動的。原定祇辦四百間冬學，現在却超過了這數目，實增到五百間，而入學的農民數達八千人。冬學是利用農民冬閒的機會，在八十天到三個月的期間內，教授他們一點基本的學識。開辦的時候，先由教育廳和各縣區鄉分別到農村中去發動，用說服的方式召集民衆來宣傳。起初民衆都不了解冬學運動的意義，他們懷疑這是徵兵的宣傳，而踟躕不前。後來，幹部自己的子弟首先參加冬學，纔取得民衆的信任，人數逐漸增加起來，以致目前的情形非常良好。冬學對於小學教育推動甚力。派到冬學去的師範生，總比當地的教師有更好的成績，這

對於當地的教育便是一個刺戟，無形中幫助了這一地方教育的進展。冬學的費用是由民衆自己負擔，如果他們經濟力量担負不起，則由政府補助。因爲要適應農村的環境，冬學一切的設備均極簡單，在沒有黑板粉筆的時候，他們就用溼土在石頭上寫字，或者用沙在板上寫。冬學在使每一個人認識五百個基本字，能讀能寫。課程有統一戰線，認字，音樂，防空防毒常識，和軍事訓練。但是，軍訓在冬學中並不普遍，有時是和自衛軍一起受訓。

一切教材的編審是爲適應客觀環境的變化而隨時改動修訂的。主要的，教材是活的，而非死的知識的販賣。在蘇區時代，曾編印過很多小學教科書，現在爲適應統一戰線後的新環境起見，這些舊的課本完全修正了。不但如此，就是陝北公學一九三七年的教材現在全不用了，而改用今年新編的講義。

邊區的財政雖然困難，可是每月的教育經費却有六七千元（陝公除外），這包括各縣教育行政經費與小學。

邊區境內的學齡兒童有十萬左右，而入學的不過一萬，在比例中祇佔十分之一。因爲歷史上傳統的西北文化落後的關係，文盲仍舊很多，在全區六十萬人口中，文盲佔百分九十以上。受過教育的，

包括識字班，半日校與夜校，冬學，小學，高級學校和機關工作人員，不過五萬人左右。

邊區的學校原則上一切是免費的，徹底的做到了義務教育的目的。但在經費困難，而感覺需要合理的使羣衆担負時，根據冬學的經驗，也可以不強迫的辦到。

目前他們感到的最大困難是：第一，文化落後，封建觀念很深，民衆不了解教育的意義；第二，物質貧乏，經費支絀；第三，地理環境的限制，地廣人稀，人口不集中，交通不便，勞力大而功效少；現在進一步想在人口聚集的區域多辦小學，規模設備要比較完備，讓學生畢業後再去教授其他的人，教育的推廣運動因此才能發生普遍的傳播作用。

最後，關於邊區的國防教育的教學法與訓導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集團的活動，自動的學習，是教育的基本教學原則。單純的文字教育是不夠的，還得有行動的教育。所以，教員不單要教學生識字，還要指導學生利用文字這種工具，來求得各種救亡知識；不單要指導學生求救亡的知識，還要指導學生把知識實驗起來；不單是個別的活動，還要集團的活動。注入的方法在邊區是被摒棄的。其次，國防教育的訓導，是以培養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所應具的各種品格爲目標——民族意識，集團精神，犧牲，勇敢，互助，自動。舊教育的對於學生訓導法，是採取高壓政策的。強制學生的絕對服從性，只是養

成其盲從的奴隸性罷了！至於重視讀死書而排斥社會活動，也只是製造『書虫』而已！國防教育却與這些相反。牠並不是要學生不守紀律，正相反，是要學生的各方面的生活都紀律化，但並非採用高壓手段，而是採用說服的方法，自治方法，團體制裁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學校不單是不應該禁止學生的社會活動，反是應該鼓勵學生從事正確的救亡活動，摒絕命令強制的的手段，用說服的方法，提高學生的民族意識，激起其愛護祖國的熱情，使他們明白挽救國難是每一個國民應負的責任。

合理的教育是必然獲得大眾的擁護的。我這裏謹向負責推動邊區教育的周揚，柯柏年，成仿吾，羅瑞卿諸先生致敬！

五 陝北公學

陝北公學是廿六年九月間成立的。

邊區以往的教育，主要對象是區內的民衆與軍隊。西安事變後，外來的青年很多，抗大便開放一部份專吸收外來的青年，這時人數不過三四百人。蘆溝橋事變之後，外來的青年更多了。邊區政府便決定創辦陝北公學。陝公最初的計劃規定學生名額五百人，訓練期間六個月，課程有中國革命問題，辯證法，社會科學，游擊戰術，民族統一戰線，和日本問題。不久上海太原相繼失守。這時，一方面各處殷切需要抗日的青年幹部，一方面外來的流亡學生源源不絕，訓練的期間就不得不縮短為兩個月，課程也減為最基本的三種：（一）民族統一戰線與民衆運動（統一戰線的歷史，抗戰的經驗與教訓，日本侵略中國問題，青運，婦運，工運，工作的技術……）；（二）社會科學概論（社會發展史，民族問題，民族革命，戰後帝國主義，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等）；（三）游擊戰術（游擊戰的人物，任務，組織，戰術及政治工作）。

陝北的教學方法和邊區其他學校一樣，是根據國防教育原則。每日上課時間只有三小時至五小時，而討論時間最多。每日的討論會是在課前或課後舉行，由學生自由發表意見，教員作結論；或者先由教員講述，再出題交大家討論。討論會的組織是按每班八人，公推一主席，主席分配教員的題目，讓各人準備材料，他自己也担任一個問題。每一個問題的討論必經過互相的研究，補充，糾正而獲得結論。最後，這結論才由主席交給教員整理。

生活與學習的方法是集團的和計劃的。他們的學習計劃極有興趣。譬如某班的總計劃會規定：（一）討論問題首先要找參考書，大家分工合作；（二）討論問題反對「欠賬」；（三）討論問題肅清陋習；（四）分工——某人管學習，某人管站隊，某人管筆記，某人管講義，某人管清潔衛生，某人管紀律。

在學習過程中還有突擊週和班際的競賽方法。譬如×班在突擊週中的計劃：

A 學習方面：

甲、討論：

星期一 游擊戰爭的破壞工作

五 陝北公學

星期二 民運中之農村工作

星期三 怎樣堅持華北抗戰

星期四 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與特點

星期五 統一戰線中諸問題

星期六 關於星期三的演講

乙、閱讀：左派幼稚病、解放廿七、廿八兩期、中國農村經濟基本常識。
丙、上課：在講堂中寫筆記，在自習時不許旁鶩及說笑。

B. 生活方面：

甲、內務：整潔且工作迅速（在上自習前清潔員須完畢其任務。）

乙、整隊：迅速整齊，在值星吹哨前即站齊。

丙、守規：除遵守校規外，並鄭重遵守競賽公約。

C 課外活動：
甲、參加拔河競賽，排球競賽；
乙、參加歌詠組，話劇組；
丙、參加每一個集體行動。

D. 工作方面：凡本隊發起的工作，如是集體的，則全班參加，且不許怠工。如是個別的，則按自己能力積極工作。

在這一計劃實行之後，他們舉行了一次自我檢討，結果認為：

A 優點方面：

1. 打破過去散漫現象，一切工作學習都表現出緊張積極的精神。
2. 小組討論會發言空前的普遍。
3. 因了突擊週比賽的失敗，促成了九十兩班進一步的合作，共同擬定生活學習計劃大綱，來爭取最後四週的學習勝利。

B 缺點方面：

1. 個人方面因感情上不能十分融洽，以致影響到團體的團結，來爭取學習競賽的勝利。
2. 言行未能一致，以致在自我批判中雖指出了工作上的缺點，結果能够改進的地方很少。
3. 工作積極的精神尚未充份的發揚。

這種坦白嚴格的自我檢討，實在是研究學術最好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鏡。

學生是軍事的編制：每班八人，每四班爲一分隊，每四分隊或五分隊爲一隊，每一隊的人數約一百二十人至一百四十人。隊長由學校委任，學生自己選舉副隊長。隊長的職務管理軍事，各分隊和各級也如此。每隊都有學生會，救亡室（俱樂部），並出版壁報。每星期舉行一次生活檢討會。每月舉行一次晚會。現在有六百多學生，共分五隊。第一、二、三、四、五各隊已畢業，現在各隊的番號是第六、七、八、九、十各隊。

學校生活是艱苦的，精神却非常愉快。他們住在山坳的窑洞裏；在露天上課，開會，嬉戲；吃的是粗糙的小米和淡而無味的紅蘿蔔，白菜，半個月甚至一個月才有一次豬羊肉的聚餐；穿的是灰布的軍服；每人一條白木板凳，這是他們的書檯，餐桌，坐椅，走到那裏都攜着走。除了學膳宿免費外，按月有一塊錢生活費。畢業生還發給路費。學生的課外團體很多，因爲組織太多，開會時間多，影響上課，校方已加限制。他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緊張而樸實的自由環境中，每人都有一副黧黑而紅潤的臉和健壯的身軀。

關於學校的行政組織和經費是這樣的。校務委員會是最高的行政組織，校長是校委之一。校長室之下有教務處（學習指導科，圖書科，軍事教育科），生活指導委員會（組織科，訓育科，文化教育

科。總務處（庶務科，會計科）及秘書處（文書科，油印科）。畢業生鑑定委員會是臨時的組織，旨在鑑定畢業生的能力與興趣，分配他們的工作。學校每月經費四千餘元。校長的薪金纔五元，教員的薪金却有高至十二元的。學校對於每個學生每月的負擔平均是四元五角。

成仿吾校長說：「為補救目前的教育困難，並發揮抗戰力量，希望全國多多開辦戰時短期訓練班。戰時的臨時大學，並非僅僅收容上課而已，因為那祇是減少抗戰的力量。」

他們的校訓：「團結緊張，活潑嚴肅。」

六 中國抗日軍政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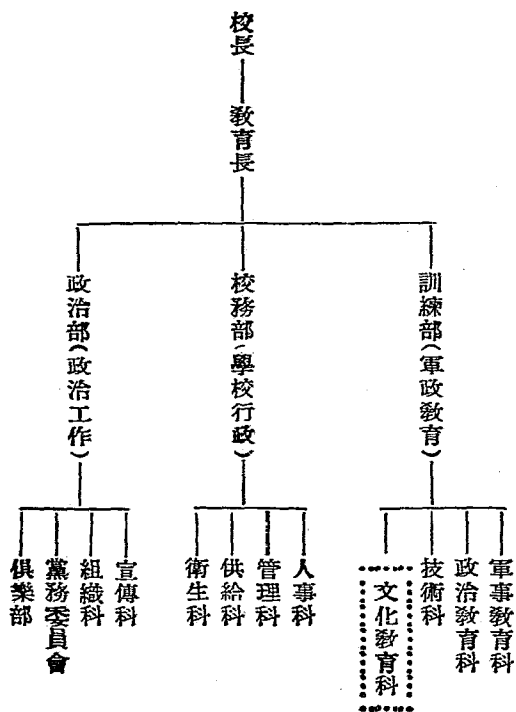
在延安，你隨時隨地看見一羣羣青春活潑的青年，穿着整齊的灰布軍服，似乎比一般的機關工作人員甚至於軍政首長的都講究。這些便是抗大的學生。他們每人的領章上，都嵌着紅地白字的「抗大」二字。

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他的前身是紅軍大學。紅軍大學於一九三二年成立於江西，後來在陝北辦到第十四期就結束了。一九三六年夏，現任抗大校長的林彪氏接辦舊紅大，這便是抗大的雛型。現在抗大已經辦到第三期了；如果遠溯當時紅大歷史，應該是第十七期。歷來畢業的人數，自江西時代至如今，大約全部有二萬人以上。目前第八路軍幹部，大都是經過紅大訓練出身的。

因為林彪校長正在前方參戰，遂增副校長一額，由教育長羅瑞卿氏升任，暫時總理全校校務，而教育長遺缺則由劉亞樓氏接充。成立中之文化教育科，是因為八路軍幹部多從工農無產階級出身，政治的警覺性雖高，而文化水平尚低，識字和寫作的程度均差，所以才籌設這一科，以圖將自然科學

和算術等等的。基本知識灌輸給他們。

下面是該校的簡單的組織系統表：



現在學生共有四大隊，一二大隊都是舊紅軍幹部，三四大隊是外來的學生。一大隊是軍事大隊，教育目的在培養營團軍事幹部，學習時期規定八個月，課程關於政治文化的佔百分之四十，軍事技術的佔百分之六十。二大隊是政治大隊，也是八路軍的幹部，一部份爲過去軍隊中政治人員，參謀人員和機關工作人員，教育目的在培養師團政訓工作人員，學習時期六個月，課程關於政治文化的佔百分之七十，軍事的佔百分之三十。三大隊的性質是一種短期速成班，在培養領導游擊戰爭及軍隊下級政治幹部人員，教育目的與時間和陝公大致相同，也可以說這是正式抗大的預備科，畢業後仍可再求深造。第四大隊剛籌辦成立不久，組成份子是由抗大第三大隊與陝公最近畢業學生中考試錄取的，性質像北伐時的黃埔軍官學校，在造就連排長人材，軍事學術是主要的科目，畢業後須經過一度見習時期始能遞補爲正式指揮員（軍官）。

抗大的課程比較陝公專門而高深。一二大隊的課程，關於政治方面的，有政治常識（社會發展史，從原始社會至資本社會及蘇聯），中國革命運動史（太平天國，辛亥革命，五四），北伐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抗日戰爭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社會科學概論（三民主義，馬列主義）等；高級班另有哲學辯證法科目；關於軍事方面的有戰術（從各個戰鬥術起，高級隊學到團，低級隊學到營，高級有

戰略科目，低級無；（地形學；築城學；射擊與兵器；特種兵（騎、砲、化學等）；特種戰鬥（游擊、夜戰、平原戰、河川戰等）；三大隊的課程和陝公相仿；政治的有社會科學常識，抗日民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軍事有游擊戰術，軍隊政訓工作，普通軍事常識。四大隊的軍事科目學到營的訓練，有一個月月的入伍生活；政治科目中除社會科學概論和中國革命運動史與一二大隊相同外，政治經濟學一課關於前期資本主義社會部份免授。

現在全校學生有一千五百人，連教職員在內約二千人以上。

經費每月約一萬五千元，來源很困難，一大部份是從中央協助八路軍軍餉的節餘款項中挪用的。學校對於每一個學生每個月的經濟負擔是七塊半錢，包括生活費，糧食費與茶錢，文具，燈油，什支等支出。教職員的津貼最高五元，最低二元五角，外來兼任教官一星期講課二次（三小時）代價一元，四次（六小時）代價二元。因為經費的困難，他們希望外界同情人士的實際援助。這募捐運動是由女生隊自動發起，她們將自己的一切完全捐輸給母校。她們說：「我們援助母校，就是援助中華民族！」抗大的女生人數將近百人（二大隊十餘人，三大隊八十餘人）。

教員大都是紅軍的前輩，最近外來的知識份子有艾思奇，陳伯達，何幹之等人。教員人材的產生

方法，一部份是由畢業生中的優秀份子入教員訓練班深造後出來的，一部份是用助教方法實習升任的。現在的軍事教員仍以保定出身最多，日本士官與蘇聯紅軍大學出身的也有。正副校長都是黃埔三四期的學生。抗大一般教員的根本缺點在素養經驗不足，但長處却在有創造能力，認識教育對象，適合需要，能與學生打成一片，大部份時間用在指導學生學習，並且工作與學習不分，教員也自習，故相當能補救他們本身的缺點。在邊區流行一句話，就是：「從工作學習工作。」這種精神在教育上尤其充分表現出來。教員與學生之間沒有磨擦，反而情誼洽如手足；因為他們覺得教者並非社會地位高於學者，不過他在某一方面的學識經驗較豐富於受教者罷了。

教學方法的基本原則是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教者所教的不限於空泛的理論與死的課本，而在謀與當前事實聯系引證運用起來，使學生思想意識堅定，鍛鍊成爲抗日最頑強的戰士。教員在授課前開會討論教授方法，以謀步驟的齊一。對於文化水平較高的二、三、四各大隊，採演講式。對於文化水平較低的一大隊，則用啟發式。考試在抗大並不「警衛森嚴如臨大敵」一般，這不過被當作督促學生將問題深刻研究之一種手段而已。所以，考試必先命題，讓學生自找參考材料答案。

一大隊學生的戰鬥經驗極豐富，差不多沒一人未在戰場上負過傷。可是他們的軍事學理論却

很差；對他們的教授法是採取少而精的原則，求深入而不求快。有些國外留學歸來的軍事教員，雖然理論豐富，却時時不免要向他們討教實際的戰術經驗！

學生的一般學習情緒甚高，他們自動學習，不須督促，而能遵守規則。

生活是緊張而愉快。在春季，規定五時半起床，九時半休息；在夏季是六時起床，十時休息。

七 經濟建設的現況

國內政局的安定與和平統一形勢的完成，觸動了邊區積極進行經濟建設的決心。這不僅是爲着改善羣衆生活，而最主要的是爲鞏固國防，以適合抗戰的要求。邊區在經濟文化上雖較落後，加以歷年來遭受戰爭和封建勢力的蹂躪所影響，使農村受到很大的破壞與困難，但它却也具備以下幾個優越條件：（一）有廣大土地可生產多量糧食，地層中蘊藏着石油、煤、鐵，另外又有鹽、牲畜、皮毛、藥材等，等主要出產，這都是發展經濟建設的良好對象。（二）沒有苛捐雜稅的剝削，生產不受阻礙。（三）有十年來豐富的行政經驗和堅強幹部，以及邊區內廣大忍苦耐勞具有強大組織力與高度政治覺悟的人民。以上這些條件，都足以克服與補救經濟上的落後性，而保證邊區的經濟建設必有良好的前途。

內戰停止以後，邊區當局抱定與民更始生養休息的方針，在需要與可能兩條件兼顧之下，銳意經營生產建設和消費調整的工作。首先，他們着重於恢復並改善因戰爭破壞而毀滅了的農業生產。

他們認為只有在農村生產力與農民購買力提高的基礎上，才能使邊區的全部經濟生活繁榮起來。對技術農產品的種植——如棉花——尤特別注重，以滿足軍事上和國防工業上的需要。其次，在商品流通上，廣泛地發展合作事業，相對的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刺戟與提高農民生產熱忱。同時，發展出口貿易，對於私商亦積極保護使其發展。至於發展國家資本，特別是國防工業上所必需的石油、鹽、煤、鐵等重工業，邊區政府也用最大力量去領導進行。

關於經濟建設的現況，主要的可分工礦、農牧畜、交通四方面來說。

(一) 工礦業：邊區沒有大規模的工業基礎。延安有煤炭廠和印刷廠，延長有煤油礦。延長油井經一九三五年被原有駐軍破壞後，翌年才開始重新整頓。當時僱工用人力開採，平均每天產量一萬斤。因客觀條件的限制，每日僅得芽油五千斤。延長油礦的油層極佳，產量亦豐，如果用三千萬資本大規模的開發，全國的石油消費即能自給。目前因為財政支絀，邊區固無力大事經營，中央亦無暇及此。延安的煤炭礦也是用人力開掘的，每天用個工人的工作平均可獲產量一萬斤左右。關中區的煤礦，有三丈厚的煤層，煤質頗為優良（無烟煤），可惜現因該地水多，缺乏抽水機，祇得暫時停採。今後，他們擬請求中央收為國營，以盡地利。印刷工廠規模很小，只印些邊區內自需的文件書籍，工人也

不過四十名。農具製造廠現正在籌辦中。手工業的基礎還好，紡織業很興盛，只是缺乏機械的供給。工業原料有獸皮、毛絨、苧麻、棉花等等，為發展手工業的條件已經具備了。現在的問題祇是經濟來源和技術的改進。

(二) 農業：現正進行春耕運動和發展農業生產，以解決當前食糧困難，保證抗戰時的食糧供給和充裕人民的生活。陝北地質屬黃土層，地力沃美，施肥簡單，只要雨水調和，豐收是可靠的。但是農民都不注重施肥方法，只是聽其自然，因此土質日蹙，生產力漸漸減退，就影響了農產的產量。目前因為糧食不夠，還要多種雜糧蔬菜來補充。如果再不加緊從事恢復農民生產力及組織生產的工作，這是邊區農業的一個大危機！

(三) 牧畜：牧畜事業在邊區最有發達希望，當局計劃在西部開闢廣大的牧場，因為經濟所限，還沒有興辦。畜類中單以羊論，有十萬餘頭，耕地的用牛是四萬頭，用驢也要四萬頭。現在計劃在各地先由縣府搜集牛羊畜類一千頭，開辦一牧場，來改良畜種。同時，並設法防疫及禁止屠殺，設立牧畜合作社來推動這工作。

(四) 交通：邊區境內主要的交通幹線不多，陸地運輸僅賴少數的公路。西安至延安這條幹

路，現在在修理中，全線共長七七三公里。延安至綏德，可以直接通車。延長段其間尚有四十華里未完工。由洛川至正寧（陝北至寧夏）其中一段也有四十華里尚在建築中。從鹽池到延安只通驛車，最快的行程也需十一天。鹽的運輸分八個驛站分段輸送，同時組織了運銷合作社。

關於其他概況分述於後：

（一）合作社 大多數是消費合作社，總社設於延安，各縣都有分社，總計有一百四十三個。社員總數九萬左右。每股股金國幣伍角，股數共計三十萬份，股資合計七八萬元。因為股金數微，所以極能普遍。同時，又因地理條件所限，交通阻梗，民衆為便利起見，多樂向合作社買貨。合作事業因此非常發達。

合作社的作用，一方面是解決人民生活問題；同時又幫助推動經濟動員。因為合作社代售各項物品，可以解決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透過這組織的關係，在去年發動民衆捐輸慰勞品時，僅一個月間就收到一萬三千雙毛襪。其他如救國公糧的徵收，也因合作社的推動而有良好的成績。

（二）土地問題 中共現在放棄舊時的土地政策了。這在第一節中已經提過。未經分配的田地，也不再分配了。不過，在一塊地中，四分之一是歸地主所得，四分之三是歸農民所得，而土地所有權

仍爲地主所有。

(三) 糧食問題 農業生產方法的落後，上文已經講到。現在邊區政府爲謀補救起見，首先注重土地的施肥，以改良土質。同時，更改善生產方式，多種雜糧（如麥子，燕麥，蔬菜等），開墾荒地，鼓勵春耕秋收，預料本年可增加生產量三分之一以上。生產既有超越量的增加，勞動的經濟組織（如婦女與兒童的勞動合作社）也跟着普遍地發展起來了。

八 新經濟建設計劃

爲督促計劃經濟的逐步實現，邊區建設廳去年曾擬訂了一個一年半中的經濟建設實施計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這新的計劃分爲五部份。現在簡略的寫出牠的綱要：

（一）農業 提高與發展農業生產，是邊區目前經濟建設的中心一環。農業建設的首要工作，應放在發展水利，改良與擴大土地耕種，增加糧食生產，發展畜牧，植林，種棉及其他農村副業上面。爲徹底改良耕作技術，培養大批新的指導農業的幹部，尤屬十分必要，今後急待進行的各項工作如下：

▲關於恢復生產力及加強組織方面：

1. 實施農村救濟和貸款——對於難民以及出征部隊家屬，工作人員，或退伍士兵等，加以調查統計，維持其生活，並向銀行商請貸以資金，使購買農具，將他們安置到農業生產中去。
2. 加強領導現有農村勞動組織（如互助社、義務耕田隊、婦女學習小組等），使之大量發展，

並真正建立起實際工作。

B 關於防旱、墾荒、改良農具及耕作方法，增加土地生產方面：

1. 舉辦水利——調查洛河、安塞川、秀延川等主要河流沿岸水利。在不能開渠的川地，多多鑿井，安置水車或轆轤，利用人力畜力灌溉。

2. 墾荒——保證在一年半內新闢荒地佔現在耕地面積十分之二至三，並採用輪耕制。

3. 創辦模範農場——研究改良種籽與技術，吸引農民參觀，以資做做推廣，另籌設一新式農具廠。

C 關於發展農村副產方面：

1. 發展畜牧——規定繁殖牲畜獎勵辦法；改良畜種；創辦模範牧場，增加皮毛肉食的出產，保證在一年半內，邊區的牛羊有十分之二至三的增加。

2. 植林運動——陝北雖多山地，但樹木極少，故植林十分重要。計劃擬從下列幾種辦法着手進行：甲、保護原有森林（禁止砍伐，用普遍開採礦辦法解決燃料問題）；乙、造林（全區至少應植樹一百萬株）；丙、普遍培植菓園。

3. 種棉——保證在關中及陝北東地區各縣至少種一萬至二萬畝棉花。

4. 採集藥材打獵。

5. 養蜂，養豬，養雞，種菜——多多採取集資合營方式。

6. 獎勵其他一切農村副業的發展。

D 關於培養農業幹部方面：

1. 創辦農業學校，各縣選派優秀幹部入校學習。

2. 各分區及縣，籌辦短期農業訓練班。

(二) 工業

A 礦產：

1. 石油礦：甲、除完成永坪第四井外，再在延長、永坪一帶再開鑿二三個新井；乙、聘請地質學家勘探延長中部及關中紅石岩等地油苗；丙、購買新鍊油鍋及打井機器。

2. 煤礦：儘量開採安定、察家坪、延長、延川各縣及關中、安子城、桃沅兩處與其他地方煤礦。

3. 鹽產：今年初步在爛泥地新修鹽灘二〇〇個，明年增修三〇〇個，並大規模整理鹽池保鹽。

八

新經濟建設計劃

三九

田，組織鹽戶鹽工，購買與改良打鹽工具，籌設鹽業公司，大量產銷，並恢復秀延、三皇峯等地原有熬鹽事業。

4. 鐵礦、銀礦：開採甘洛五區，及關中、衣食村兩處鐵礦，與關中、桃渠鎮、老爺嶺銀礦。

B 創設各種製造工業：

1. 建立大規模毛織、皮革工廠，恢復定邊職業學校。
2. 建立織布、毛巾、襪子及做鞋工廠，籌設延水縣城絲廠。
3. 擴大甘谷驛紙廠三倍至五倍，加強中央印刷廠。
4. 恢復吳堡綏德一帶綢帽工業。
5. 發展各種食品工業及小手工業。

(三) 商業貿易及合作運動：

A 認真執行保護商業政策，建立與恢復邊區各縣中心市鎮的市集，擴大商品流通。在邊區幾個經濟中心，建立貿易局的組織，調劑市場與推動商業貿易的發展，健全全國各大商埠的採辦機關。

B 貿易局與合作社發生密切關係發展對外貿易。

C 發展現有消費合作社組織，保證至明年年底全區人口有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加入合作社。

D 消費合作社內附設生產部門。

E 在股金由蘇票變換成法幣以後，應即切實建立起獨立營業，廉價採辦貨物，使營業得以活潑的發展。

F 普遍進行合作社民主運動，健全領導機關，使合作社得到徹底改造與進步。

(四) 交通運輸：

A 修築公路：修築永坪——延長——延安線，和延安——鹽池——西峯鎮兩條汽車路。同時購置載重汽車，以利石油、食鹽、糧食、皮毛、藥材等大宗出產品之運輸。

B 初步修濬川道，建築橋樑及破毀之道路，改良舊有運輸工具，發展民運事業。

(五) 調查統計：

A 在建設廳內設立統計科，切實建立起人口、土地、物產等一般經濟及農、工、商業各方面的調查、統計、登記、報告工作。

R 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徵集各項出產品標本，並將各項統計材料隨時製成圖表準備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革命紀念節，籌辦經濟建設展覽會陳列，總結過去與推動將來工作。

然而，上面的計劃將如何執行呢？

關於財力的準備，邊區擬最低限度籌集建設經費一百萬圓，來實現這計劃，資金的來源是：

1. 銀行貸款——六十萬圓；
2. 向各地募集抗日債券——二十萬圓；
3. 號召私人投資——十萬圓；
4. 由政府籌撥建設基金——十萬圓。

爲完成這偉大的計劃，不但是需要動員雄厚的財力，而且更需要動員廣大的人力來努力推動。

第一，他們發起一個經濟建設運動，由整個黨和政府力量領導羣衆來進行，普遍深入的進行宣傳的工作，將這一工作與目前的民主運動聯系起來，在各種選舉大會上，經過當地羣衆具體討論，決定各區域應進行的工作。

的。一般犯人都穿着半紅半藍的囚衣，很像馬戲班裏的小丑，據說這不過是不得已的一種形式上的標識而已。他們自己編壁報。在延安，我看見一種覺悟報的內容幾乎全是悔過和監中感想的文章，他們各自賣民族階級的利益和叛黨等行為，承認受刑的確當，而有立意自新的願望。我參觀了看守所，感覺主要的缺點是衛生設備太差，監小人多，坐臥全無週旋餘地，冬季如生火取暖，弄得烏烟瘴氣，空氣既不流通，光線也嫌幽暗。這是亟待改善的。

關於公審，這是邊區最特殊的制度，也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他們說：法律是人民的，故人民應有權了解法院對於某案的裁判；同時案件中對人民有教育意義或與大眾福利影響有關的，也應公開於衆。所以就採取了公審這制度。

在準備公審之前，凡案經檢察處調查事實清楚，證據確切，經過預審後，由法院通知各有關係團體機關推派代表為陪審，但他們並無司法上的資格，不過表示一般民意和各該階層與團體的意見而已，同時，法院指定主審之審判者。在公審開始前，各陪審到法院開預備會議，由主審說明全部案情，而不作裁判的決定或主觀的意見。這樣，陪審即使並非專家，然對事實已經明瞭，那末在正式公審時也能够自由發問了。

公審的場所一定是公共集會的所在。這時，羣衆有組織的來參加，個別的羣衆可以在場外旁聽。公審時的出席人，有審判長，陪審員，檢察員，新聞記者和羣衆代表。

公審的程序是：(一)書記員宣佈開庭；(二)法官到庭；(三)全體被告到庭；(四)書記員宣讀案由；(五)檢察員提示公訴理由；(六)法官審訊——被告申辯——羣衆發表意見(羣衆發言須先登記)；(七)被告之最後申述；(八)退庭討論判決，(陪審有表決權，主審亦只有一權。公審在聽取羣衆意見而未必定以羣衆表決方法作為最後之決定)；(九)宣判並解釋。

高等法院自去年七月成立後，有過三次公審。第一件是漢奸趙鳳至案。第二件是兵士攜槍脫逃案。第三件是轟動遐邇的黃克功與劉茜的情血案。三案都有它不同的教育意義。關於黃案的判決死刑，是因為兇犯刺殺了一個忠實的黨員，間接就是幫助敵人滅弱抗戰的力量，並侵犯了戀愛自由的原則。這個案件曾經在邊區發生很大的波動，同時更教育了一般青年革命的新戀愛觀。

高等法院每日受理案件，平均祇有兩件，大都是刑事案。民事案多在縣裏就即時解決了。軍事案件另由軍事裁判所審理，而受高等法院的領導，最後的判決也必須經法院的同意。這裏所謂軍事犯係指部隊違反軍紀而言，其他民衆或部隊違反國家普通法律，仍由普通法院審理。

最後，附帶要說明，凡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須經高等法院的批准。

九 司法制度

十 民衆運動的特質與任務

儘管邊區文化如何閉塞，經濟如何落後，然而民運工作的嚴密與健全，已經引起全國各地的注意了。

一般人對於邊區仍不免視作「神祕的山國。」而於邊區的民運更當作奧妙莫測的東西。其實，怎樣呢？

現在一切羣衆組織已與內戰時期不同，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都有基本的變動。例如，過去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現在改爲青年救國聯合會；過去赤衛軍改爲自衛軍；貧農團改爲農民會；女工農婦代表會改爲婦女救國聯合會等等。從前加入這些組織有許多限制，但如今已沒有這些限制了。——由階級的組織，變爲全民的組織；由領導階級鬥爭的組織，變成領導抗日的組織；由領導土地革命，改爲領導全中國人民的利益的抗日戰爭。

從邊區的民運工作上，可以看出許多特質來。

第一、羣衆有高度的政治警覺與活動的經驗。

第二、羣衆有組織生活及民主活動的權利。任何抗日組織在此都有活動的自由，一切都比較民主化，工作者在互相批判中爭得逐漸的改善與進步。

第三、羣衆團體成爲政府有力的支柱。政府不能一日離開民衆，上下的和協才能爭取抗戰的勝利。

第四、羣衆團體的領導機關，用工作來博取民衆的信仰。他們的確是實際工作者。他們都由羣衆中產生，一刻也不脫離羣衆，時時傾聽羣衆的意見，不斷地同羣衆學習，因而真正的民意才能宣達上來。

關於邊區民衆運動的任務。據說，第一個基本任務就是推行民運統一運動。他們以爲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把邊區的民運和全國的民運統一起來；而對這一方面他們自認過去做的極其不夠，今後必須有更大的努力。他們認爲要戰勝日寇，要依靠於鞏固擴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有鞏固擴大的民族統一戰線，要依靠於堅強的民衆力量；要有堅強的民衆力量，則必依靠於民運的統一。他們把邊區的羣衆工作成爲全國羣衆活動的一環，在組織上工作上取得互相之聯系和幫助。這樣，全國

的民運才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一方面，他們學習外邊好的工作作風，如待人接物的禮節和活潑的態度。一方面，他們也積極發揚邊區羣衆特有的優點，如忠誠樸實，艱苦耐勞和高度的警覺性。

邊區民運的第二個任務是發動民衆積極參加抗戰的各種工作，幫助政府和軍隊堅持抗戰，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在政治動員的工作上，要提高人民政治文化的水平。民衆必須明瞭目前的大勢與中國所處環境，和軍事上暫時失利的原因，以及爭取最後勝利的途徑，以堅強其自信心，來擊破漢奸失敗主義之陰謀破壞。在武裝動員上，不但使民衆加入前方作戰，擴大前方部隊，而且要鞏固後方。這一方面已有顯著的成效，如自衛軍、少先隊之組織，人數都有突增。同時，民衆熱烈參加鋤奸運動，集中力量消滅漢奸敵探托派，迎擊失敗主義的謬言。

邊區民運的第三個任務是提高民衆的勞動熱忱，參加國防建設，增加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保證戰時給養。在持久抗戰過程中，物質補充的困難日益增加，克服這困難是爭取抗戰勝利的重要工作，特別是經濟落後的邊區，更需要千百倍的努力。各民衆團體便發動民衆一致參加生產事業。

現在，邊區民運的中心領導機關是抗敵後援會。各羣衆團體都統一在這一組織下面，努力推動救亡工作。這統一並非將原有組織解散，不是合併，因為各個團體都有其特殊的任務，所以不但不應

取消而且應該使之更擴大更鞏固以發揮其作用

抗敵後援會的組織是根據中央頒佈的抗敵後援會工作綱要與組織原則，並適應當地情形而組織成立的。會內包括各黨各派各階層的份子，各團體和個人也都可以加入。根據後援會章程：「本會以促進邊區各界民衆，更進一步的團結鞏固，與擴大民族統一戰線，擁護中央政府與蔣委員長堅決抗戰到底，爭取抗日民族自衛戰爭的最後勝利爲宗旨。」「本會由各民衆團體共同發起，得到當地黨政軍機關的許可，並呈請政府備案而設立之。」「本會由黨政軍各機關各民衆團體各派遣代表三人組成之。」在代表大會中產生執委會，在執委會中產生常委會，常委會之下分設祕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職工部，農民部，青年部，商民部，婦女部，武裝動員部，鋤奸部。

十一 民衆團體的組織

邊區各民衆團體的組織，根據各團體負責人的陳述，如次：

A 農民聯合會 在各團體中農民會人數最多，過去是只准貧農加入的，現在富農、中農和貧農一樣有權利參加。農民聯合會是以鄉爲單位，村爲小組，包括了一切農民的組織，且與當地鄉政府取得聯繫。鄉政府的一切設施和政策，先要在農民會中討論，取決於民衆之後才付措施。負責人由全鄉農民選舉，定期改選，如被選人不副衆望，可以隨時改選。農民聯合會的責任爲領導農民工作，給農民解決困難問題，動員民衆參加抗戰，優待和幫助抗日軍人家屬，提倡春耕，鼓勵墾荒種地，舉辦生產比賽。如農民無耕牛、缺工具、少種籽，農會可以借貸。農產收穫之後，可以不經商人之手，直接由合作社經售，這樣就減少商人的剝削。在政治意義上，農會還有其特殊的任務。第一，農民在政府的領導下參加農村建設，以改善羣衆生活，供給前方作戰的給養。第二，保障農民在革命中已得的權利，因爲有些地方借統一戰線之名，想收回被沒收的土地。除此之外，各種抗戰動員工作，也都要經過農聯會的。

B 工會 工會的任務是提高工人勞動熱忱，努力參加國防建設，加強工人政治文化教育，提高工人政治覺悟，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發揚工人的積極精神。工會幹部由工人自選，由下而上。工會會員有四萬五千人，有百分之七十是雇農（農村工人），百分之二十是手工業工人，祇百分之一是產業工人。所以，工會的基本力量是農村工人——雇農。他們雖形似農民，而實為赤貧出身出賣勞動的人。革命之後，他們得到一點土地，因此很擁護政府，革命的熱忱很高，對抗日工作也極熱心。農村工人與農民不同，與機器工人也不同，因為他們並無共同生活，文化水準低，比較落後和散漫。工會舉辦的生產合作社除了手工業工人間之排斥與競爭，而促進其分工合作。起初工人是不願加入合作社的，現在因事實爭取他們的信仰，而紛紛自動參加了。工人已經進步到能自己管理工廠，提高勞動紀律，互相檢討批判，糾正浪費怠工等惡習。合作社工人自行規定工資，分配紅利，工人組織工資估價委員會，按照各人能力與工作而決定其工資報酬。邊區最近因抗日軍人增多，影響到生產的壯丁的減少，但自戰爭以來，不但一般的生產增加了，而且一年開闢了四萬六千餘畝地，這是『斯塔哈諾夫』式的生產運動的功效。

C 青年救國會 過去的C. Y. 只有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才可以加入，現在的青救會，凡是抗日

的青年，年齡限定七歲至二十三歲，都有資格加入。青救會有二十四萬會員，這包括了邊區青年的部分之八九十。會的組織系統爲西北青年救國會，縣青年救國會，區青年救國會，鄉青年俱樂部。俱樂部包括一切青年，無論男女，無分職業，都可加入，內分各小組，有技術的和文化的；組織是民主的，雖帶娛樂性質，但總與抗日有聯繫。青救會的特殊任務：第一，提高青年的文化娛樂工作。文化教育的具體工作可分幾種：（1）冬學——男女青年均可加入，這是利用冬閑時開辦的學校。（2）小學校——全邊區有很多小學校，不收學費，抗日軍人家屬，非但免學費，而且吃用的一切費用都免繳。採用的課本均與抗戰有關，真正的實施了國防教育。（3）識字小組——所有青救會會員都要加入，同時又依其生活及工作而分爲砍柴、牧羊、拾肥等組。各組有組長，先要教組長識字，然後再教組員，組員再回家去教別人，這也是「小先生制」的實行。其次，青救會的任務是提倡與教育青年兒童的軍事體育運動，培養大批體格健全而有軍事素養的青年參加抗戰。凡十四歲以上的青年都參加武裝動員，成爲抗戰中的後備軍，人數佔會員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少年先鋒隊中還有模範隊的組織，都有刀矛土槍等武器，有一千餘人。至於其他含有軍事意義的組織，有抗日輕騎隊，是負責放哨，查路條，緝私烟的。在城市體育設備有球類和田徑運動的比賽。

D 婦女聯合會 婦聯會是邊區各階層婦女羣衆的組織，動員婦女參加一切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工作，并領導婦女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政治方面，婦女有選舉權與被選權，延安有二十多女議員（大小脚均有），擔任主席科長的很多。在軍事方面，她們參加自衛軍，半數以上的婦女自衛軍都有武器。抗戰時，婦女自衛軍擔任後方看護，放哨偵探的工作。她們激勸丈夫繳納救國公糧和入伍受訓。當然還有些婦女當她丈夫出發打仗時就「拉尾巴」，這時婦聯會便開一個思想鬥爭會，說明不打倒日本，夫妻難以偕老，從理論上說服「拉尾巴主義」的婦女。經濟方面，她們是獨立的，可以繼承，也可以自有財產。文化方面，有半數以上婦女，參加了識字運動和冬學運動。

E 自衛軍 自衛軍是羣衆的半軍事性質的抗日武裝力量，牠負有武裝保衛邊區的責任，牠負有鋤奸剿匪戒嚴以及一切保護地方治安鞏固後方的工作，並參加抗戰與運輸，擔架等任務。邊區所有鄉村都有這種組織，凡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壯丁均須參加自衛軍。自衛軍的編制是班、排、連、營，而以營爲單位，歸縣之指揮部指揮。基幹自衛軍的組織是由自衛軍中年青勇敢，靈活壯健的份子抽選出來的，對他們更加軍教育訓練的工作，並配以精良武器。婦女也可以加入自衛軍，組織班、排、連，而以連爲單位，歸婦女軍之營部指揮。自衛軍在配合正規軍作戰，過去的經驗說明赤衛軍有過不少的戰

續，他們可以搖旗，吶喊，虛張聲勢，也可以與敵人單獨作戰。如今更要依靠自衛軍發展羣衆的游擊戰鬥，以抵抗日寇的侵略。

F 紅十字會 紅會過去是互濟會。現在的任務：第一、救濟抗日軍人家屬，傷兵，殘廢等；第二、救濟災民難民。邊區紅會正在進行與全國及全世界的紅會發生聯繫，以充實本身的工作，並得到外界的援助。

G 其他如商會，文化協會，學生會，兒童團等均有其特性及任務。

總之，邊區的每一種民衆團體，除了擔負「打日本救中國」這一總的責任之外，必須擔負其特殊的抗戰任務，以推動整個的救亡運動。

十二 民衆動員技術問題

爲了明瞭邊區究竟如何動員民衆的方法，我除了隨時注意研究之外，特地去走訪一位民運工作的領導者齊華先生，請他告訴我一個具體的辦法。

齊華先生是邊區抗敵後援會的主席，印刷工人出身的共產黨員，對於領導民運有實際的經驗，他的話值得我們參考。

這便是他和我的談話：

「關於邊區動員民衆的方法與技術這一問題，說來似乎複雜而實爲簡單的問題。這關鍵便在於我們能否了解羣衆。要動員羣衆，必先了解羣衆；能切實了解羣衆之後，問題自然簡單而易解決了。

「在邊區，因爲過去的傳統，民衆間已有了組織，故工作尙稱順利。我們的辦法分三個步驟：第一，必須先定計劃，交給各團體去研究討論；第二，再向羣衆去宣傳；第三，由羣衆團體分別去執行。

「拿這裏的事實爲例。譬如，就辦理救國公糧說，關於救國公糧的調查是先由民衆自行做的。根

據調查的報告，他們自動將糧食繳納到政府來。再以軍人歸隊的事說，在全國各隊伍中都發生傷愈將士和散兵游勇不歸隊的事情。我們便要先研究一下他們之所以不歸隊的原因，然後設法解決這些困難。如果是爲了軍人家屬的無法安頓或土地無人耕種。我們便發動羣衆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如代耕，担水和醫病。有時，婦女不願丈夫兒子出征，我們便策動婦女聯合會去勸說，使每一個家庭的婦女都了解抗日戰爭的意義與必要。另外，我們爲了優待抗日軍人及其家屬，特地設立了出征軍人家屬學校和托兒所，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又如，自衛軍的組織，我們要使羣衆明瞭這是爲鞏固羣衆自己利益而自動加入自衛軍。

『至於動員民衆時必需把握的幾個原則——

『首先，必須了解當時當地的實際情形，鬥爭的歷史，政治文化覺悟的程度，風俗習慣，以及當前迫切的要求。

『第二，要了解民衆，必先與民衆打成一片。他們吃什麼，穿什麼，我們也吃什麼，穿什麼。不擺出領導者的架子，使老百姓望而生畏，祇好遠而避之。我們要使民衆感覺大家都是自己人。態度要謙和，性情要忍耐。對羣衆要求勿過高，否則就會招致無謂的失望與灰心。我們的工作要做到使羣衆事無大

小均來請教。

「第三、這時我們才開始提出我們的主張。我們要推動羣衆，不做先鋒，也不做尾巴。要顧到羣衆中的落後的與過左的份子。對落後份子，要加以啟發；對過左份子，要採取說服。我們處理的手段不是拘泥不變的。如果只顧到一部份的羣衆而忽略了其他部份的人，那末便是放棄了更廣大的羣衆。」

「第四、工作計劃要求其能實現，避免空洞浮泛的東西。我們要吸收羣衆中間的積極份子參加討論，使羣衆認爲這是自己的事，然後再分配他們去執行。」

「第五、在執行工作計劃的過程中，要檢查工作是否按照原定計劃進行。首先，要從實際工作中顧到計劃的是否正確。如果發現錯誤，即予糾正。其次，要顧到新的問題之發生，及其處理方法。總之，我們在工作中應該主動的推動，而非被動的應付。」

「第六、工作中應採取自我批判，發揮羣衆積極性，批評缺點，改正錯誤。假若有錯誤，不應自己隱蔽，而應公開的來教育羣衆，使羣衆懂得和認識錯誤。一個民運的工作者要同時指出工作的成績與缺點，要估計客觀的環境與本身的力量。」

「最後，是關於民運工作的幹部問題。第一、對於幹部的條件，我們要認清找一個十全十美的幹

都是難的。我們祇需要注意這一個工作者的特長而分配其工作——發揮其特長技能。一個民運工作的領導者，在批評下級幹部時，不應一味抹煞他們的長處，吹毛求疵。高級人員要信任低級幹部，大膽的給他們工作做。一切不包辦，一切民主化。對他們的態度要和善，用說服的態度糾正其錯誤，而摒絕用打擊的手段，徒使他們悲觀失望。高級人員要時時刻刻徵求羣衆與下級幹部的意見，在意見分歧的時候，不隨便把什麼壞的帽子套在他們頭上。第二，在工作過程中，要加以自我教育，要切切實實地深入羣衆中間去，民運工作者能不離開民衆，一切羣衆的情緒，自然能够反映到上面來，而領導的機關才能藉此了解羣衆。」

十三 一般文化的建設

文化的發達，依賴堅強的經濟基礎。在原始社會，人類苦於與自然搏鬥的時期，當然產生不了高度的文化。在邊區這樣貧窮偏僻的地方，文化的發展當然要受到許多阻礙。不過，事實上邊區的文化，現在已經走上一個輝煌的階段。

從前他們因為長年的苦戰與行軍，雖然有些文化人參加到組織裏，也不能專心致力於文化的建設。整個的動向是偏重於政治軍事的發展，甚至於有些成名的文藝家都轉入黨與政治的生活。新的作家在這種條件下也不能成長。這是過去一般文化特別是文藝部門的冷落的因素。

隨着抗戰局勢的軍展與擴大，和國內和平統一的形成，從戰區的文化中心地（上海，北平，南京，廣州……）從內地，從國外，大批的文化人薈萃到延安來。在同一時期內輸入的與土著的文化的交流，便造成今日邊區文化的飛躍狀態。

去年十一月十四日，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在「鍛鍊文化幹部，提高理論水準，普及大眾文化」致

力文化之抗敵救亡運動」這目標底下，集合全邊區的文化人，舉行第一次成立大會。在會上，洛甫先生有一個很長的報告，題目是「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及目前文化運動的任務。」他從戊戌改變說到五四運動，從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從大革命以後的文化運動到目前的文壇，他對以往的文化運動有正確的估價，對於錯誤與功績均有嚴格的批評。最後，他指出今後文化界的任務：第一，要適應抗戰；第二，要大衆化。他希望每個文化人都到羣衆中，鬥爭中，火線上，生活，學習和鍛鍊……這次的會議是決定今後邊區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關鍵。

據一位抗戰後進入邊區的文化人說：「邊區文化的這樣飛速的發展，是和它的抗戰時期的性質分不開的……但也正因為這樣，使得整個邊區範圍裏整個文化的發展，成爲不平衡的狀態。一方面有高度的大都市的文化，一方面還有着極落後的文化。學校閃耀着學生從各地帶來的最近代的文化的光芒，民衆中間却還存在着中世紀的封建的文化層。（他舉出延安民間還停滯在流俗的低級趣味的文化生活中，元宵節之夜老百姓還陶醉於與抗戰無關的舊時代男女調情之類的舞蹈表演。）延安城的文化的高度，和邊區其他各縣的文化高度是有相當距離的……我們可以說，它指邊區文化）的提高了的程度，和它的廣泛性，深入性，民衆性却不能完全相稱。」這一段話，我非常同意。

我希望邊區的文化工作者們，今後除保持現有的優點外，更努力於一般的文化的平衡而深入的發展！

文協的負責人包含教育，哲學，文學，戲劇，音樂，歌詠，木刻，繪畫諸部門的人物，差不多邊區全體優秀的文化工作者都參加到這組織裏面來了。現在他們有六七百會員，社會科學研究者便參加『政治經濟學』、『哲學』、『中國問題』各組去研究；自然科學研究者便加入『國防科學』研究組；文藝工作者更分別參加『文學』、『戲劇』、『音樂』、『木刻』、『繪畫』各研究組。

文協是一個總的團體，底下的個別團體很多；如教育方面有國防教育研究會，自然科學方面有國防科學社，詩歌方面有戰歌社，音樂方面有邊區音樂界救亡協會，文學方面有海燕社，戲劇方面有抗戰劇團，火車劇團，西北戰地服務團戲劇隊等。至於各職業部門和學校內的文化組織，數目種類更多。

在中央政治局隸屬下的黨報委員會是統一黨的報導，宣傳，出版的機關。延安出版的解放，漢口出版的羣衆，廣州出版的大路，都通過黨的關係。新聞紙方面，在延安有新中華報（邊區政府機關報），在漢口有新華日報。這些期刊日報都是公開發行而獲得廣大讀者的。

邊區主要的新聞機關是新華通訊社。社內自設五〇瓦特廣播無線電台一座，波長五〇米突，每日分八時（英文）十七時（中文）兩次廣播，呼號為CNR。該社還出版每日新聞小冊子一種，從收音機中收集中央社、塔斯社、哈瓦斯社、路透社、和同盟社的消息。在報紙缺乏的邊區，這是唯一的精神食糧了。

黨報委員會辦了一所中央印刷廠。解放社的刊物、叢書及新中華報、團結等，都由這裏印刷。廠內有四架印刷機，有鑄字爐，銅模和從一號到新五號的字粒。印刷工人有六十人，工資從三〇——二〇元，這是邊區最高的薪額。工人自己組織工會出版大家看牆報，並且編製一種工作表張貼在印刷廠門首，自己檢討每日工作的勤惰。因為延安無電流供給，印刷機的轉動還是用手搖的，工作的速度自然受影響。他們在幽黯的燭光底下工作努力的精神，實在值得敬佩。

牆報在延安是最活躍的工作，在政府機關，工廠，監獄，學校，滿牆都貼着五顏六色的牆報，那上面有時事情報，生活檢討，生活素描，論文，詩歌，小說，戲劇。油印的刊物也多得無法詳細統計。

話劇在蘇區時已經相當普遍的，差不多各鄉區俱樂部都有劇團。在延安有一個戲劇訓練班。一切戲劇中以活報和新型歌舞最受歡迎，這是邊區特有的作風。最近在試驗「舊瓶裝新酒」的原則

下他們編了一些秦腔舊戲，內容是八路軍的戰績（如『三打雁門關』）和鋤漢奸宣傳敵人暴行這些事。

歌詠是這裏最發達的藝術工作，邊區的人民也許有的不識字，但他們都會唱救亡歌曲。每天他們是愉快的生活在歌聲裏。

十四 朱德與第八路軍

在前線上，我會見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將軍。

那是一所在鄉村裏的寬敞的祠堂，現在改作臨時的軍部了。我走進大門，朱將軍正和彭德懷將軍及一位朋友在天井裏晒太陽。他一見着我，立刻笑容可掬地站起來，搶前幾步來握手。他引導我對救亡室內坐下。幾個勤務員正在壁上懸掛起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圖上畫了許多紅藍綫，表明進攻與防禦的線路。朱將軍一會兒，走近牆壁，在地圖上用長木棒指示八路軍現在的活動區域。他像一位大學教授正在諄諄講解的神態。

他說：「八路軍現在山西的主要游擊區是位於平綏、平漢、正太、同蒲這四條鐵路線內的一個長方形的廣大區域。（著者按：這一區域現稱冀察晉邊區）八路軍在這個游擊區內共有十萬人，敵人曾以兩師團的兵力來圍攻，但是兩個月來的戰爭，完全粉碎他們的企圖。相反的，我們却時時乘敵之隙側擊。有一個時期，我們會佔據易縣、滿城、行唐、望都、清風、曲陽、新樂等地切斷河北敵軍的聯絡線，而

建立起新的行政區。這個游擊區我們必須好好保守，以作反攻華北的根據地。」

他又將木棒移到另一幅地圖上說：「在這一帶，河套大同以南，黃河以東，同蒲路以西的區域，也是八路軍游擊隊最活躍的地方。」

有人說八路軍除了平型關一役外，就沒有打過仗，他認為這種認識完全不確的。他說，八路軍是担任游擊任務，自然不能作轟轟烈烈的大陣地戰；然而他們隊伍每天都在伺機襲擊敵人，獲得局部的勝利，也就是運用集小勝為大勝的戰略。現在大部份的八路軍都在敵人的後方活動。在那些區域裏軍隊的給養，糧糈，彈藥救護材料都極困難，他們的作戰實在是很艱苦的。

我們談到政治問題。他說共產黨所要求的是「民主共和」民主共和的精神是完全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吻合的。中共在舉國一致抗戰圖存的政局下，要求相當的平均分配和發展國家資本，以達到改善民生的目的。經濟環境決定人的思想，他認為中共絕無陰謀赤化中國的野心。在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抗日高於一切」和「鞏固統一戰線」。共產黨雖然聲明不放棄馬克斯列寧主義，然而這並非說就是主張階級鬥爭。有人誤會共產黨是世界主義者，是不要國家民族的；那末沒有國家，豈不淪為亡國奴！國民黨做了亡國奴，共產黨也一樣的要做亡國奴！

朱將軍在解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非常誠摯，面部的情緒極端緊張嚴肅，沒有人不被他這幾句話所深切感動的。

『至於改善政治機構，』朱將軍繼續說，『這也是共產黨的要求之一。改善政治機構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抗日，而非奪取政權。因爲祇有加強政治機構，才能發揮更大的抗戰力量，以應付當前的危機。我們希望現在的政治機構能實行局部的漸進的澄清工作，而不是整個的改革。這必須依賴於大公無私的國民黨內進步份子的努力，來樹立良好的榜樣，共產黨在目前決不要求參政。』

他知道我是從遙遠的廣東來的。他很關切華南的情形。他說，廣東過去在大革命時代，民運頗蓬勃；後來兩個階級的對立很尖銳，流過許多次血。但是，廣東的革命的傳統精神是敵人所畏懼的。農民與士紳經過諒解，必能消滅矛盾。工會如能健全的組織起來，必成爲民運的堅強份子。下層堅強，則上層自然穩固；否則組織就變成空洞的。真正的民衆基礎在工農，有些地方到現在還怕他們起來，這是自己吃虧的辦法。自發的工農運動，從歷史上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極痛苦的，我們要趁這個良好機會來領導工農參加抗日。

『還有問題嗎？』他的眼睛裏充滿着熱情的望着我。

『關於青年問題——』我的話還沒說完，他已經完全知道我的意思了。朱將軍是最愛護青年的。

『青年來到我們這裏的很多，但是我們力量有限，只能盡相當力量來容納。他們的生活艱苦，而學習精神極好。青年是純潔的，正像我們黨一樣是不爲什麼報酬而工作的。』

朱將軍又告訴我，自從國府發表他爲第八路軍總指揮後，從前的一些親戚同鄉都老遠跑來求他謀事。但，這實在令他難以應付。因爲這些人一向都過慣享樂的生活，如今以爲他是升官發財了，便也想來謀得一官半職。可是在八路軍中要想位置一個閑人（他特別強調的說「一個」兩個字）都沒辦法！結果只好打發他們回去。但是，如果是青年呢？那就不同了。因爲，青年肯吃苦真幹，所以八路軍是需要他們的。

他又說，八路軍正容納一部份青年，辦隨營學校受訓。青年在這種訓練中得到一個出路，將在革命中引起極大的作用。新官僚主義者怕青年，也妨害了青年的發展。青年應大公無私，不求名利，用工作來爭取地位。在抗戰中，廣大的羣衆需要人去領導，如果青年個個有了正當出路，就不會苦悶了。但是，青年每易犯急性病。須知革命是不能一蹴而成的，革命是不能超越階段與程序的。從事救亡工作

的青年不要放棄程序去做，就會勝利。我們要注意不要把事業抓到手才做事，這不是工作的勝利，這是做官的辦法！

說完了這些話，他又將熱情的眼光睇視着我。我半晌沒有話說。

他說：「有什麼問題或疑問，請儘管提出來。你老遠跋涉數千里來一趟也不容易。什麼話我們都可以坦白的談。我的話不但是個人的意思，也可以代表共產黨的意見。」

朱將軍的語調低沉而有力，震動着我的心弦。我仰肝着射進屋子裏的朝陽。和煦的陽光射在朱將軍穿着灰布棉衣的背上，我忽然觸念起：「肝膽相照，洞見肺腑。」這一句成語，我還應該有什麼「疑問」呢？

我躡出了總司令部，勤務員帶我去參觀總政治部。

在總政治部底下是分設敵軍部、鋤奸部、宣傳教育部和民運部。

敵軍部的任務：（一）對敵宣傳（瓦解敵人）；（二）研究敵情（調查）；（三）俘虜教育。這一部的工作已經在敵人中起了很大的反響。在前線上，八路軍有喊話隊，用日本語向敵高呼：「我們不殺俘虜。」所以，敵人已願自動繳槍。現在有被俘的日本士兵參加工作，他們擔任撰寫德單、標語和日本歌。

他們搜集許多參考材料，編成巨帙，預備發到各部隊去研究。

鋤奸部的任務是鑿鋤漢奸，保障抗戰勝利。方法是軍民合作動員羣衆來防止漢奸托派潛入破壞統一戰線。在八路軍駐紮的地方，漢奸幾乎絕跡。過去，山西有許多漢奸組織，如東亞佛教會與五台山和尚均會受敵利用。現在我看見他們軍隊和老百姓同住一間屋子，誰也信得過誰，感情的融洽可以想見。

宣傳教育部任務是對外宣傳和對內教育。現在八路軍的團部裏都有俱樂部，連部都有救亡室。民運部的任務是組訓民衆。據說，過去民運部的手段與方法，未曾透過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來施行，以致在工作上發生錯誤。他們自我檢討說，民運部的工作人員因太熱情，而犯着幼稚病，工作爲急求速反受阻礙。譬如，他們覺得某地工作人員不努力，組織不健全，就急欲加以改組，因此形成自己的包辦，引起當地行政機關的反感。現在這種錯誤已經糾正過來了。

這是八路軍中政治工作的情形。

軍事是不能脫離政治的，我們既知道第八路軍的方法的勝利，便應該學習他們的精神，把這種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普遍到全國軍隊中去！

十五 夜訪毛澤東

來到延安已經十日，一天晚上正在旅邸爐邊縱談，忽然招待所的胡科長來通知：「毛主席請。」我們立時京服終日奔波的疲乏，興奮的隨着他跨出大門。看錶，正是晚上九時半。

毛主席是毛澤東先生，他在黨裏的職位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延安之夜是靜寂寂的，街道上的店舖全緊閉着門，我們隨着胡科長的指引，穿過鐘樓，折向西邊的一條路，走到路的盡頭，在黑暗中遙見人影浮動，空氣漸漸緊張起來。

「口令！」——這是哨兵的喝問。我們都站住了。胡科長走上前去和哨兵說明來意，我們便順利的通過這個崗口。接着又是幾個哨兵的沿途盤查。五分鐘後，我們在一所北方式四合院的門首停住，胡科長進去通報。我打量着這週圍的環境：前面是菜圃，後依山麓，天空懸着一鉤下弦月和幾點疏星，我暗想這真是最適宜於毛先生靜思熟慮運籌帷幄的的廬舍了。

一會兒，我們被引進接待室去坐。這是正屋的東廂房，一張長會議桌佔據了屋子四分之三的地

位，桌上燃着四枝洋燭，一張大炕是空着的，牆壁正中分懸孫總理與蔣委員長的肖像，兩邊是列寧與史大林的畫像。這一切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便是「簡單樸素」。

勤務員拿了一罐大前門香烟放在桌端，跟着毛先生也進來了。

毛先生的面孔很嚴肅，眼睛細小，髮長而蓬亂，並不像木刻上的容光煥發，反而却帶點憔悴之色，他的辛勞可想而知。毛先生從袋裏掏出一張我們預擬的問題紙，這是我們前天託人轉致給他的。

首先，我稱謝來邊區後受到的隆盛的招待。他問我在延安的印象，我都率直的陳述了。我們間沒有什麼客套，他揭開烟罐燃着一枝烟，便開始談話。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統一戰線的，這是我的同伴黃君提出的。

「關於統一戰線的問題，各位有什麼意見嗎？」毛先生望着我。我當然是贊成的。

「那末，統一戰線在國共合作前後，有沒有變化呢？」毛先生倒先向我們提出一個詢問。我回答，在質上並無變化，而且內容上更發展了。

「是的。統一戰線在原則上今昔並無不同，不過內容更發展了。統一戰線就是『團結禦侮』的

意思，祇有進一步的團結才能禦侮。團結不限於國共兩黨，而以兩黨為基礎，從上至下，各黨各派，各階層，各職業圈，團結起來，這就是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這種團結已有了基礎，但尙未達到鞏固的基礎，故必須要有更進一步的團結。新聞界應鼓動所有的人參加抗戰，抗戰前途才有勝利的把握。」

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他的話是簡單的。我們又轉向建設中國國防工業問題，因為國防工業是支持抗戰的重要資源，就抗戰現階段言，我國究竟能否建立國防工業的新基礎，這在許多人的心中還是一個疑問。

毛先生說：「這是可能的。西班牙只有幾百萬人，而廣東一省就有三千四百萬人，土地面積也較廣，只要上下團結一致，各種條件改善，當然是可能的了。我們不怕失掉華北，只要我們團結一致，一切困難自解！」

「我們一定要建設這樣的國防工業，加速的製造飛機大炮，坦克，才能最後把敵人趕去中國領土。雖然，我們現在沒有，或者有的不多，但還是可以有勝利前途的。」

毛先生又燃起一枝烟，他將烟頭在火上燒，眼睛望着跳動的火筭，繼續着說：

「事實上，我們不是天天打仗。如果軍隊生活和軍民關係改善，發展游擊戰爭，提倡運動戰……

：就有好轉的辦法。但，如果有更大的國防工業基礎，把軍隊強大起來，那末日寇也就不難最後被趕出我們領土。

「國際情勢是向着進步的趨勢，因為侵略國對和平國的利益是根本衝突的，抗戰的力量主要的還是靠自己，純『外援論』是錯誤的。這樣就會陷於悲觀，而走上妥協的路。過去紅軍十年來的事實，不但無外援，更無內援，一切被封鎖，我們是否無辦法呢？有的，而且辦法很多，所以我們如將此理伸張，日本就是封鎖了我國所有的海岸線，我們還是能繼續抗戰到底，譬如紅軍從江西遷征到陝北，人家說我們已經是筋疲力竭強弩之末了；但是現在我們仍舊能打日本。又如八路軍在敵人後方的，無援無接濟，仍能打擊敵人，佔據城池，而且樹立起自己的政權。在那區域四面是敵人，而我們居然突破強敵包圍，伸入平漢綫以東。這也是一個抗戰中的實例，而且可以適用於各戰場的。不怕地域小，人少，總是可以幹起來的。」

「現在有一部份人專依賴國際情勢的變化，這到底不是辦法。譬如，外國的物質援助，總有一天告斷絕的。我們便不能不考慮怎樣應付那時的局面。又如，現在國際間某國的援助我國抗戰，也並非真想弱小民族抬頭。等到他們要出賣我們的時候，我們必須以自力更生支持長期抗戰吧！」我問。

「國際間有些國家到不能援助我們時，我們本身已經強大了。譬如，我們將日寇打退之後，我們可以與其他和平國家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維持和平關係。」毛先生堅定的回答。

我想起中共不日召開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叩詢他有什麼意見發表嗎？

他說：「第七次大會不祇是本黨的大會，而且是全國人民的事，共產黨本身無企圖，不過是要為謀全國人民的福利，所以這次大會必能吸引廣大羣衆的注意。共產黨希望全國人民告訴我們應該討論些什麼。爲使這次大會決議適合全國人民要求——只有一個中心問題，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希望全國同胞指示我們。共黨並非民族中一個小的團體，而是一個公共的團體，一定能在大會討論出一個好的辦法，組織全國的力量戰勝日寇，而且更迅速的戰勝日寇。我們籲求國民告訴我們應增加什麼議案，和這些議案應如何解決。國民可派代表列席大會。同時，我們也聽取國民黨及其他黨派與人民團體的意見。黨不是私的黨，而是公的黨。黨不好，全國人民都有責任過問其事。」

我請求他發表一些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五項議案的具體意見。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在討論和規定如何在鞏固統一戰線的方針下，組織與保障全國人民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因而第一，我們將十年來革命鬥爭的經驗作一總結。第二，如何保障全民抗戰的

勝利，即怎樣使國共合作更密切，怎樣來使人民生活改善，怎樣使全國軍隊與政府民衆打成一片，怎樣發展國防工業……等等問題，均將列入議程。第三，怎樣使全國的人都把力量拿出來抗戰，尤其是使工人抗戰力量的鞏固。第四，在新的條件下，怎樣使共黨組織完全適合目前形勢，使它更充實起來。最後，第五，改選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按原則使共黨更有威力的團結起來，聯合民衆戰勝日寇。所有的人，漢奸而外，皆是共產黨之友，皆可對共黨提出意見，甚至於對選舉的意見。共黨應該聽從全國的公意。從前有人誤解共黨如何難與相處，如何驕傲，如何不接受黨外批評，其實我們是非常願意接近民衆的。黨內黨外均有優秀積極份子，如魯迅之一生奮鬥精神與共黨並無二致，但魯迅却非共黨，像這樣的人都是我們的好友。」

毛先生講對黨的問題特別興奮，口裏吸的烟一直沒停過，烟霧裊繞着他蓬鬆的髮，窗外不時傳來喝問口令之聲，更增加了屋內氣氛的嚴肅緊張。

「總之，」他那沈着的湖南話說，「黨的特徵有兩點：（一）堅定的政治方向（二）艱苦奮鬥的作風。共黨總的方向（解放中國爲獨立自由平等之國家）是永久不變的。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我們對這主張的努力是始終不懈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如此。」

我們這爲代表全國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努力，沒有一刻的停止。其次，共黨精神可說已爲全國認識了解。我們不貪污，不腐化，不自私，不苟且。我們的事業不是爲着任何的報酬。我們的工作不是享樂，而是爲大眾服務。共黨在任何困難環境與條件之下，絕不動搖。然而這種精神共黨以外的黨派也都有，不過共黨因以社會主義爲目的，更能徹底實現。我想全國人民都應以此精神，共求三民主義的實現。」

我聽說抗大正在研究使過去內戰時期的游擊戰術，適應目前抗日時期高速度的機械化戰爭，就叩詢毛先生關於這方面新的收穫如何？毛先生以爲過去游擊戰術，現在大體均可適用，祇要把握住游擊戰術的機動性，就可以隨機應變，巧智克敵。

兩小時談話所觸及的問題，範圍很廣。我們的談鋒有時轉到當前的教育問題，從蘇維埃到邊區的蛻變情形，以及毛先生的私生活，他極關心故鄉的近況，屢詢及長沙抗戰後的變動，可惜我對湖南的情形不熟習，沒有給他滿意的答覆。

有人惡意地嘲笑共黨是「唯民衆論」者。毛先生笑着說：「『民爲邦本』這是幾千年來我國聖哲的名言，並非共黨的新發明。這般嘲笑和輕侮民衆力量的論客，實在不屑與之作理論上的爭辯，

只消餓他三天，看他怎辦。無農即無米，無織工即無衣，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呀！

我們不由地都笑起來。

末了，他以最堅決的態度告訴我們：「中國一定是有辦法的！」他說，現在西班牙政府軍許多將領過去均未學過軍事，只要自己有堅定的方向，肯吃苦耐勞，有志者事竟成！

「我們的抗敵聖戰需要廣大的羣衆，更需要廣大的青年！」這是在我們臨別前，他最後的一句話。

門首的衛士英武的荷着一挺衝鋒步槍，毛先生送到門邊一聲「再會」，結束了我們在延安旅程中這最深刻的一幕。

十六 洛甫的會見

這是西北高原上初春和煦的一天，我遵守約定的時間，步出延安北門，迎着朝暉，去訪問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負責人洛甫（張聞天）先生。

清涼山一帶的積雪溶化了。我們沿着山崖的小徑兩渡冰河，終於達到目的地。爬上高坡，山坳裏顯露出一排新鑿的土窖。在第二個窖洞內，我會見了洛甫先生。

洛甫先生很年青健壯，御深度的近視眼鏡，仍不脫文學家的氣派，熱情而謙和。他的態度毫不拘謹，這是文學家特有的風度。

這時室內正坐着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我不願打斷他們的談話，便先找一張靠牆的板凳坐下。

窖洞的陳設非常簡單，一排書架把屋子隔開成兩間，前部是辦公室，後部便算臥房。書架上堆着許多英俄文的書報，大部份是關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在臥室的一角是一張板床架在土坑上，離地

有五尺高。洛甫先生挨着炭盆的矮凳上坐着，用火筷夾着木炭玩弄一邊隨意的和客談笑一口的浙江官話。

當然，首先我們談起國共合作的問題。他說，大革命時代主要的革命對像是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腐化封建勢力——北洋軍閥——鬥爭；現在却完全轉向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過去十年來痛苦的教訓，使國共雙方都不願再有分裂現象的發生，而且這也是全國人民所絕不允許的，往日的分裂，既招致目前的外患，那末，現在只有加緊團結，才能禦侮圖存。至於將來抗戰勝利之後，經過這一番艱危的苦鬥，也只有更加親密的合作，共同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

他又提到目前尚有一部份人陰謀破壞挑撥離間，這是幫助侵略者，進行侵略分化政策的事實。上國共雙方領袖均意志堅定，小的磨擦應該忍受，避免擴大。總之，祇要抗戰堅持下去，團結絕無問題。

「關於中央第七次代表大會，洛甫先生有什麼意見嗎？」我問。

「關於第七次大會，現在可以斷定對於目前中共中央的路線必然擁護，而不會否定。不過，一切具體問題，須待大會全國代表詳細縝密討論。」他的回答。

「現在中國共產黨總計有多少黨員呢？」我忽然想起這問題。

「全國黨員尙無精確統計，大約有二三十萬。除國民黨外，我們爲第二大黨是無問題的。」

我聽說洛甫先生在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曾發表關於文化運動的意見，而且他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進，便叩詢他關於過去文化運動的檢討。

「過去左聯和社聯的爲革命鬥爭的方向和培養文化工作幹部，無疑的都是有功於革命的，但是，對於「同路人」的關係上，還不能吸收更廣大的同情者——我們的朋友——參加革命的陣營。「左的關門主義」相當厲害，所以文化戰線未能如我們的理想的擴大與堅強。氣量不夠，門戶之見，個人風頭主義，這却是免不了的。今後我們應該極力避免。因爲團結工作做得不大好，無產階級文學事實上未做到真的無產階級文學。過去的錯誤是將普羅文學的範圍弄得太小，文學家的行動理論均被束縛於一個狹窄的圈子裏。好像只有寫罷工反資本家才算普羅文學，其實並不一定皆如此。在普羅與布爾的文學中間，還有若干的距離，我們不能太機械的分劃起來，譬如，有些人反對共產，但他們還是需要革命的；這種人對於革命仍是有利的，我們不能率然指其爲反動，而應加以爭取。

「現在全國文化人的分散各處，是好的現象。這樣，文化人與羣衆關係更能密切更能深入，影響亦更普遍，我想一定能產生更好的作品。戰地通訊，戲劇，歌謠……在現階段的抗戰上作用很大。一部

份文化人在過去脫離羣衆，和下面不發生關係，在亭子間中空喊口號，而未接觸現實；可是如今，他們已經分別地走進農民，工人，軍隊裏去，這是極好的現象，革命的文化，必然將有良好的發展！

洛甫先生雖然久不從事文藝創作，但從他這一段議論中可以知道他對「放棄」仍舊有着濃厚的興趣，不過黨的事務迫得他無暇兼顧到文學工作罷了。他現在偶爾也閱讀文學作品，對於延安的演劇也喜歡去看。

一位同伴問他：「在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中，如何使土豪劣紳、巨商、富戶，也參加救亡工作？」我告訴他，在外邊青年跑到無論城市或鄉村去工作，都常碰壁。

他主張對落後份子希望不可太大。救亡工作者不可主觀的在心理上和他們對立起來。他們如果不積極參加，能消極參加亦可，如不消極參加，則同情或中立亦可。我們爭取的方法要多，要和平，要說服的，要婉轉的。自然，如果用對工農的方法對他們，一定要碰壁。所以，我們必須有極度的忍耐，來爭取他們參加民族統一戰線。

最後關於黨和邊區政府的關係。他說，黨領導政府，對民衆團體亦復如此，但領導不是包辦，黨提出的意見，均須通過非黨的羣衆而實現。黨不能下命令作政府與軍隊，但黨的意見，政府與軍隊均能

實現，黨對政府人民的關係，不主張強迫，不重儀式，領導工作者與工作者間不重形式的尊敬。

黨的組織：最高的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閉幕後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黨務委員會是監察性質的機關。政治局底下分組織部（部長李富春）宣傳部（部長凱豐）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其他各種委員會。黨為訓練高級幹部人材，特設黨校，校長是康生……

勤務員進來招呼我們午膳，我謙謝，但畢竟為洛甫先生的說動，不得不一同踱進隔壁去用飯，洛甫先生說：「我們這兒不懂得客氣。」真的，我如果太拘謹，反倒覺得是矯情了。

會議檯上佈滿幾隻菜碟，除了熱炒之外，有海帶燉肉湯，火腿，彩蛋，更可貴的是每人面前的一碗大米飯。（在邊區這些都算絕對的「奇異食品」，除了待客外，自己從不染箸的。）我覺得太隆重了。後來知道這些「奇異食品」都是民衆送給八路軍的慰勞品，而由前方部隊轉贈給邊區首長的禮物，我更覺慚慚不已哩！

洛甫先生還坐在桌角的位上，夾不到菜只顧扒飯，我們把碟子移過他那邊，他連說：「我沒有關係的。」就悶聲不響地吃完兩碗光飯的確，物質享受的非薄，在他們實在是「沒有關係」的。

附錄：延安行

一 西行的嚮往

在漢口的時候，我就嚮往於西北之行。關於「赤區」的紀載，過去如外國新聞記者斯諾夫婦和施沫得萊女士，都有詳細的鉅著刊世，國內記者如大公報的長江和新華日報的陸詒兩氏，也都在抗戰前後訪問過那裏，並且在報紙上發表通訊。但我總覺得以一個外國人來觀察中國的事情，免不了要有許多隔閡。斯諾的西行漫記誠然是一部文筆生動，趣味盎然的劃時代的名著；可是這部書太偏重歷史方面，而且作者的觀點，正亦非人人所能同意的。國內報紙和期刊上的通訊，不是匆匆如走馬看花一般的寫下了個人零碎的印象斷片，便多僅偏重一方面的陳敘。我因為要想有一個整個有系統的概念，便決定了延安之行。

當我去訪問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我已經將我的意思說明，他們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山西臨汾的彭雪楓先生。到臨汾後，纔知道彭先生啟程上武昌，出席全國軍事參謀會議去了。我們在臨汾工作完畢，便決定直接去訪問朱德將軍。八路軍後方辦事處把我們的來意電達朱將軍，立刻就獲得朱

氏的覆電歡迎。春節那天的清晨，冒寒楞腹趕到臨汾東門，乘着八路軍的專備車出發前線。同行的還有衛立煌總司令，郭寄嶠參謀長，李默庵軍長，劉戡軍長等人，他們却爲的專誠答拜朱將軍。

在八路軍總部駐地的村外，已經遠遠地望見儀仗隊的列隊歡迎。街市上也貼了許多歡迎的標語和彩色的旗幟。村民被鏗鏘的樂聲驚動，都穿着過年的花花綠綠的衣服，呆立在土坡上看熱鬧。這是我第一次和在地下奮鬥了十年的革命軍隊的接觸。心中是說不出的歡悅。

雖然是作戰的時候，鄉下人還在照常「過年」。禾場上放着香案神位，孩童們嬉笑跳踉的學着磕頭。恬靜的山村裏，不時傳來斷續的爆竹和喧囂的鑼鼓。

聽說朱德將軍特地趁今天把民衆送來勞軍的豬，全都宰了，讓士兵們也熱鬧一下，午後並且還有西北戰地服務團舉辦的同樂會。荒村中的春節，却也不落寞呀！

我們午飯的時候，桌上陳列着四隻大臉盆的菜肴：白菜炒肉絲，紅燒蹄子，豆芽炒豬肝，薑蔥燉肉湯。「小紅鬼」（八路軍的小勤務）替我們斟滿了鳳翔白酒（土名喚它作貴妃酒，也許當年沉香亭上楊太真喝的便是這種佳釀吧？）每人吞嚥了十個大饅首，抹了抹嘴邊的油。這的確是一頓豐盛的「年飯」。

二 伸出了歡迎的手

「王同志，請這邊來參加我們的同樂會！」

在一座院落裏，泥土上坐滿了青年的戰鬥員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員。招待員特地移了幾條長板凳，讓我們安詳的坐在後排的「包廂」中。這似乎是一座神廟，高處的戲台就是鄉下人演社戲酬神用的，台口站着一位歌詠指導員，領導大家誦唱改編的陝北小調，這是用米脂縣土話唱的。

「敲起大鼓響起鑼呀！南京委員長出大兵，兵強馬壯威風武呀！」

「……………」臺底下響起一片雷吼的和聲。

「挑呀挑鮮花，李子花，抗日的軍隊，人人都愛他！」

更大的歌聲嘯出：「挑呀挑鮮花，李子花，抗日的軍隊，人人都愛他！」

有誰唱脫了節，大家又重行練習了一遍。胖胖的丁玲女士，隱在幕後裂着嘴笑。

「劈劈拍拍……」在羣衆鼓掌歡迎的狂潮中，黧黑而短小精悍的朱德將軍進場哩。

二 伸出了歡迎的手

浮着笑容，他躍上講壇，一開口：「同志們！」就引起一片熱烈的鼓掌。

「我們今天在這裏舉行盛大的同樂會，必須切記着前線浴血奮戰的武裝同志們的辛勞。我們的抗戰已經一天天逼近最後勝利的日期了……」他的話淹沒在掌聲的浪濤裏。

活報過後是改良平劇：「八路軍三打雁門關。」在鑼鼓聲中兩員大將起霸登場了，他們都穿着灰布的軍服。

「唵，賀龍是也。」

「俺，林彪是也。」

「將軍，今日朱總司令升帳，我你兩廂伺候。」

願巴上掛黑鬚鬚的朱德出場了。

引子：「塞北喋血宣國威，殺得倭寇望風靡。」

「鏗鏘……鏗鏘……」

「哈哈……哈哈……」觀眾都狂笑了，朱德將軍也忍不住的笑了。

同樂會在暮色蒼茫中閉幕。

第二天，我告訴朱將軍，爲了要想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爲了想要康健的歡笑着，我預備上延安去觀光。他伸出竭誠的歡迎的手。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先生爲我們寫了一封介紹信，還發了一張軍用護照。

這樣，我的延安之行便決定了！

三 同蒲車中

臨汾南下的同蒲車中，入晚來沒有燈，也沒有窗上的玻璃。想起高原的夜，風寒徹骨，正不知如何度過這一宵。然而，這比較來時已經幸運得多，因爲那時四五十人擠在一輛鐵閘車裏，沿途都有人擠進來，在解縣還有一位山西副官硬裝上十幾包糧食，幾乎弄得大家不能容膝。

我們買了兩支洋燭留在夜晚點，可是車一開動，風絲挾着黃沙，從窗縫攢進來，吹着燭燄，視動得不明不滅，一股冷氣從脖子直灌到腳心。儘管用皮大氈蒙住頭，讓毯子裹緊下身，人還是直不停地哆嗦。隔座有一個副官模樣的軍人，在腳底下升起一堆木炭，發着微弱的紅光，也不覺燄氣蟻伏在他身

邊的一頭獅子狗，更縮進牠主人的衣襟裏吠叫。我既是冷得睡不着，便留心每一站停車時買些東西充飢。在聞喜買了一包糖餡饅頭，在一個小站上又秤了兩斤高平梨。

我一面吃着，一面便傾聽對面座上兩個山西軍人的閒談消夜。他們談的是六年前駐防北平時，在八大胡同砸窯子的故事。據說，有一次班子裏的姑娘，得罪了我們這位山西軍人，他便糾合了許多同營弟兄，藉故去找岔，打得大茶壺頭破血流，房內傢俱器皿都唏哩嘩啦，電話也給剪斷哩。事情一鬧大，長官知道了，便要處罰他們。營長却召集隊伍去訓話，說：「弟兄們，平常太悶着慌，鬧着遊遊窯子也應該。不過鬧出岔子總不好聽。」這一來，肇事的非但沒被罰，而且這位營長上司竟破格開恩，賞了弟兄人每一毛錢去喝酒！至今，我們這位老總，還不絕的頌德他的老上可。那另一位弟兄問他回到山西後，有沒有砸過窯子。他說是不幹哩。這一段「得意」的故事聽得我不敢睡，慢慢地就天發亮了。

在腐敗的舊制度下，軍官常常利用他的地位，略施小惠，以為恩澤，來博他部下的擁戴，而沒有把國家和民族的意識以及軍人的道德灌輸入士兵的腦中，毋怪他們一上陣便望風遁走。從這次抗戰中，更看出凡受過革命洗禮的軍隊，他的戰鬥力最強。

我站起身開了窗，讓寒冽的晨風吹散了車廂中陳宿的人氣，頭腦覺得清醒了一些。

從風陵渡車站到黃河沿是一片廣漠的平沙。在渭水和黃河交匯的沙洲上，躺著疏落的幾堆新塚。一羣寒鴉棲息在墳巔上，貪婪的野犬也在徘徊覓食穿行着。這景象太淒厲了。牠們竟茫然不知這些可敬的英雄們是爲着誰而死呢！他們已經流盡了血，可是還有別的生物會來吮舐他們的血！這些生物不僅是無知的禽獸吧？

當黃水氾濫的時候，狂流也許會吞噬了他們的殘骸。正像一千一百八十年前的一天，唐將哥舒翰曾經在這裏被安祿山所乘，自相踐躪，黃水死了幾萬兵馬。然而，今日我們重過此地，只見濁流的奔騰，不見古人的骸骨！

「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戰爭本是人類的殘酷鬥爭。然而，爲了民族的生存解放，爲了奠定永世的和平基業，我們這一戰是免不掉的！人人都能把死看得這般平凡，那末，捨生取義正是男兒報國的志願了！

四 行進在歷史的莽原上

在潼關趕上西去的「絲綢皮。」站長特別優待，把我們安置在頭等餐車裏。我們將近有半個月和進步的科學文明的產物睽別了。這時，倦在舒適的墨綠軟皮的椅上，明亮的電燈，溫暖的熱水汀，華麗的絲絨窗帘，光耀的銅欄，淨潔的白檯布，還有許多服裝整齊的人物，充塞了滿車廂。我們又重接美味的牛排，鮮乳，白米飯，咖啡，啤酒……一切都像躍進了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同伴們一個個先後入睡了。我悄悄抽出一張信箋，安佈在小提箱上，偷空寫了一封家書。我知道烽火中的家書，該是多麼可貴呀！

快車在幽暗的莽原上奔馳，眼前的景色，在月光中依稀可窺。這時候，每一分鐘，我們都在中國古代歷史的黃土層上行進。自潼關往西是一片一望無垠的沃野。這裏——關中平原——一面是河南山脈的餘波，綿互相繼，崤山峻嶺像夏空積雲般的橫現着雄偉神奇的姿態；另一面是渭水沿岸的平野，富饒的土地上耕種着莜麥。一路上，我們穿過「新豐美酒斗十千」的古新豐驛，劉項相會的鴻門

坂……旖旎風光的驪山，一代獨夫的秦始皇，唐人送別折柳唱陽關三疊的灑橋，漢楚相爭的白鹿原，再渡過灑水，終於達到了這周秦漢唐十代名都的長安。

深夜，人和行李共載上一輛大車，駛進了長安城。長安有些像回憶中的北平，却比北平空曠寥落得多。壯麗喬皇的城闕，竟只是包含着幾條做陋荒涼的土巷，誰也覺得不大陪襯。往時「天可汗」的唐家宮闕，祇有使人在斜陽蔓草中去幻想了！

在東北城的一角上，我暗見「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主席林伯渠老先生。康健的臉龐上覆着斑白的華髮，慈祥的面上架着一副玳瑁邊眼鏡。關於邊區的一切，他說：「邊區在各方面，無非提早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為全國其他各行政區域作一個倡導罷了。」我們因為不久就到陝北去，一切現象都會提供我們以真實的表現，林老先生的話正是我們的一盞明燈。

「在落後的物質條件下艱苦的奮力建設，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好的成績。你們必定會感到失望。」——林老先生是那般的謙虛。

「不會的，延安是全國最前進的地區，是全國青年們心上的聖城麥迦」——這句話，我曾經聽見有人說過。

五 萬里雲羅一雁飛

決定了啟程的日子，隔夜便不免要忙着張羅雜物，收拾行裝。我買了一雙粗厚的棉靴，又在中山大街一另軍服鋪定做一身草綠色布面，黑羔皮領，山羊皮裏的軍裝大氅。穿在身上自己覺得足有十斤重。這都是準備禦寒用的，因為聽說陝北高原的冷，並不輸過口外。我的同伴們，竟有還穿着從廣東出發時的一襲薄棉大衣的，爲了時間倉卒也來不及添製皮衣了。又想買一點乾糧帶在路上吃。一間餅乾罐頭的價格，才把我們嚇退，只得安心在路上吃窩窩頭哩。在一家蘇幫茶食店裏，聽見櫃檯裏的無線電收音機，正播送上海某電台發出的彈詞，雖然這靡燕的調子在平時一些不能喚起我的共鳴，這時身繫千里之外的異鄉，不覺發生了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西安的澡塘是很普遍而相當清潔價廉的，我們痛快地洗了一個澡，回到旅館躺，在溫暖的被窩裏，覺得有無限的舒暢，很快地就入夢了。在蘇揚一帶的城市，洗澡吃茶是人生消閑的兩大樂事，所謂「清早包皮水，晚來水皮包。」我們一路上從粵東、歷湘、鄂、豫、晉、入陝，雖沒有享受過清早吃茶的樂趣，

然而一路上却已經有過幾度的「水包皮」了。

第二天清早六時趕到八路軍辦事處候車，行李箱籠堆滿門口，已經有好些青年在等着，他們都是去投考抗大陝公的，而且全是遠道而來，不是四川，便是廣東廣西，有的徒步跋涉了幾千里，這種毅力真使人佩服。大約候了一小時，人漸漸到齊，在山西會見的總政治部主任弼時先生，也和我們同道北行，另外中共的職員和軍人也不少。車來了三輛都是敞頂的卡車，據說每輛車一次單程的包價是二百多元。車底面上放了許多笨重的修理槍械機器，在隙縫中便塞入乘客的鋪蓋，人就坐在鋪蓋上。每輛車約坐了十二三人，有兩名是背了步槍押車的「小紅鬼」。林伯渠先生和李初梨秘書都出來招呼大家上車。辦事處替我們辦了護照，沒有這個是無法進入陝北的。

車開動了。人坐在彈性的鋪蓋上，雖然顛簸着，還不怎樣感覺痛苦。這時一想，倒幸而車上載的東西多，否則直挺着身子站在車欄里，或者坐在硬蹦蹦的修械器的輪齒上，這一路顛簸八百餘里，恐怕不到半途就要皮開肉綻心胆碎裂了！

在西關城門口，車停着受憲警的檢查，點驗過人數和槍枝後，便繼續開動最高速率，直向城外廣闊的黃土大道上駛去。飛騰揚空的黃土，像一陣濃霧遮迷了視野；更攢進鼻孔口腔，在斷巖上磨着沙

沙價響，我們連忙用頭中密密的裹住臉，從細微的網孔里，仍舊模糊的透出一片荒野上的景象。

原野上沒有一棵粗幹的樹木，乾燥的黃土靜靜地躺着，田戶們都蜷伏在土築子裏烘火，扔下剛剛發秀的麥苗，在勁風下露出頭，在地面上哆嗦。疏落的幾隻寒鴉，噉啄着覓食，誰知道這蒼茫寂寞的大地上，曾經建立起喬皇巍峨的秦漢宮闕呢？——「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前人替我們說出了心中的喟感。

到了渭水濱，遙望見陰翳的咸陽城堞和人家身繞的炊煙，我們正如同沙漠的行旅發現了綠洲。「咸陽古渡」自古是詩人吟哦的勝地。在關中平原一帶，到處都是平凡乏味的漠野，只有這裏還沾着幾分烟水氣。怎禁得要勾起人們的流連不捨？

我默想着幾千里外的江南水鄉，又惦念着烽火中的慈親，這時是誰的一聲呼嘯。

「雁！」

猛抬起頭：一行飛雁從長空中劃過，留下哀惻的鳴聲，給旅人更添上心頭的寂寞。

「雁呀！你們南飛了，若在江南遇着我的慈親，千萬不要忘記替我說：『你們的兒子安好！』」雁陣漸漸隱在雲層裏，車還自個兒在迢遞的大路上奔馳，我凝視着路旁默默的先代帝王陵寢，

朔風吹得更緊，在我的眼角垂下兩顆冰珠。

六 寂寞的陝北道上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

「野果充餼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一千多年後的陝北道上，依舊如前人所描寫的那般寂寞蕭索！不同的，也許是那古老的山脊上已經開闢了一條蜿蜒的公路。

我們的車在涇水邊停住，這裏沒有橋，讓渡船連車帶人一齊渡過河。這種船很奇特，既不使篙，也不用櫓，而是在兩岸插木樁入地爲柱，中繫繩索，船夫們便使勁拉繃般的挽着繩，一路慢慢渡過去。涇水並不寬闊濤蕩，却混濁紆緩的一些也引不起人的好感，南面是一脈醜陋的斷崖，北岸却是一片平坦的沼地。公路在涇陽城外劃過，不久到了三原。這裏有一條路西通雲陽鎮，八路軍在那里也辦了一個短期訓練班。我們大家下車後，在另一北平飯店打午尖，店東據說是舊東北軍的退伍兵。小城市的飯館平常生意冷落，忽然來了一批客，廚役忙得不開交，臭糞碗筷又不齊備，我們因爲餓得慌，看見

是吃得的，都拿來充飢，竟好像飛蝗過境般的把店裏所有吃的東西一掃而光。

從三原起，地勢漸次高峻，已是走上高原地帶。沒有在高原上旅行過，是不明瞭牠的形狀的。大約車從平地攀上山頂後，眼前就是一片平原，也有村莊人家，久而久之，你當是在平地旅行了，誰知忽然在車轉灣的時候，你會發現足下的斷崖深谷，冰川懸瀑，車飛速地從旁邊馳過，真令人捏一把汗，原來走了十幾里路仍舊在山頂上呢！

耀州是比較繁盛一些的府城，城內街道市廛都還整潔。過了耀州，經過同官，直到宜君，道中都是缺少變化的荒落的鄙野山村。滿山大半皆荒地，間或有些梯田；人烟寥落得可怕，好像這浩浩的宇宙間，只有我們這一車人，還在地面上奔馳，不相信這寂寞的山野以外，還存在着另外一個熙攘的世界。啄木鳥的剝啄和山雀清銳的鳴聲，有時竟使人幻覺是天外飛來的仙曲。

第一個晚上，我們止宿在宜君，這個小城的凄清，如一潭死水。城一半倚着山背，站在高處，可以跳見無盡的原野向前伸長。寂寞慢慢的爬進我的血管。我閉着眼睛冥想，這也許是踏進了一座被埋在地層底下的古城吧？這里有一另小郵局，還有一間民衆學校，民衆學校正在上夜課，我悄悄的打從門外走過門裏傳出低微吟哦的書聲，我發現在這一潭死水上面還浮起幾點泡沫。

平明自宜君躡路，在太陽照紅了半天的際分，我們已經到了中部。陝北途中很少看見蔚然成林的樹木，祇有黃帝橋陵上邊長的漫山蒼翠的松柏，我對着祖宗偉大的陵寢敬禮，默禱着他的護佑。我們快把民族敵人趕出神州！

渡過洛水，一路巖谷互相出沒，杜工部所謂：「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的確神妙地傳出了這種情景。洛川以上就是共產黨邊區政府的轄境，除了沿途多見些抗日標語外，一切依然是寂寞。鄜縣縣城不在公路所經，連城堞也瞭望不見。甘泉却是一座可憐的城，城裏到現今還是三分之二的焦土。從前張學良部隊與紅軍激戰的時候，張部在城內被圍甚久，聽說損失了一師之衆。至今兵燹後的遺跡，還留給後來的憑吊者無限的傷心。在城外許多山頭上，屹立着無數空寂的碉堡。紅軍的老戰士，還依稀記得往事，爲我們重述一段慘痛的回憶。

過七里堡，紅軍檢查哨登車檢查。

嘉積山上的塔尖躍現在眼前了。在暮靄中，我們走進延安城，這時山谷中正吹起一片蒼涼雄邁的號角聲。

七 抗大運動會

昨晚，初抵延安，邊區政府招待處把我們安頓在抗大（原址想即舊延安府衙門）隔壁的一戶客店裏。這一夜睡得很甜，正合「一宿無話。」

翌晨，邊區政府秘書金城先生來會我們，大家商量着安排一張預定的參觀程序表，然後一同上消費合作社進早餐。合作社是延安最大的官辦食堂，我們匆匆用了些麵點，金同志便招呼我們和另外一個考察團體以及星加坡華僑記者團，同道乘汽車出城，參加抗日軍政大學舉辦的運動大會。

運動會地點在北門外，我們經過街道上，很迅速地已經發現了歡迎我們的標語，到處黏貼着。出了北門，迎面山巒夾峙，延水中流，駱駝在溪邊啜着水飲，石畔的青草正發着芽，一切都充滿生氣，塞下的春光畢竟和江南不同。

進了會場，羅瑞卿教育長迎面趕過來和我們握手。在一陣會衆熱烈的鼓掌聲中，我們這一羣代表着各個團體的來賓，都被一一肅入預定的特席。會場中心高豎起一支擎天的旗桿，繚繚的紅旗在

駭蕩的春風中飛揚。幾千健茁的青年，圍住廣場，圍成一個大大的圓圈，在他們背後是崢嶸的山岡，窳洞的行列像蜂窩似的星佈在山腰中間。在一陣號角聲中，大會開幕了。主席（羅教育長）緩步走上圓場中心的講壇，用他那高昂而尖銳的湖南土話，宣佈了大會的意義，同時更爲幾千羣衆介紹了今天的「特客」。

在主席的開會詞和一位來賓代表的演說完畢之後，羅教育長忽然含笑走到我面前，堅邀我也說幾句話。我在還在固辭當中，壇上的報告員已經向羣衆宣佈了：

——「現在請廣東省民衆慰勞團代表M同志演說，M同志是剛從前線到邊區來的。」

我被強迫走進圓場的中心。羣衆對我盲目的歡迎，祇有使我感愧。真的，我站在成千民族青年戰士的面前，更顯得渺小。然而，我却不願讓他們失望，我只好勉強鎮定了自己，正好像被送進了古羅馬鬥獸場與雄獅搏戰的勇士。幾千隻光亮的眼睛凝視着我，我要說些什麼才好呢？

我告訴他們：「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摧毀了我們美麗的校園，然而我們却在廣漠的原野上重建起戰鬥的大學！」

我告訴他們：「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使我們千萬的青年流亡，然而我們却在到處的窮鄉僻

壤上燃起了知識的火炬！

我告訴他們：「你們除了爲民族奮鬥之外，還要不斷的艱苦地向自然搏鬥。你們使我想起人類的祖先在開天闢地時代，怎樣征服自然的偉大生活。這種艱苦卓絕的精神和黨的鋼鐵般的紀律，正是我們未來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

他們給我的答覆是：震撼着山岳的歡呼。

運動節目在進行着——田徑賽，球類比賽，軍事演習（摹擬連隊的攻擊與防禦戰，攻擊連附有機械化部隊，在開闊的地形上進行作戰的情景）……

「我們要鍛鍊好健全的體魄，獻身抗戰！」——當一位女同志把紀念手冊遞給我題寫時，我留下這樣一句話。

他們這一羣，生活在大自然中，也教育在大自然中，生命在他們是更絢爛的火花。

八 日本俘虜

記得我第一次和日本俘虜的會見，是在山西趙城八路軍總司令部駐紮的一個小村莊裏。他們一共兩個人，都穿着中國士兵的灰布軍服，從外表一些看不出是敵兵。他們也雜居在農舍的一間外屋內，兩人合睡一張土炕，行動非常自由。住屋既沒上鎖，身上也沒帶錢鏰。那天，我去看他倆的時候，一位正出去散步，不久也回來了。在他們炕上擱着幾本中日文的書籍，還有吃剩下的兩隻饅頭，兩人都是日本勞動階級出身。一個是木匠的，告訴我，他對中國軍隊這般的優容款待，真出乎意料。他從前很想回家，但恐怕回家後，就活不了；他們現在替八路軍做對敵宣傳的工作，因為精神與肉體上都感覺自由，也不再作思鄉之念了。

在延安，也有兩個日本俘虜。據說是從山西解來的，他們仍舊穿自己部隊的軍服，戴的也還是那頂鉢形的日本軍帽。他們也和在趙城的兩位俘虜們一樣的在中國享受自由。在延安，差不多人人都認識他們；因為他們天天在街上閑逛，有時和人混熟了，就跑到人家去喝茶聊天。頑皮的孩童，有時跟着他們後面追着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鬼子！」他們却一點不惱，回過頭和孩子們笑着用生硬的中國話說：「不要打倒我們，我們是日本的勞苦大眾，我們應該大家聯合起來，打倒日本軍閥！」

有一天，抗大舉行「戰利品展覽」，這兩位「日本同志」也光降了。眼看着那些殺人的凶器，可笑的符籙，黯淡的旭章旗，與死亡的戰友們的日記和遺物……在他們胸頭燃起了憤怒的火，咒咀着軍閥，更懷憶起海那邊的父母妻孥，禁不住流下兩行熱淚。在來賓題簽簿上，他們留下這樣一句話：「戰利品充實驚嘆！」

張慕陶在臨汾就逮的消息傳到延安的時候，全城正熱烈地舉行盛大的反托民衆大會。在羣衆一片誠摯的歡迎愛護，以及幾千條喉嚨雷吼着：「請日本同志演講」的要求下，××××××同志（這裏我經他的請求，必需替他隱匿姓名）含笑登台哩。

——「中國同志們！」這樣親切的稱呼，激起廣場上千萬羣衆更熱烈的歡呼。

——「我們，中日的勞苦被壓迫大眾們，緊緊地攜起手來，共同打倒暴戾的日本軍閥吧！日本的民衆是站在你們一邊的。革命的新日本就要產生了……！」

我第一次聽見敵國的民衆，也說出這樣像我們自己所要說的話！

九 三仙園

陝北人吃的是一向很苦的。鄉下的農人，平常每餐只是沖些鹽湯送小米飯。延安雖說是府城，可也沒什麼好吃的。邊區政府的工作人員和抗大陝公的學生，都是每日兩餐小米飯，和兩味素菜，像胡羅、蘿蔔菜之類。菜裏很少油水，只落一點鹽，醬油是沒有的；而且菜蔬洗得不乾淨，菜根裏還含着許多泥沙，嚼在嘴裏的味兒真不好受。有些學生告訴我，他們半個月才有一回豬肉吃，所以平時心想吃些葷菜，便合夥湊錢上館子大嚼一頓。四五個人，點上三四樣菜，沽一斤白乾，吃得倒挺熱鬧。飯飽酒醉，然後引吭高唱，一路踉蹌趕回宿舍。有時誰家裏匯了錢來，大家幾個要好的同學便強他請客，叫作「打土豪」。這本來是一種名詞的濫用，正如同把「打遊擊」用到戀愛上面一樣。

大館子除了官辦的合作社，便推三仙園。三仙園的拿手好菜是炒肉絲，炒雞蛋，燒豬肝，白菜豆腐湯。像這樣普通的菜，每件至少二角五分。魚很貴，像貓兒魚那樣大小的鯽魚要一塊錢，因為魚是從西安轉運得來的。我們因為怕上合作社，累邊區政府來惠鈔，便情願自己化錢進三仙園。又因為貪圖便

宜，每飯總點炒肉絲，不就是炒肉片，再加上幾個饅頭，就算一頓飯。來得久了，漸漸和主人混熟起來。我們一去，如果是在晚上，他照例笑嘻嘻地點上一支洋燭，然後從鍋裏揀一盆熱饅頭放在桌上，也不問點什麼菜，不久就端上我們天天吃得那些菜來。

據說，延安從前的生活程度極低，雞蛋一塊錢能買七八十隻，如今大約是三四分錢一隻。白糖要八角一斤，因此糖製的糕點茶食像蜜餞菓，糖蓮，八寶飯，這些食品都成了奢侈食品。偏偏溫澤最淘氣，有他一起吃飯，他總是毫不客氣的先點上一碟八寶飯，單單這樣菜的代價，已足我們一餐飯的用了！

陝北是一個特殊的社會，舊習慣上沿用的許多對人的稱謂，這裏頗有些興革。對於一切人，這裏祇有一種稱呼——「同志」。在飯館裏，自顧客到侍役，大家都以同志相稱。譬如，我們要喚堂倌添飯加饅頭，就喊：「同志，添飯！」「同志再來些饅頭！」因為這種稱呼太廣泛，有時常常弄錯意思，所以後來也不得不加上「堂倌同志」來表示邏輯上的「特稱肯定」的語氣。然而，這總究是太滑稽了吧？

「堂倌同志」曉得我們這些「外賓」是吃不來壞菜的饞嘴人。一天竟樂得如報喜訊似的來告訴我們，飯店裏新到一批「特殊美味食品」，請我們嚐新鮮。細看所開的單子，原來鹹魚，乾筍菜，花

生糖，鷄蛋糕，也算是「特殊美味」有一次，在陝公消費合作社門口貼着一張紅紙廣告，大書：「本社新到陝北奇異食品一種」一看原來是「叉燒」

在毛澤東先生請吃飯的宴會上，我們竟發現鵝蛋和海參，這真太隆重了！

又一次，洛甫先生約便飯，桌上竟會有火腿；後來我告訴金城、祕書、金同志驚訝的說：

「火腿？我們的耳朵有幾年沒聽見這兩個字哩！」

十 晚會

延安的夜披着冷靜的帷幕，除了有月光的晚上，街巷總是黑黝黝的。窰洞裏的燈火和遠天的星斗混合一片，射在延水上，映出萬道金蛇。清涼山上的佛殿蒼松，像一幅深淺相宜的玲瓏的墨畫。在這詩意的夢境裏，正展開延安生活最緊張的一幕。學校的一角上正舉行熱鬧的小組學術討論會。政府機關的救亡室內，正由首長領導會議工作的檢討。拘留所外的土坡上，囚徒們靜聽着時事演講。除了睡眠與休息之外，延安的時間是沒一分鐘消耗在弛懈浪費中。然而，這並不是說：這裏人們的生活完

全是嚴肅刻板的。相反的，人們工作完畢，更需要健全的精神上的調劑。這座山城裏，既缺少摩登的電影院，跳舞廳；又沒有溜冰場，彈子房。他們心上所期待的，就是一個快樂的晚會。

從前的一座天主堂，現在改作邊區首府唯一的公共大會場了。晚會便時常在這裏舉行。抗大當局爲調劑我們幾天來的奔波，或許是怕我們沒地方跳舞行樂吧，特地在運動會閉幕的晚上，招待我們參加一個盛大的晚會。

晚飯後，招待員領我們往會場去。這時到會的人已經很多，把小小的禮堂擠滿，只有台口三五排還騰空留給我們這些來賓。抗大、陝公、黨校的學生們，各自分據一角，互相謳歌合唱，此起彼落，循環不絕，如同運動會上雙方啦啦隊的吶喊助陣。台上的節目雖還未開始，台下的空氣却已經夠熱鬧緊張。差不多沒一分鐘是冷寂的。

「請陝公同學唱歌！」

陝公同學們合唱了一支「祖國進行曲。」

「請抗大第×隊同學唱歌！」

抗大第×隊的同學們，從長凳上站起來——

「前面有東北義勇軍，後面有全國老百姓……」

會場裏的人是不許有一個純粹的觀眾。凡來看晚會的，都必須自己也參加台下的表演。當觀眾們親切地向我們這些低能的來賓要求唱歌時，我們真惶恐無以自處。唱什麼好呢？所有流行的革命的和救亡的歌曲，將近被大家唱遍了。抄舊調一定要被他們笑話的結果，我們是唱的他們所不聽得的「民族總動員」。這樣我們就是唱脫了節，他們也無從查究的吧？

我從紅幔底下擠進後台，在化妝室內找着左明，藍蘋，李琳，朱光這些劇壇上的老朋友。大家握手着手，異地重逢的欣悅是說不出的快感。左明還是那般瘦削，他的肺病自來到陝北後，竟然漸漸痊癒。在這一羣中，他算是最努力的一個。藍蘋和李琳，活潑矯健如故，身體比從前堅實得多，她們臉上都浮着紅潤的光彩，這絕不是化裝的油彩呢！朱光現在是邊區劇運的領導者，他還那樣的年青煥發。

延安的舞台同志們發明了一種簡便的照明燈。這裏因為沒為雷，他們便把一盞瓦斯燈懸在空石油箱裏，借作 Spot Light 用，倒也能操縱自如。

游藝的開始是一幕蘇聯新型的舞蹈——「快樂的集體農莊員」。

接着話劇上場了，這是集體創作的三幕劇「血祭上海」，描寫上海戰爭中工人階級怎樣促動

一個做漢奸的中國資本家的眷屬，共同起來撲滅漢奸，幫助抗戰的完成。劇中包含新的倫理觀念，而避免挑撥階級鬥爭，妨害民族統一陣線的內容。左明在戲裏是一個大漢奸，藍蕪、李琳是他的妻女，他們演得都很成功。大約因為這劇本還是出之外來的作家們的手筆吧？牠還不如我們理想中的一個最完善的藝術作品。至少，這樣的戲，只有智識份子才能懂。革命的戲劇，似乎應該更通俗而深入一點。然而自從離延安後，我就不曾有過使我比這次印象更深的晚會。

十一。鬧元宵

上元節燒燈故事，多出佛書，唐以後漸成風氣，西京新記載：「京師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日夜，赦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上元詞云：「金吾不禁元宵，漏聲更莫催曉。」又古詞云：「況今宵好景，金吾不禁，玉漏休催。」一直到了北宋末造，金人入寇，外侮日深，國勢在弱的時候，而京都的上元風光，依舊是「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然而，這比起盛唐時燈夕的侈靡情景，已經算是簡單的了。

那天晚上，延安大街上兩旁的店鋪都在廊簷下紮彩張燈，過了酉刻，索性連門板也掩上，在門口列着幾排長凳，留作觀燈的座席。我們從城外回到旅店，正想走出去吃晚飯，招呼店夥替我們鎖門，誰知他們也都去看熱鬧了。飯館灶上封着火，滿街全是看燈的人。我們既無處找飯館果腹，祇好也跟隨衆人後面，忽南忽北，恭候花燈行列的過市。

朝代幾經變革，而民間的習俗還是舊制不廢。在長安的幾天，入夜後街上已經有些「燈燭熒煌，鼗鼓間作」的元宵風光。鄭伯奇告訴我，這是西京一帶相沿的風俗。想不到延安後又在這烽火中的邊城，重見太平盛世午夜笙歌春風燈火的舊日遺跡。

一羣小孩擁着三五個開道的鑼鼓吹打手，走向我們立的地方來。後面便跟着許多花燈和雜耍，以及絲竹管絃，高蹺，舞獅的演技者。花燈好像並沒有江南所梨的美麗。舞獅的技藝如果和廣東的比較，也未免是小巫見大巫。祇是高蹺到還可觀，蹺棒約有七八尺長，蹺蹺的孩子走路快的時候，連我們兩條腿也追不及。音樂總嫌太單調些，老是「烏拉烏拉」和「咚咚匡」的交響。尤其是幾個壯漢所扮的鄉下婆娘的姪妮模樣，臉上打滿厚厚的白粉，學着三寸小脚的蓮步，看了真叫人想嘔，可是老百姓却最愛這一套，逗引他們笑得合不攏嘴。我不喜歡秦腔，牠的聲調太高亢刺耳，而缺少韻味，聽來總

覺太不舒暢似的在西安時，曾經到易俗社聽『陝西梅蘭芳』王天民的戲，就不會給我什麼好感。這次延安鄉下人廝表演的是一套男女調情的俚詞。他們三百多天來積壓的苦悶，都在一個晚上發洩盡。延安民間的空氣，在平時是沈靜的，只有這一夜才是活躍而狂縱的。

夜闌人靜後，大街上文恢復往時的岑寂，剩下清涼山上那一輪孤獨淒清的月，照着古老的城壕，和一個懷鄉病的旅人的心。兒時的夢憶中的情景，又在眼前閃現着，但是那可愛的魚米之鄉，今夜却在敵人的鐵蹄下被蹂躪着呢！

十二 上帝的子民

從前法國救國時報有一位記者，曾經到赤區去訪問當時蘇維埃中央醫院的院長傅連璋氏，後來便發表過一篇很生動的通訊，記述一個信基督教的醫生在中國紅軍內十年來的經驗。我到了延安以後，忽然想起這位虔敬的上帝的子民，一面就探詢他的下落。有人告訴我，他同紅軍大隊由江西一路隨征，跋涉二萬五千里，現在也平安的來到延安了。我聽見這消息，真高興極了，恨不得立刻就找

着他，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來表示我對他的敬佩。恰巧，這時國聯衛生醫官葉墨博士來陝北考察衛生醫藥狀況，傅氏忙着招待客卿，我也天天奔波不定。把這事竟就擱了多日。

有一天早晨，我們上邊區醫院去參觀，傅氏出任招待。我們畢竟會見了。

傅院長是一位身體頹長而面貌清癯的中年人，在他的說話中仍舊含有輕微的福建的鄉音。他領導我們各處參觀，從病房，診療室，手術室，配藥間，一直走到他的辦公室兼臥房的密洞。這些密洞佈滿了半座嘉積山，從最高的密洞口外可以俯瞰整個的延安縣城。

傅院長告訴了我們陝北民智落後，科學設備欠缺，和醫院慘澹經營的艱苦情形。

這裏的老百姓是從來不知道醫藥的作用的。他們不相信醫藥可以治病。他們有了疾病，祇是用原始的方法求神問卜，燒符籙，吃仙方。每年不知有多少活生生的人，枉死在這不必要的犧牲之下。傅氏拿基督傳教的精神來說服愚昧的民衆，在他們中間撒播下科學的光明種子。可是，這裏的情形困難，真不是外界所能想像的。要一粒金雞納霜或阿斯匹靈，也必須往八百里外的城市輾轉輸運進來。許多疑難的病症，因為醫院沒有良好的設備，不能用最妥善的方法來醫療。這裏沒有電光，沒有太陽燈，物理的治療和病象的解剖，根本沒有辦法。而且，醫院對一切病人都予以免費，邊區政府又那樣

的窮困，傅氏却不顧成敗，利鈍，堅苦的奮鬥下去，這種偉大的精神的動力，就是他那博愛的宗教的熱誠和信心。

我不能說傅氏僅是邊區唯一的基督徒。不過，基督徒在邊區地方却的確很少。傅氏不像那些做帝國主義先鋒的宗教牧師，替主子執行命令，麻醉殖民地的大眾的意識。他不利用他的職務來宣傳宗教。宗教信仰僅然是他個人的事務。

他說：「我在關建做醫生的時期，我替國民黨軍隊與紅軍一樣地服務。但因我出身於貧寒和被壓迫者之家，所以我同情於共產黨。我覺得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裏，並沒有和基督教義衝突的地方。我參加紅軍工作這許多年，到現在還是一個基督徒，而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相信祇有實行共產主義的真髓，纔能實現耶穌基督博愛平等自由的理想。」

後來，我的一位同伴犯了感冒症，傅院長立刻趕着夜晚進城來親自診視這不要緊的「微恙」。我也更知道了一些關於他的生平。

說起傅氏的參加紅軍，真是一樁有趣的事，他原先在汀州創設醫院。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時，頭一批革命軍經過汀州。在這個軍隊中有憚代英、葉挺、賀龍、林伯渠、朱德、郭沫若等人。他們在傅氏的醫

院內留下三百個傷兵。後來國共分裂，剿共軍事時期，國軍便常時把傷兵送到他那裏去醫。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毛澤東由井冈山率領軍隊到汀州來，他們隊伍裏發生天花，但全隊沒有一個醫生。朱毛命全軍在他的醫院內種痘，並且治愈了很多受傷的紅軍。他因此漸漸了解紅軍的情形。等到紅軍退出後，情勢更易，當局便要嚴重查辦他。他說：「我做醫生，對任何病人都一視同仁的，我是基督徒，對任何苦難的人，都博愛無偏的。」結果，當一個陰歷新年之夜，國軍包圍了他的住宅，把他的堂弟和姪子捕去殺斃，罪狀是「共產黨」。他因為在當地的聲譽很好，得以暫免於難。可是，不久這位忠厚的傳醫生不得不在一個深宵偷偷的溜進蘇區，追隨他那理想中的光明去了。他的醫院產業被充公，老母和妻孥都被扣押，剩下一個孤零的人漂泊在外。他臨走時，還欠了人一筆小小的帳目，直到如今未能清償，這是他生平自引為遺憾的一樁事。

十三 「禮拜六」

在邊區，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大家都有獨立的工作，大家都為民族服務，共同負起抗敵的使命。

婦女不再被禁錮在家庭的狹小的樊籠裏。她們走出廚房，也像男人一樣地以智力與勞力獻役國家。這裏，每個女性都是挺起胸脯的中國新女性。除了女性生理上的弱點是無法克服的而外，男女真是再沒有別的畛域。

外邊有人誤會邊區的男女關係，一定是很隨便的；以為大家拉拉扯扯便為夫妻，吵吵鬧鬧又散了夥。從前，蘇聯當革命初期時，有所謂「一杯水」的故事。這就是說，男女的關係簡直隨便得如同一杯水，大家如果高興都能任意喝。當然，這種情形在邊區和過去的蘇聯，都是不能免的。有些淺薄的人將戀愛看作兒戲，以為隨便的離合是「自由」是「解放」，而謬指結婚生活是資本主義社會私人佔有的行爲。因此，今天和這個好，明天又和這個惱，惱了再和別個好，而美其名作「戀愛的遊擊戰」。這種放縱的行爲，現在已受到嚴厲的指摘了。固然邊區的女性都是前進的，熱情的，豪放的，和愛好自由的，但是牠們並不像外邊人所誤解的那樣「隨便」。

結婚的手續的確簡單而不拘形式，男女雙方祇要互相同意，便可以向政府登記，結為夫婦。他倆或許因職務的羈絆，不能天天在一起；所以，平時是勞燕分飛，各人每晚住在自己工作機關或學校的宿舍裏，唯有禮拜六的夜晚，纔允許他們在外面過夜。這一晚，真如同「一刻千金」的「春宵」。

在延安，人們很少有單獨的臥室。這禮拜六夫婦團聚的地方，有時不得不假借旅館哩。我們住的那另小客棧，每逢禮拜六，總是「客滿」。入暮時分，看見遂對成雙的攜手入房吹燈，第二天清早又依依握別的各自走了。老延安告訴我，這便是「禮拜六」的故事。噫，「禮拜六」竟變成了代名詞！

木刻家溫濤的夫人在抗大讀書。每逢禮拜六黃昏的時候，這位獼猴相的矮個兒藝人，便偷偷獨自溜到抗大校門口，等待他的夫人。有幾次，我們晚上去，找溫濤，都撲了空；一查日歷，原來正是禮拜六！溫濤也倒直爽有風趣，他不諱飾昨晚的事。我們在禮拜天早上看見他那副萎靡的神態，便和他調侃：「昨晚晚上，又「禮拜六」了嗎？」他們夫婦倆祇是吃吃的笑個不停。溫濤又告訴我，禮拜六的下午抗大後門口總站着一串等老婆的漢子，據說抗大政治部主任某君有一回竟站着等到天黑。

延安本是個風氣閉塞的邊城，老百姓看不慣這種年青男女的「開房間」，頗有些閒話。後來一經解釋，方知道原來是那麼一回事。

可是，「禮拜六」的意義，並不僅限於男女關係的事。另一面，却是一件極莊嚴的工作。原來，邊區政府為激勵抗日出征軍人，在他們走後，特規定星期六為代耕的日期，動員機關服務的職員利用這半日空閑為他們執役。另外，所有政府與黨的機關和學校，也規定禮拜六舉行一週工作的自我檢討

會，或學術小組討論會。

在一個小小的宴會上，我打趣地問金秘書：

「延安有句流行術語：『禮拜六』，這究竟是什麼玩意兒？」

金秘書立刻擺起一副正經面孔——

「是的。在禮拜六這天，我們下鄉替抗日出征軍人代耕。」

「還有呢？」

「我們舉行一週工作檢討或小組討論會。」

「還有呢？」我狡黠的追問着。

「還有……還有……那沒什麼了！」他漲紅着臉，怪醜醜的，吞吞吐吐說不出口，我向他扮一個鬼臉，大家禁不住都噗哧的笑了。

十四 尋找「叔孫通」

共產黨員對於虛偽的儀式的確是毫不重視的。可是，他們待人却比任何人都要真誠坦白。斯諾的西行漫記裏，曾記載他和共產黨要人一起賭撲克的趣事，又說朱德怎樣和士兵一塊兒打籃球，毛澤東怎樣晚上跑到熟人房間裏撿起腿坐在坑上閒談。這些事我相信都不假。

在瀘關時，一位中央社的記者告訴我，他去訪問朱德的時候，在司令部首看見一個伙夫模樣的士兵裝束的矮個子在那裏踟躕，他向守門衛士說明要謁見朱德將軍，衛士順手一指說：「這便是朱總指揮。」他竟吃了一驚。是的，朱德的外貌並沒有使人一見就能辨別出來他是統率十萬兵馬的司令官，他既不穿華美的軍服，在領上綴着三粒金星，又不御軍官武裝帶和長統皮靴。風儀雖不寒酸可憐，却也並不氣宇軒昂。自然，這是太沒一點官架子了！

毛澤東先生也是一位落拓無羈不修邊幅的人。他一向愛着粗布短裝，長了一頭的蓬鬆亂髮，好像從來也沒理過髮似的。他常常喜歡在會場中雜坐在民衆或士兵中間。說話總是那般和藹，一些不擺出長官的身份。就是在演說中，也還要打哈哈和聽衆逗趣。

康生先生（中共重要領袖之一）在成千的羣衆面前演講時，嘴裏甚至仍舊含着紙烟，一邊吸一邊說。

其餘，如高等法院院長和各廳廳長，當我們約定時間去訪問他們的時候，他們竟不惜「移樽就教」，晚上從城外來找我們談話。

在延安，有時晚上閒着無事，我便到賓館去找從漢口來的×××學校，××××考察團的人談天。有位老先生，從前幹過幾任縣長。做官倒有相當的經驗，自然察物理事是不會錯的。我忽然一時興起，和他討論考察陝北的印象。這位老先生雖然成見很深，而且自有其不同的政治立場，可對於邊區的設施，也不能不加以首肯。

他說：「這裏有樣好，就是做官的毫無官架子。譬如小兵見了官長，或者小職員見了毛澤東，就是那樣隨隨便便，無拘無束的，要說什麼就敞開說。要是在我們那邊，哎——不用說別的，下司見上司真像老鼠碰見貓，還談別的！」

他把臉繃得死板板的，表示嚴肅，也表示崇敬。

「但是，話說回來，這時候他們還未得天下，當然不便稱臣道孤，嚴律上下。一旦到了……哈哈……那時，我看總還得需要找一個叔孫通。不然，也太不像樣呀！……」

「古來英雄出身草莽的本很多。劉邦做亭長的時代，可以滿嘴『奶奶格雄』不打緊，祇是大大位

既承之後，就不得不定朝儀了啊！哈哈……」

我沒有答允，也不好答允，只得認這位老先生的跋涉千里算是白走一遭哩！

李六如先生（毛澤東的秘書長）有一回問我：「你們外邊對我們共產黨的印象，究竟如何？」我說：「外邊很同情你們。」他說：「現在問題不在同情不同情，而在了解不了解。」

真的，不從理論的基礎來了解一種社會制度，單憑情感的好惡來作皮相的觀察，始終不免要鬧出「尋找叔孫通」這樣的笑話的！

十五 悲慘的故事

延安北門外，依着山麓是一片廣漠的草場，零落的荒塚和斷碑殘碣，湮沒在榛蕪的衰草裏。當日薄曦熾的時候，山中起了數聲寒角，牛羊也踏着斜陽歸去了。粗野的牛鳴，溫忒的羊啞，再夾着清脆的鈴聲，攪拌着山野人居的炊烟，邊城的蕭索，使我想起前人戍邊的勞苦。這時，寂寞響着我的神經。

當宋季西夏強大的時候，范仲淹和狄青都曾經駐守在延安。范文正的漁家傲，秋思一闕云：

「塞下秋來風景異。衝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而今呢，燕然雖已久滅；可是中原的烽火又起了，大漢的苗裔重負起干戈衛國，我們的熱血又沸騰了！

清涼山上的古剎，頹喪地俯瞰着這怒吼的古城。古城的肚腹裏擁着萬千活躍的青年，然而在古剎的屍骸內呢？却祇剩下剝蝕的碑碣，銘刻着前人詩酒流連吟哦行樂的勝蹟，和那座圯敗的山門中四具猙獰的金剛而已。大雄寶殿裏燃着幾枝微弱的燭光，這不是敬佛的香火，因為這裏早已改作印刷工廠了。印刷機的軀軀不停地轉動，生產着文化的種子。工人們汗流着，汗珠滲滴進膏厚的油墨裏，培養出智慧的果實。如來佛闔着眼，安詳地靜坐在蓮座上。的確，他在這偉大的現實面前是無法睜開眼睛的。哦，人間的極樂世界更何需到天上去尋？

走過那冰河，陝公有同學指着一處沙灘亂石告訴我，那就是一幕情殺悲劇中劉茜濺血的所在。我的腦中浮起兩個人的影像——一個是陝公的女生劉茜，一個是紅軍的老戰士黃克功。他倆原是一對戀人。後來劉茜對於黃克功的戀愛感覺厭倦了，她便離開了他。劉茜坦白地告訴他：「我不

能愛你，請原諒我吧！可是，黃克功依舊緊緊地躡着她。在一個黃昏，血紅的太陽吐着可怕的光芒的時候，黃克功懷了一柄匕首，俯伏在亂石背後，等候她的路過。她果然來了，黃克功臉上泛着凶光，血管強的要爆裂，像餓虎撲羊似的，一手擒住了她。他用顫動的聲調問她：「你果真不愛我了嗎？」劉茜的眼睛無神地瞟着他，冷漠地搖着首。他恨極了，咬住牙，從懷裏拔出那柄鋒利的匕首，一手扼緊劉茜的咽喉，熱血像泉湧似的從那裏噴射，沿着那爆出青筋的粗腕流下來，潑入冰寒的延水……血紅的太陽向他們睜着最後的一眼，便向山後逝去了。

劉茜的屍體靜靜地躺在沙灘上。延水淨涼地從她腳邊流過，低吟着悲哀的喪歌。

邊城裏突地起了騷動……「兇手是誰？」

不待這答案揭曉以前，黃克功頹喪地走進法院去自首了。

在人民公審的一天，兇手向羣衆發出最後一次的呼籲。他說：「我殺劉茜。我知道我犯了怎樣的罪。但是，請你們念着我十年來在紅軍中奮鬥的戰跡，給我一條自新的路罷！我並不畏死，可是我却情願死在戰場上。讓我的血流在敵人面前吧！把這顆結束我的生命的子彈，用來射擊我們民族的敵人吧！」

誰都被感動得流淚。審判員退席集議後，又魚貫的出來了。

法院院長雷勁夫莊嚴地站起身來，從他嘴裏吐出鐵一般的宣判的主文——

「黃克功殺人，應處死刑！」

黃克功懊喪地垂下頭，隨着押解他的軍隊走出了公審的廣場。幾分鐘後，一聲清脆的槍聲，傳進幾千羣衆的震顫着的心弦上。正好像這子彈打中了他們自己的心房。有人胆怯地哭泣了。

洛甫先生代表黨中央說話——

「各位同志：黃克功的死，在我們黨是損失了一位英勇的鬥士，而且是一位過去十年來曾經爲主義奮鬥的好青年。然而，他現在竟犯了一件不可赦免的罪行，他殺了他的同志，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已經不再是過去英勇的黃克功同志了。他忘了黨的主義，他背棄了羣衆。殺了一個優秀的黨員，便是減少自己陣營中的實力，也就是替敵人幫兇殺害同志。如果，他今天所殺害的是敵寇，漢奸，托派……當然，我們無判他罪刑的理由。但是，現在我們又不得不忍痛地用一粒子彈結果他的生命了！」

「戀愛是基於雙方同意的自由行爲。強迫，威脅，甚至用殘忍的手段去脫奪對方的生命，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反動意識的作祟。這絕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行徑。」

「在這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頭，希望我們的青年們不要把精力浪費在戀愛的糾葛上面。不談戀愛自然是最好。否則，如果戀愛的事情不能避免，就應該循着正確的觀念去發展。」

掌聲結束了他的訓話。

我望着那默默地延水，身邊還彷彿縈繞着朦朧的掌聲。

去罷！讓這一切成爲死去的陳跡罷！

十六 鎗斃張慕陶

大街上起了一陣騷亂，人羣如潮湧般地在石板道上奔跑。悠揚的軍號，鑼鼓的鏗亮，人聲的吵鬧……混雜成一片。行列走到鐘樓底下的十字街口便停住了。圍在羣衆的核心裏的是一個反綁着的西裝青年，背後高插着一支標，寫着：「鎗斃漢奸托匪張慕陶一名。」八名執鎗的武裝兵士包圍住，把槍口的刺刀直對着他的胸口。一個執刑官模樣的軍人，高站在凳子上，大聲向羣衆宣傳——

「同志們！托匪的首領張慕陶現在被我們逮住哩！托匪是破壞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最大敵人。」

他們執行日本帝國主義主子的命令，幫助滅亡中國。他們反對抗戰。他們離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合作。而張慕陶呢，便是托匪的頭腦！在山西，他做日本的好細，陰謀反叛閻司令長官，並且破壞八路軍的名譽。現在，張慕陶已經被山西民衆拘捕起來，押到延安。我們爲使民衆認識托匪張慕陶的面目，特地綁起他來遊街示衆，一會兒，我們便要鎗斃這漢奸好了！……」

空氣緊張到萬分，人拚力要想向圈子裏擠，細細地將張慕陶的風采看一個清楚，幾次都被武裝的士兵用槍桿擋住。遙遠的，只眺見那反綁着的青年，這時惘然的垂着頭，臉頰上還沾着血漬，衣服被撕得粉碎，羞澀地用那雙無神的眼珠，睜視着羣衆。

「同志們，我們再清算一下托匪張慕陶歷年的罪狀吧！」
又是那軍官高亢的喉嚨發出的呼聲。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張慕陶……」

「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張慕陶在東北……」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戰事，張慕陶在上海……」

「一九三七年，抗戰發生，張……」

「一九三八年，張慕陶在山西臨汾做日本的間諜……」

軍官說完了話，用力的舉起手來敲。掌雙手在空中劃了一個圈子，意思要激起羣衆的附和。羣衆中間立刻直覺的劈劈拍拍鼓起掌來。騎在大人肩膀上看熱鬧的孩子們，瞪着兩隻烏溜溜的大眼。

軍號又響了，張慕陶被押解走出北門。沿途有武裝的隊伍，森嚴的監視着。這情形好像是防備有人劫法場的神氣。孩子們最愛看熱鬧，囉哩着跟前跟後的奔跑着。人羣後面揚起一片塵土。

「看殺人呵！……看殺人呵！」

又走了一箭地，大家全停住了。四面是曠野，大約到達行刑的場合了吧？

我槍步走近軍官的面前，先打一個招呼：

「同志，我的同伴想替張慕陶照個像，行嗎？」

軍官忽然笑了。這真使我莫明其妙起來。

「同志，這個人不是真張慕陶。張慕陶現在還押禁在臨汾。我們現在是一幕化裝宣傳呢！」

我沒有法子不笑了。這真是一幕緊張的戲劇。我們竟被蒙蔽，上了一次大當呢！

「是的，張慕陶被捕的消息，昨天方才傳到的。怎麼人今天會這樣快就押解來延安呢？」我的神

志漸漸清醒，自己這樣忖思着。

扮假張慕陶的「角色」這時也卸下裝，用溼毛巾拭去臉上的「血漬」，有人開玩笑，用刀片在他額子上摸了摸，他嚇得吐了吐舌頭，扮着鬼臉揚長而去了。

我進了城，又看見一個農民模樣的人，像牧師傳道似地挨家向人宣傳張慕陶被捕的事件。許多老太太圍繞着他，像聽書一般發生興趣。

在民衆補習班課堂上，一位女教員也正向學生報告着這個「喜訊」。

迎面來了一隊人，又聽見喇叭和鑼鼓的聲音。

「大約『張慕陶』又出現了！」我笑着指給同伴們看。

十七 陝公的一夜

陝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先生派兩位同學來客棧，請我們晚上去參加他們的歡迎會，同時更舉行陝公師生反侵略大會。

陝公在東門外，離城二里左右，原址大約是一座兵工廠或修械廠。房屋顯得很零碎而殘敗。因爲上課原在露天，寄宿也在窯洞裏，所以屋宇的豐陋倒無大關係。校門口是一排棚戶，像國內各地學校的習慣，這都是些飲食店。

我們去的時間太早，太陽還未落山。歡迎會的鐘點規定晚間六時半。閒着沒事，便循着山徑，在土丘上往來，有時走過學生宿舍，就順便進去觀光一番。住在窯洞裏過日子，並不像理想中的豬圈生活。洞是沿山勢鑿的，也有門有窗。窗上糊着桑皮紙。泥牆也塗上白粉。光線相當充足。床當然沒有，大家睡的是道地的土坑，上面鋪了蘆席，各人再墊上自己的被褥，像軍隊一樣地疊成方角形，整整齊齊的列成一排。女生天性比較愛美，她們的窯洞多一點裝飾品。這也不過是在牆上黏些馬克思與列寧的剪影，和青天白日與鐘錘紅星的黨徽罷了。至於像好萊塢電影明星克拉克蓋博爾或珍妮麥唐娜的照片，以及「夜巴黎」香水精，「瑪克斯費陀」的面粉，這裏是沒有的。

走過第七隊學員的救亡室，這是比較寬大的一間窯洞。壁上懸着許多統計圖表，這頓時吸引起我的興趣。第七隊共有一百二十餘人，下面是幾個有趣的統計。雖然這不能代表陝北公學整個的情形，至少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

戰鬥中的陝北

文化水準統計

自修.....五人

小學.....一〇人

初中.....三四人

高中.....四三人

專門.....二〇人

大學.....一六人

年齡統計

一四——二〇.....四五人

二一——二五.....五七人

二六——三〇.....一九人

三一——三五.....五人

性別統計

女.....三一人

男.....九五五人

籍貫統計

江蘇.....一七人

陝西.....二二人

河北.....二二人

浙江.....一一人

山東.....一一人

四川.....九人

河南.....九人

東北.....九人

山西.....八人

廣東.....六人

十七 陝公的一夜

戰鬥中的陝北

四八

湖南.....五人

廣西.....四人

湖北.....四人

安徽.....三人

貴州.....三人

江西.....二人

察哈爾.....一人

朝鮮.....一人

暮色漸漸沉下來了。山脚吹着號聲。一隊學生負着小板凳，列隊走進廣場。大會似乎立刻就開幕了。我們疾步奔下山。在一座臨時戲台前，列着U字形的長桌，上面放着一堆堆落花生、牛奶糖、瓜子，和旗牌香烟，這些食物都不用磁碟盛着。邊區的作風一向是如此簡樸實際的。

反侵略大會在雄壯嘹亮的「國際歌」中揭幕。

以後是演說.....演說.....演說。從六時半到九時半，時間飛一般的躍過。顯然的，有許多演說太

拘於形式，耗費了觀衆很多寶貴的光陰。

曠野的風吹得人怪不舒服的。

我仰望澄碧的夜空。北天閃耀着萬點繁星。大熊座的杓柄正指着東方；飛馬座和仙女座列成一
個大正方形；介在牠們之間的是 *Lacerta*，牠也向我眯着媚眼。

十八 托兒所

「我們這托兒所是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才開辦的。寄養的兒童僅十三個人，他們的家長都是抗日出征軍人。爲了經費問題，托兒所的規模很小。你看，祇有這兩間窰洞。到這裏來的孩子們，暫時限定幹部的子弟。真慚愧，我們的確沒力量把範圍擴充，來替民衆服務。」

S女士一口氣說完這一段話，她遞過一杯白開水給我，是孩子們盛牛奶的小杯子。

窰洞裏很溫暖，小煤爐上面放着一壺水，蒸氣氤氳地鼻繞着，壺蓋拍拍的響動。太陽從窗櫺晒進洞裏來，輕撫着安睡着的孩子們天眞的小臉。壁上的寒暑表，酒精的紅線正上昇到華氏六十二度。

「孩子們真可愛。每天看着這些小生命的跳躍，就在我心上活起新的希望。我好像在一個小天裏，護衛着民族的萌芽。他們的父母在前方殺敵，我必須好好的替他們代負起母親的責任。孩子們的笑，總是給我深厚的寬慰呢。」

「您從前做過托兒所的事嗎？」

「那是抗戰前在上海的時候，M同志。」

「那末，是市政府辦的第一托兒所，還是第二托兒所？」

「不，都不是。那是私人辦的，在法租界X×路一條小弄堂內一所二樓二底的房子。我們收受的兒童，大半都是工人和黨裏同志的。設備自然很簡陋，比不上市政府公辦的齊全。不過，上海的情形比延安又容易辦的多了。譬如，這裏買一切應用的東西和滋養食品，都極困難。小米大人可以吃，孩子們就消化不了。我們必須托人從西安採辦：罐頭牛乳（鮮奶是沒辦法的），代乳粉，藕粉，灰麵，餅乾，和大米。孩子們按照年齡，分配給他們食物吃。這裏最大的孩子有三足歲，最小的是六個月以上。統計起來：六個月以上，一歲左右的有五人；八個月的有三人；兩足歲的也有三人；三足歲的有二人。」

「三歲以上的兒童由誰管呢？」

「那是交給幹部子弟學校訓練。」

「一個孩子的費用倒不少呀！」

「是的，因此我們不能多收容人家送來的兒童。小孩伙食費每天規定八分錢，常時要吃些補品，像鷄啞，雞蛋啦，就得另外算錢。還有，保姆的費用，小孩衣服，毛巾，肥皂……處處需錢。所以，平均每個月小孩的經濟負擔，大約每月十一塊錢。」

孩子們午睡醒了，四處吵着哭聲。保姆把他們一個個抱在懷裏，搗去眼上的紗布（小孩很多患眼病的），用硼酸水澆溼藥棉，搽着眼角。一位女同志端過一鍋熱騰騰的大米粥，一勺勺盛入小碗中，加了些食鹽，就分配給保姆來餵孩子。孩子們看見吃的，都止住哭，呀呀地嚷着。當米粥送進口，小嘴便不住地翕動着，一切吵鬧的聲音都沒有了。

S女士站起身來去幫助她們招呼孩子完畢，又坐了下來——

「我們每天給孩子吃四頓。這就是：上午八點，十二點；下午四點，十點。下午一點至三點，是給孩子們午睡。平時，如果天氣好，不刮風，我們總招呼他們到露天底下晒太陽。大一點的孩子，還教他們做遊戲。」

山下有人高聲呼喚我的名字，我記起了這是約定時間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已經到了鐘點。我趕緊和她們道別，一路奔下山坡，同伴W和L正站在一塊僵倒的斷碣上不耐煩的等着我。

十九 歸程

庭院中榆樹的枯枝上，棲息着一對哀啼的鷓鴣，多麼撩人離緒呵！

延安：你笑着看我們來，又愁着送我們走。我真不忍就這般的離別了你。
我還記得抗大一位青年寫給我的小詩：

「我們終日裏，

跳躍，

歡呼，

奔跑。

沒有愁苦，

也沒有浮華的夢想。

在我們底

熱烈的胸膛裏，

祇記住

——緊張的學習！

舉着偉大的拳頭，

我們要掀起革命的洪流，

從這城池

改變大地的質量。

我們在工作中，

尋找真的快樂；

在實踐裏，

磨練我們的智能。

十九 歸程

戰鬥中的陝北

五四

大眾的行列，

用震撼天地的音流，

向世紀的高峰前進！

朋友，

我告訴你呀！

「我愛，

我愛延安，

我愛這座自由的城！」

他真寫出了我的願望。

我們終於無情的攀上車廂，「啣」的一聲走了，在身後留給你們的是一片迷茫的塵沙。

在離城一里半路途的田間，上來兩個商賈模樣的鄉下人，立刻被檢査哨的銳利的眼光擒住了，他們飛步追趕我們的車，車畢竟停住了，一查明這兩人是沒路條的，馬上就由哨兵將他們帶走，司機也受到嚴厲的警告。

「同志，對不起。我是不知道這裏的規矩，才第一回從西安來的呢！」司機惶恐地吐出這樣的遁辭。我知道，上次來的車，也是由他駕駛的呢！

司機的「撈外快」計劃失敗後，悻悻的開足速度走了。

同伴們一路上先後頭暈吐瀉，到達甘泉打午尖的時候，祇剩我一個人悻悻的吃着煮麵條。

到中|部，已經入暮。我們本來可以在這裏歇，但是，司機祇顧摸黑往前趕路。這樣又疾駛了六十里，在夜黑風高的時候，才抵達宜君。車頭兩盞乾電石燈，放出猛烈的白光，逼射着闔閉了門的城樓。我們避進護照，等戍兵驗明了然後才開城。這回是住在一爿新開張的飯館內，一張大炕上，可以睡二三十人。有些從南來的旅客，已經先佔據着一角，呼呼地酣睡着。屋子裏充滿了烟，是棗着燒坑的木柴，烟燻得人不住地噲咳，還有一股蒜鼻和汗酸味，往鼻孔內直闖。我不知道是什麼辰光入夢的。

第二天清晨，當乘客都上齊了車，司機才揉着惺忪的眼趕來。我們以為這就可以順當的開車了。哎，誰知還有一大段磨折呢！

「各位先下車！」司機伸了伸懶腰，等待我們的回答。

我以為車沒加油。可是，司機說完話後，便去招了幾名搬夫來。「這是什麼事？」我疑惑着。

「喂，什麼事呀？」一位軍人問。

司機傲慢地冷眼瞞着他，自顧打發伙子扛着許多口麻袋往車上搬，大家沒有人下車，麻袋只好擱在車邊。司機喝着伙子抬上車，因為沒人肯讓出地位，終究毫無辦法。

「喂，你們下來不下來，再不下車，車今天就不開哩！」司機火了，眼珠射出凶光，橫掃着每個人的臉。

「那末，你爲什麼早不裝呢，昨兒晚上閉着幹嗎的？等大夥上了車，又喊人下來，太不講道理哩！」司機的橫蠻，激起大眾的公憤。

我望着押車的兩位軍人，他們始終一聲未響。我憶起昨晚司機的大請客，也有這兩位，我又想起爲什麼司機一定要開到宜君才過夜。覺得事情好笑，而衆人又不堅持，我當然祇有屈服哩。

大家下了車，司機命令伙子把客人的行李，都堆在一邊，然後一袋，二袋，三袋……十九袋都裝上了車。司機唧唧咕咕地和一個商人耳語，商人偷偷地掏出一捲鈔票塞進司機的衣袋。司機臉上浮着勝利的微笑，車現在開動了。

有人從麻袋的隙縫張見裏面的玉蜀黍。麻袋承受不起人的壓力，玉蜀黍像沙一般的從裂罅中

傾寫到車板上。等到晌午，我們抵耀州的時候，剩了半車玉蜀黍和十九隻空漚的麻袋。

到了西安，我將行李卸下來。被包，面盆，漱口盃，皮鞋……裏都有一粒粒琥珀似的小圓珠。（完）

譯文：西北特區特寫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 *Nym Wales*

延安是那流動的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這一個位置在陝北的古城，它的歷史陳蹟本來就很有趣味，但當然是從來沒有像目前所遭遇的一切那麼地奇怪的。因為在延安，在這平凡的歷史過程中，正演進着一件很平凡的事——全世界第二個穩固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從事於人類社會罕見的十年苦鬥，犧牲了百萬人的生命以後，竟然爲了抗敵救國，自動地把蘇維埃名字取消了。

我現在是在延安的一間小房間裏寫這篇文章。目前，延安縣正在舉行着中國空前未有的第一次的民主選舉。這一個選舉自七月十五日開始，要到十月底才結束。當所有西北各蘇區的選舉結束以後，中國的蘇維埃即將撤銷，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將改稱爲「陝甘寧三省邊區」了。

我偶然從那紙的窗格的破孔中望到天井裏，看見那位從秘密警察局派來的護衛，正在很小心地用手指撫摸着他新備的國民革命軍的帽子，磨擦着那青白色的斑駁徽章。很顯然地，他是在追念着他那破破的舊的布質的「紅星」，那是從江西長征以來他一直備帶着的。當這顆紅星破碎得不能辨認的時候，他總是自己把它補好。但是，這裏已再不能看見紅星了。即使是朱德，也戴着國民革命軍的帽子。史沫特萊也一樣。整個中國紅軍現都穿着由南京發下的國民革命軍制服。紅軍的名稱也不再存在，他們已成爲中央政府統治下的一支軍隊，中國國民革命軍的第八路軍了。

數日前，我曾問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毛澤東：當和日軍作戰時，紅軍是否把紅旗和國旗並舉。他的答覆是：「不，當我們更換了制服以後，當然也必須更換我們的旗幟。」

從表面看來，現在是無法把中國紅軍和過去的國民黨的敵軍分別出來的。他們在過去，曾在中國的一半省份中喊過蔣介石崩潰和死亡的口號，但現在却很愉快地接受了蔣的抗日命令。這是一種很有趣的政治現象。這一支十萬人左右的革命軍隊，爲謀在

中國建立蘇維埃，曾作過血的奮鬥，而奮鬥的年份已恰當蘇聯歷史的一半。十年以來，它的基本隊伍幾乎每一天都在和由國民黨制服所代表的一切東西相戰鬥，而這一種制服正是他們現在穿在身上的。這支軍隊是完全建築在軍事共產主義的基礎上的；但現在正接受着共產黨的命令，在這一次抗日戰爭中支持那統治階級，雖然他們的家屬大多數是被那統治階級所殺戮的。現在，這一支十萬人的軍隊，正很馴服地接受着共產黨所頒發的這一個命令，一點也不表示反抗。這種情勢怎麼會可能的呢？自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我們就不難了解這種情勢；但整個問題却在兩年以前早已決定了。當我在五月裏抵達延安時，這種變動就已迫在眉睫了。這原因是：共產黨統治人民大眾的權力是很爲鉅大的；但這一種紀律的養成，是因爲從一九三五年八月以來，共產黨曾爲了使人民大眾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從事了極普遍的教育工作。

這是不是放棄蘇維埃的勝利呢？這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們的失敗或者是他們的一種戰略呢？延安的人們，並不抱着上述的見解；他們是以很理智的、根據事實的眼光來

觀察這一個問題的。他們接受這一種變革，是因為他們認它爲一種歷史的必然，是尙未完成的中國革命的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他們認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是從土地革命進至反侵略革命的階段。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可以引述被當做中國的列寧的毛澤東氏的意見。譬如他在五月裏向共產黨大會的演說中稱：「我們擁護革命變質的理論。民主革命將變成爲社會主義。在這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包括着好幾個階段，但這些階段都是在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之下，而並不是在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之下的。……我們不是托洛斯基者，不是半托洛斯基者，也不是李立三主義者。我們主張「革命的變質」，而並不像托洛斯基者的所謂「不斷的革命」。我們是爲了通過民主共和國各必要階段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奮鬥着。」

有許多人認爲這一種變革是「退一步進二步」的辦法。

托洛斯基派認中國的革命是在無產階級的階段而不是資產階級的階段。他們很

強烈地指摘共產黨的和國民黨結成聯合陣線的政策謂：「這是小資產階級農民軍隊在欺騙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替蘇聯在中亞細亞的前線擔任着防衛工作。」

而其它托洛斯基派人士的意見却正和這相反，他們的批評是：「他們（指共產黨幹部派——譯者）早就不應該在一九二七年時企圖建立蘇維埃；至少，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時就應該放棄這一種企圖了。他們不該欺騙無產階級至這許多年。」

但是，我沒有在這裏作理論上的討論的必要，我祇是適逢其會地隨便寫一點罷了。這時，我就走進天井中去，預備去探詢一些問題。在這小小的石砌的山谷中，發着來復鎗射擊的回聲，戰鬥員們正在試射着他們的鎗械，準備到前線去服務。在牆的那邊，可聽到正在開着什麼會，或是在唱着保衛瑪德里的聲音。在我們這庭園中，組織部正在掘挖着防空地窠，以防備日機的襲擊。幾天前，曾有二架日機來偵察，隨後又來了五架。有三位孩子兵，他們是被稱做「小鬼」的，正坐在高泥堆上，像喜鵲一般喋喋不休地談着他們從四川和甘肅的家鄉出發長征時，路上碰到空襲的種種冒險經過。

有一位正在掘防空地窟的、過去是紅軍的戰鬥員——紅軍從來不用「兵士」這名稱的，——身上穿的是一條畫着米老鼠的短袴。

在這圍着大的圍牆的庭園中的一個房間門前，坐着許多從北平各大學來的避難學生，他們就都穿着日本貨的網球鞋，跑着好許多哩的路才到這裏。他們正在讀着新中華報紙上的關於上海和華北的戰事消息，這一張報在不久以前的名稱是紅色中華。自六個月以前這裏宣佈了新的政策以後，有好幾百位資產階級的非黨員青年男女，都到這裏來加入曾被稱爲「紅軍大學」的「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來受訓練。我曾聽得說，在情勢改變以後，白區裏的黨員數目已激增了十倍。

對內贊民主政治，對外從事抗日戰爭，這二點就足以說明他們所以要放棄蘇維埃而無遺憾的原因。日本的侵略，使中國的任何一種革命感覺威脅，而特別當然是對共產黨員們。同時，日本經濟陣壘的擴張，它們的勢力甚至侵入到那些古舊落後的省份裏去，在那裏，甚至像牙刷、皮鞋、鏡子、木梳，以及其它紅軍們日用的小東西和畫着米老鼠

的亞麻木襯衫等都是日本貨。原因是紅軍們對每樣東西都喜歡「摩登」。

我跑到了那位祕密警察局派來的護衛的面前去，中斷了他對於「紅星」的沉思，我問他對於蘇維埃的變革有什麼感想。自然，他是曉得一切的答案的。他在祕密警察局裏會受過特殊的政治訓練。但我必須說明，這裏現在已不再有祕密警察局了，他們都已改編成保安隊，正和中國其它各地保安隊的名稱一樣。所有赤衛軍和游擊部隊，也都被編入保安隊中去了。

這位護衛很謙虛地回答我說：「在目前的危機中，我們必須擁護中國的統一，以求和日本的作戰能獲得最後勝利。在這樣的時期，我們不能有二個代表不同階級的政府的存在，所以我們非放棄各種形式的蘇維埃權力不可。日本的侵略已強使國民黨恢復了革命的傾向，所以我們能夠和它合作了。」

我會把這同樣的問題問過許多人，他們的回覆都如出一轍。

當我和臨時中央蘇維埃政府的主席董必武氏談話時，會問起他關於蘇區中民衆

的態度。他很坦白地回答說：「所有的民衆都更喜歡原來的蘇維埃，這對於他們是簡單而舒適。地主們或將更喜歡新的民主政治，但是留在這裏的地主人數很少。當我們想允許給地主們以投票權利時，發覺了相當的困難。民衆們不明白爲什麼有給地主們以投票權利的必要。農民們更擔心他們的土地會因此而重行歸還給地主，在陝北甘肅縣，就有二個區域的民衆不願給地主以投票權利，這問題至今尚未解決。但是，大體上說來，民衆們都很爽快地放棄了蘇維埃。他們信任共產黨的領導，認它所做的都是在替民衆們着想。可是，他們不能明瞭：這種複雜的變革究竟有什麼必要。也有少數人不能明瞭這種變革對他們究竟有怎樣的好處。」

我也曾把這個問題問冀豫贛蘇維埃（那裏約莫仍舊有一萬多民衆）副主席鄧鳳（譯音）他的回答也差不多：「民衆們不能很清楚地了解這一種變革的必要，但他們信任共產黨的領導，並決意服從蘇維埃政府的任何決定。」

他補充着說：「我們這區裏的若干地主們已經寫信給蘇維埃政府，要求重返故居

的特許。」

在新的選舉中，除了少數因不滿十六歲、精神缺陷或犯罪者按法律不得參加外，都有普遍的選舉權。在過去蘇維埃制度內，地主和資本家們不得參加選舉，但現在却有着同樣充份的權利。各黨各派都有權公開提出他們自己的候選人，並為他們的政策從事宣傳，以和共產黨相競爭。但迄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其它的黨能使它自己享受這一種機會。大多數被選出的代表都是共產黨員。比如說，在延安縣的北區，被選出的一百〇九個人中，就有八十個是共產黨員，其中十五個是女的。在若干場合中，地主們為他們自己的利益組織了一種運動，但據董必武說，到目前為止，因為人民大眾們的反對，這些企圖都失敗了。選舉的方法有用舉手表示的。原來計劃採取祕密書面投票制，但因為許多人的不識字，所以無法實行。

共產黨在他們的區域裏所採取的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很特殊的。據董必武對我說：「這稍為有些像法國的代表制度，但它並不模倣任何別的國家，而祇是由於地方上的

特殊需要而自然發展起來的。事實上，這是一種新的試驗。各村落的代表選舉，自七月十五日開始，在八月裏完成。隨即由各村落選出的代表舉行區代表選舉，由區代表選舉縣代表然後，由縣代表中選出可以參加「陝甘甯邊區」全區大會的代表。選舉的比例是：鄉、每二十個選舉者舉出一個代表；區、每五十舉一縣、每二百舉一，然後每一千五百的縣代表中選出一人參加全區大會。據董必武稱：該「陝甘甯邊區」大會至少將有五百人參加。大會將選出邊區的行政長官一人，然後由南京政府任命之。該大會有完全的立法權，為三省邊區的統治機關。

當作者寫本文時，選舉尚在進行中。預料當可於十月底結束。因為連日大雨，交通阻斷，故尚無一般數字可資統計；但據董必武的估計，在有選舉權的民衆中總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人參加投票。祇有年老的和婦女們才對新政府不大感到興趣。

在十年以前開始的中華蘇維埃的這一章史詩，就這樣結束了。「蘇維埃」的口號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南京事變以後所舉行的「第一次共產黨代表大會」中決定的。

一個蘇維埃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成立於廣東海陸豐，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九日結束。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公社成立，但三日內即被毀。從那時起一直到一九三〇年爲止，他們專門從事於暴動和游擊戰。從一九三〇年六月至是年年底爲止，李立三的盲動政策真是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在那時期中，紅軍企圖奪獲大的城市，但沒有成功。自李立三路線被清算以後，地方蘇維埃即有迅速的發展。一九三一年成爲了割時期的一年：游擊部隊改做紅軍的正規部隊，游擊區域改做蘇維埃。自十二月十一日中央蘇維埃選舉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舉行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這一時期中，蘇維埃權力有長足的增加。在這時候，所有蘇區裏的民衆達九百萬人，單單江西一省就有二百五十萬人。

蔣介石在最初四次的大圍剿失敗以後，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五次圍剿時獲得了成功，強使共產黨不得不放棄他們的蘇維埃，使紅軍不得不實行向北方長征。這次長征費了一年功夫才告一段落。放棄「蘇維埃」的決定是在八月一日宣言中發表的，但國民黨拒絕共產黨提出的談判條件。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以前，聯合陣

線的運動很少發展。共產黨亟謀和國民黨及蔣介石合作；這次西安事變的得以和平解決，幾乎全靠共產黨斡旋的力量。在此以後，談判即在暗中進行，但最後的協定是直到抗日戰事發動以後才成立的。八月初，紅軍接奉命令，同正規的國家軍隊一樣，開發赴前線。爲代替過去的蘇維埃政綱起見，共產黨提出了十大政綱，希望和國民黨共同合作以謀實現：

- (一)發動全國力量決心抗日，逐出日本帝國主義至國境以外；
- (二)停止一切對日外交談判，反對南京政府的妥協及動搖態度；
- (三)動員全國軍隊開赴前線抗戰；
- (四)動員全體民衆參加對日抗戰，予人民以愛國活動及武裝的自由；
- (五)組織一容納各黨各派的國防政府，肅清漢奸並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
- (六)建立抗日外交政策，與蘇聯締結軍事協定，並與英美法締結太平洋反日協定；
- (七)採取抗日財政政策，該政策的原則爲：凡有錢者都應捐助國家，日本帝國主義

的財產則一律予以沒收。同時實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經濟政策。

(八)增進並改善人民的生活，取消不合理的附加稅，減低賦稅及地租；

(九)發展抗日國防教育；

(十)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組織一全國聯合陣線，以與日本抗戰。

毛澤東並對上述各點加以補充說：「這是我們抗日的政綱，我們已把這十點送交南京，請求政府與以接受。假如這十點得以實現，我們必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即趨於滅亡。」

(美·Asia, 一月號)(步溪譯)

中國西北新社會

Edgar Snow

一 建設綱領和一般組織

一般概況。且不說共產主義在中國南部所曾表顯的成績如何，單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情形而論，確實可算是實行了農村社會的平等。這種情形在經濟方面表顯得最爲顯著。但是，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部門，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還不夠充份，而物質條件的種種限制更是隨處可見。在這區域裏，機器工業簡直是談不到；較之中國東部所受的工業化的影響，真不可同日而語。雖然種種經濟方面的腐蝕情形，足以反映若干半工業化城市的經濟變革。但在西北，主要的生產方式還是耕種和畜牧。數世紀來，它的文化都在停滯狀態中。但紅軍本身則確實是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產物。隨着紅

軍而導入的種種新思想的激刺，對於陳舊的西北文化實然是一種革命。

〔建設綱領〕由於現實環境的限制，使紅軍對初期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除了着手於政治體制的建立外，不能有所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得等他們將來能握得大城市的政權以後。因為在大城市裏，已經有着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業基礎，因此可以把它們隨手取過來，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所以在目前，紅軍在西北農業區域裏面的主要活動，祇能集中努力為當前亟切的農民問題——土地和租稅——謀得解決。這政策似乎帶着反動的色彩，其實不然。中國共產黨認為土地分配政策祇是建立民衆基礎的一種步驟，目的在鼓勵民衆積極努力，以奪取政權和獲得徹底的社會主義變革的最終實現。——在這過程中，集體化將成必然的趨勢。在馬丁勞倫斯 (Martin Lawrence) 所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一九三四年倫敦出版) 一書中，會有這樣的記載：一九三一年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對於中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工作綱領有着詳細的規定。在

那綱領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目的，是在建設真正徹底的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在同時，我們必須曉得，所有蘇區裏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的組織，自始就都是臨時性質的，就是他們在江西的時候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最要緊的是先得努力奮鬥以爭取本身的存在。所以他們的主要工作，倒不是想謀共產主義得在中國實驗，而是在努力於建立一種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基礎，使得革命事業能夠得到廣泛和深入的發展。有些人以為紅軍正在那麼一個小小的被封鎖的區域裏實驗着共產主義，這種想法實在是非常的幼稚。

〔經濟改革〕很顯然地，在蘇區裏面，紅軍的所以得到擁護，並不是因為他們抱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主張，或是抱着孫中山先生所說「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紅軍所實現的最值得稱道而為農民謀福利的是下列四項：（一）土地的新分配；（二）高利貸制度的取消；（三）苛捐雜稅的取消；和（四）特權階級的廢除。

〔階級劃分〕在理論上，蘇維埃的政府是應該同時包括工人和農民的。但事實上，差

不多全部選民都是農民，因此政治體制當然也和這種特質相適應着。當局想把農民間勢力的高下，設法使之平衡，因此把農村裏的民衆區分做下列幾種階級：（一）大地主，（二）中小地主，（三）富農，（四）中農，（五）貧農，（六）佃農，（七）雇農，（八）手工業勞動者，（九）流氓無產階級，以及（十）那些被視爲農村知識分子的像教師、醫生、技術人員之類的自由職業者。這種區分，一方面是政治的，一方面當然也是經濟的。他們使得在實行蘇維埃選舉時，佃農、雇農和手工業勞動者之類的勤苦大衆，比較那些富有者可推舉更多的代表。這種目的顯然是在造成某種性質的農村無產階級的民主專政。但是，在那種被劃分的階級裏面，我們却很難看出他們在根性上有什麼重要區別，因爲他們都是直接和農村經濟發生關係的。

（選舉權利）在那些政治體制穩固的區域裏面，蘇維埃的工作很有成績。代議政府的機構是以鄉蘇維埃爲最小單位，在這上面，有着區、縣、省。以至於中央蘇維埃。每一鄉都得選舉它們的代表出席較高的蘇維埃，這樣一直到全蘇大會。十六歲以上的民衆有普

遍的選舉權，但這種選舉權是並不平等的，理由已在前面說過了。

～各種委員會～當紅軍佔領一地之後，就立刻舉行熱烈的選舉運動，隨即召開民衆大會，產生一個被稱爲革命委員會的全權委員會。這委員會和共產黨保持着密切的聯絡，並且負責辦理初選或複選工作。在每一蘇區之下，由它任命的有教育、合作、軍訓、政訓、土地、公衆衛生、游擊訓練、革命防衛、擴大紅軍、農村互助、紅軍耕種等等委員會。這類委員會，在各級地方蘇維埃以至中央蘇維埃都有。但政策的調節以及國家大計的決定，則都由中央蘇維埃主持。

～民衆組織～共產黨的民衆組織工作並不僅限於政府本身，在各鎮各鄉的農民和勞動者中，就有着廣泛的黨員。此外，並且把大多數的青年羣衆組織起來，編成「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並且把婦女大衆，也分別編制在共產青年團、抗日會、看護學校、紡織學校和婦女耕種隊等組織裏面。成年的農民則被分別編制在貧民會和各種反日團體裏面。甚至那些從來是盜匪組織的「哥老會」之類，也把他們蘇維埃化，而給以

公開和合法工作的機會。此外，像農民隊和游擊隊，都在農村政治社會組織裏面佔着重要的地位。

~黨的指導~ 上述許多組織和各種委員會的工作，都同時受着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黨和紅軍的指導。雖然那些團體的發起組織、徵求會員、策劃工作等，似乎都由農民本身用民主的方式加以決定，但實際上都受着黨員們的直接指導，而使各種團體相互之間保持着密切而有機的聯繫。這種蘇維埃組織的目的，顯然是要使每一個成年男女和兒童都成爲相當的組織中的一員，而從事於被指派的固定工作。

二 怎樣動員民衆和得到他們的擁護

~春耕運動~ 蘇區裏面對於增加生產和利用荒地所取的方法和種種努力，頗見成效。我曾搜集得許多由土地委員會分發到各支部去，指導它們怎樣宣傳和組織民衆，以從事於墾植工作的命令。這種命令的內容，看來廣泛得使人驚奇，却都是些合乎常識而

有實踐性的東西。我在某土地委員會的支部裏，曾看到一條關於「春耕」的命令，內容是督促那些工作人員，不取任何強迫的方式，用廣大的宣傳誘導農民們自動地來參加春耕。在早一年的冬天，當局就決定了在這春耕時期如何達到必要任務的四種詳細規劃：（一）更廣泛地利用荒地和擴大紅軍的耕田；（二）增進農作物生產；（三）使農作物時常換種耕植，特別注重於菜蔬和瓜類的換種耕植；（四）推廣棉花耕田。

「動員婦女老幼」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土地委員會所頒佈的命令中，對於如何增加勞動力量，尤其是如何使婦女們直接參加農業生產（特別是那些因參加紅軍而男子人數驟形減少的區域裏面）的辦法曾有詳細的規定。其中有一段規定得頗為卓越而有趣，由此可見紅軍對於每一種有利的條件，都在儘量地利用着。這一段的規定是：

「動員所有的婦女和老幼，一起參加春耕運動。按照各人的能力，使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分別擔任繁重或輕便的工作。譬如說：天足的和年輕的女子，應該把她們組織

成各種生產教導隊，並且分別擔任清除耕田以至於農業生產的主要工作。至於纏腳的女子，以及老者和孩童，則應該使他們幫同佈種、拾糞以及其他種種輕便的輔助工作。」

「民衆的感覺」但是，農民們本身對於這種種設施有着怎樣的感覺呢？一般人總以為中國的農民是反對組織、紀律以及家庭以外的種種社會活動的。可是，假如你真要抱着這樣的念頭，紅軍們對你祇有發笑。紅軍們深信：假如農民們是在爲他們自己而不是爲了民團、地主或稅吏們在工作着，那麼誰都不會反對組織的。同時，我必得承認，凡和我交談過的農民，多半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當然，也有許多農民對於蘇維埃和紅軍很自由地作着種種的批評和指摘，但是假如問他們：「你現在過的日子是否比以前的好呢？」那麼，他們的答覆幾乎都是肯定的。是的！我並且很注意到：大多數的農民，當他們提到「蘇維埃」時，總它稱做「我們的政府。」在中國的農村裏居然有這種現象，無疑地是很使我感到驚奇的。

『民衆武力』紅軍在民衆中有着根深的基本。在那些建立較久的蘇區裏，地方上的警衛和治安的維持，幾乎全交給農民們的組織去負責。蘇區內部很少真正的紅軍，全部紅軍的戰鬥力量都在前綫。地方上的防衛工作由鄉村革命防衛團、農民赤衛團和游擊隊員分擔着。這種事實，足以說明紅軍的所以被農民大衆所擁護：因爲他們並不像其他軍隊一樣把農民們當做剝削和生利的工具，他們却常是在前綫和敵人奮鬥，以博取食糧。同時，農民們也都有着嚴密的組織，鞏固後方，而使紅軍得充份活動，無後顧之憂。

『民衆擁護的原因』但是，我們必須深切了解，共產黨員活動的所以得到農民擁護，是有着經濟上的基礎的。西北農民過去所肩負着的像賦稅、地稅、徭役等等，現在都一概取消。紅軍到達一地，無疑地給予那些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那些赤貧的人的環境一種急劇的變革！因爲（一）在紅軍第一年佔據的區域裏面，各種賦稅全部取消，使得農民們可以透過氣來，蘇息一下。在建立較久的蘇區裏面，則對於土地徵收一種累進稅，對於商業徵收一種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單一稅；（二）其次，對於那些無地可耕的人分給

他們田地，同時把那些廣大的沒有地主或地主已經逃走的「荒地」加以開墾；(三)最後，他們把那些富有者的田地和傢俱加以沒收，而分配給那些貧窮的人。

三 土地政策的理論和實踐

「沒收和再分配」土地再分配原來是共黨的根本政策。後來，爲着政治上的策略關係，對於蘇維埃土地政策就作了極大的讓步。但當我在西北旅行時那時實行着的土地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西北蘇維埃政府所頒佈）中規定着：凡地主和富農的田地，假如他們自己不耕種，都得一律沒收，他們所能佔有的祇是他們能用自己的勞力耕種的田地。但在事實上，西北很多地方並不感到田地的缺少；所以在那些地方，假如地主和富農們不離開他們的田地，那麼那些田地就不會被沒收，祇有那些無主的田地才被加以分配。但有時，對於那些質地良好的田地要重行劃分，使貧農們可以得到較好的田地，而地主們却祇能分配得同樣數量的劣質田地。

「地主和貧農」怎樣才算是一個地主呢？根據共產黨員們的定義，簡單地說：凡是不靠自己的勞力而靠租田給別人以獲得收入的農民都是地主。根據這個定義，那些土豪和高利貸者就都算做地主，而應該受到同樣的待遇。根據國聯會史丹祿博士（Dr. Stampar）的調查，在過去，中國西北一帶的利率竟至高到百分之六十，在發生災禍的時候，當然更高。在甘肅、陝西、寧夏等省的地價，大多數是非常便宜，但是一個赤手空拳的農村勞動者或是佃農，要想積蓄起錢來買進一塊足夠他家用的田地，那簡直是夢想。我在蘇區裏碰到一個農民，他過去就從來沒有能力去買進一塊田地，雖然那時有好多地方的田地只值二三塊錢一畝。

「土地政策的目的」除了上面所述的那些富有階級的田地要被充公外，大多數的農民當然立刻享到這種土地分配的利益。那些貧農、佃農和雇農們，都有着足夠的田地，可以維持生計。蘇區裏面似乎並沒有意思使每個人佔有同樣數量的土地。據王寇蘭（譯音）（二十九歲，俄國留學生，任西北三省蘇區土地委員）向我說明，蘇維埃土地法

的主要目的是在使得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土地去養活他和他的家屬。而這正是農民大眾們所最亟切的要求。

〔對農民的利益〕在西北，土地問題——沒收和再分配——可以說是非常的簡單。因為在過去，那些大的田產都被官僚、稅吏和離開本地的地主們所佔有，現在祇要把那些地產充公，就能滿足貧農們的亟切要求了。因此，對於那些留在本地的小地主和富農們，就可不必怎樣的苛求了。所以，紅軍經濟基礎的造成，不但是由於貧窮和無地可耕的農民們因為分得了田地而擁護他們，而且在若干場合中，因為消滅了賦稅的剝削，很使富農們感激他們。更有因為上述同樣的原因或是由於反日運動的號召，甚至獲得了若干小地主的擁護。在陝西，有幾位共黨要人，他們就出身於地主的家庭。

〔特別幫助貧農〕對於貧農更給以特別的幫助，放給他們利息很低甚至不取利息的借款。高利貸制度完全取消，但私人間的借貸關係，假如年利不超過一分，是被准許的。蘇維埃政府規定的借款利息普通是五厘。當局並以兵工廠裏製造出來的好幾千農具，

以及鉅量的穀種，供給於這些無地可耕的農民，幫助他們去開墾荒地。

〔農事教育〕蘇區裏已建立了一所初級農業學校。並且據說，祇要能從上海方面請到一位專家，就預備立刻開辦一所畜牧農政學校。

四 合作運動和文化生活

〔合作運動〕蘇區裏對於合作運動的推進，非常積極。除了生產和分配的合作外，並且有着許多在中國尚屬罕見的合作方式，譬如像畜類和農具的集體應用——特別是公共農場和紅軍農場內——及勞作互助會等組織；後者更促成許多面積廣大的田地，都能很迅速的耕種和收穫，而農民在個別勞作時的那種時間上的浪費，自然是消滅了。在農作忙碌的時期中，就採用「星期六突擊隊」的制度，這時不但是全部的兒童組織，甚至所有的蘇維埃官吏、共產黨員、赤衛軍、婦女組織以及駐在鄰近的紅軍部隊，都一致動員起來，每星期至少要有一天耕作。就連毛澤東也參加這一種工作。

「集體努力」紅軍就利用這一種機會，宣傳那種「集體努力」的革命思想，同時給農民們以假定「集體化」能一旦實現時所需的教育工作。同時，由于一般農民們性情的孤僻，所以就設法逐漸灌輸給他們以一種在廣泛的社會中生活的觀念。在農民中間所建立的組織，紅軍稱它們做三位一體，因為它們同時具有着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實效的三種性質。

「文化水準」紅軍對於提高民衆文化程度度的工作，用西洋的標準來衡量，自不足觀。但是，在中國其餘部份流行着的種種非常罪惡行爲，在歷史較長的西北蘇區裏面，確實是完全消滅了。在新的蘇區裏面，大規模的宣傳運動正在民衆中間展開着，以期達到同樣的初步改革。在陝北，鴉片已完全禁絕，這尤其可以算得是極大的成就。在我走進蘇區以後，確實沒有看見過有一處種植粟花的。官吏的貪污事件簡直從來沒有聽得過。求乞和失業的現象，正如紅軍所宣稱的，已完全消滅。我在蘇區旅行時，從沒有看見過一個乞丐。纏腳和殺嬰，都被視爲犯罪行爲。童奴和娼妓制度不復再見。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

妻制也完全禁止。

〔結婚制度〕那種「公妻」或「婦女國有」的荒誕不經的傳說，真是毫無根據。但婚姻制度則確有改革。離婚和承繼權的規定，當然和中國任何其他部分的那些半封建法律和實際情形是極端不同的。在一九三六年再版發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 (The Marriage Law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裏面，有若干條文是非常有趣的。譬如說，姑婆虐待媳婦，賣買婦女作爲妻妾，以及父母包辦婚姻等制度，都一概禁止。婚姻必須由於雙方本人同意。法定結婚年齡：男子必須達二十歲，女子必須達十八歲。嫁奩制度，完全禁止。男女雙方假如同意，祇須向縣、市或鄉蘇維埃登記，就可不費分文，取得結婚證書。男女雙方祇須事實上已同居，不管他們有否登記過，都算做合法，他們所生的子女當然也是合法的，所謂私生子是根本沒有的。

〔離婚制度〕至於離婚，祇須任何一方對婚約不滿意而提出要求，就可不費分文取得蘇維埃登記處的許可。但是紅軍的妻子要提出離婚，那必須先得對方的同意，才能獲

得許可。至於財產，則由離婚雙方互相均分。對於子女，在法律上雙方都有贍養的義務。但假如有債務，則規定必須男子一方負擔。(一)同時，男子必須負責供給子女生活費用的三分之一。

「民衆教育」教育，在理論上說來，除了子女的衣食由父母供給外，當然是免費和普及的。但實際上，免費和普及的教育，却還不能達到怎樣的成就。據教育委員徐特立向我說：當紅軍初抵西北時，百分之九十九的民衆是文盲；但現在却已事實證明，祇要有機會給農民，他們是非常願意學習的。他們並不愚蠢，他們學習起來非常快。祇須用好的理由給他們解說，他們那種不健全的迷信的習俗，立刻就會改變。而教育本身，就當擔起這任務來。當成年的農民們，像他們的子女一樣，學完了五六百字的第一冊書以後，是不願意就此停止學習的。他們很清楚：誰在教育他們，和爲什麼教育他們？由於教育的結果，他們對於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戰鬥意識，當然是緊緊地把握住了。

(美·Pacific Affairs·十卷三號)(步溪譯)

西北特區雜寫

在西北蘇區改變爲西北特區的前夜，在選舉運動的開頭，林伯渠同志（孫逸仙的老同志，前蘇維埃中央政府財政委員，現任西北特區主席）作如下的說明：

「最民主的制度是工農兵的代議制度。此種制度把最廣泛的工農羣衆吸引到政治生活的圈子裏來，使他們掌握政權。……然而蘇維埃制度只在中國一部份領土內得到成功。我們急需利用這部份的成功，使全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蘇區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創造一個反日的民主模範區。」

現在選舉是結束了。從前，只有工農和紅軍有選舉權。現在，所有公民，包括一切抗日軍隊裏年達十六歲的士兵，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性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有賣國賊，漢奸，已被判決的罪犯和瘋子，沒有這種權利。此種選舉是直接的、不記名的選舉。

在每一個地方，每二十人選出一個代表，而這些被選的代表又從自己隊伍中選出一個主席。在每一鄉裏，每五十個選民選出一個鄉代表而這些被選的代表，又從自己隊伍中選出一個鄉主席。在每一區裏，每二百人選出一個區代表，而這些被選的代表又從自己隊伍中選出一個區主席。選舉的結果，證明大多數地方當選的都是貧農，但有產階級的代表們中也有當選的。婦女們在選舉中非常活躍，在當選的代表們中，差不多百分之三十都是婦女。

當選的代表直接對他們的選民負責。如果他們不能勝任，就得撤職。每一地方組一特別委員會，當地民衆在實際工作中須與該委員會合作。地方行政跟民衆組織取得密切聯係，如商民協會、農民協會、青年聯盟、婦女協會等。在此種情形之下，盡可能地擴大民主這個原則——蘇維埃制度的首要原則，依然是特區政府和特區行政的基礎。

經濟建設，改進人民生活，加強國防，依然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任務。目前的一「西北特區」一向是貧窮落後的區域，居民們向受封建地主和軍閥的壓迫與剝削，水旱兵災

的不斷蹂躪。然而牠有非常廣大的面積，純是肥沃的草場和耕地，鑛產豐富，如油鹽煤鐵等。地主和軍閥都被革命趕走了。土地分給農民，每人得到公平的一份。幾百種奇捐雜稅被廢除了，只在一種進步基礎上徵收唯一的統一稅。許多合作社成立了，有些管生產，有些管分配，有些專門供給較窮的農民以農具、種子、耕牛。本年收成非常好。許多小工業區被開發成了，許多工廠出現了。商業正在發榮滋長，商人們從遠遠的地方來此做買賣。

地主們回來找不到剝削農民大眾的機會了，政府就幫助他們自擇自立，把民衆的公地分給他們。抗日軍隊的士兵和軍官也分到土地——由當地民衆合力耕種，把收成給與戰士們的眷屬。政府又策動開發廣大的荒地。本年在膚施區內，有廣大的荒地變成耕地了。

蘇區的文化生活進步很快。以前，文盲佔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現今，三分之一的成人和三分之二的兒童都能讀書。到處有夜校，村莊的街道上設立識字牌，牌上的字句每日調換。教師們在村子裏巡迴，教民衆讀書。在成人中，婦女們比男子們更活躍，這是很有

沒有。每個地方設有文化委員會，專門組織讀書班、衛生隊、軍事班、合唱隊、歌舞隊、競技隊。每區有一個俱樂部，內有劇場、歌詠班。

特區的婦女面前已展開了一種新生活。在生產部門中，在政治生活上，在軍隊裏，她們都非常活躍。由於著名女作家丁玲的號召，一個戰地服務團被組成了，跟着八路軍走。該團有演劇隊、跳舞隊、歌詠隊、看護隊等，而且還出版了一種報紙。

特區的結婚制度起了很大的變動。以前，多妻的現象非常普遍，但現今，法律嚴格地規定了一夫一妻制。結婚雖然需要很多的文件，但到底很方便：簡單的登記，在結婚書上簽一個字，就得了。在前綫作戰的士兵和軍官的妻子不准同她們丈夫離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西北特區幾百萬人民已經創造了一個模範的民主政制。他們的戰士們正在前線實踐抗日鬥爭，而當地的民衆也站在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前列。他們的戰鬥決心，他們的建設工作，他們的活力，使他們成爲獨立、自由、愉快的新中國的先驅者。

(英·Correspondence)(羣譯)

陝北文藝運動的建立

I. Tsunai

一 從文藝俱樂部說起

陝北蘇區的文化與教育運動，在共產黨與教育部的領導之下，是非常活躍而猛晉的。特別是剷除文盲的工作，可以說是全中國最努力也是成績最好的一區。

但是陝北蘇區文藝運動的建立，我們不能不承認了玲是一個奠基者或組織者。過去在江西中央蘇區時，文化及文藝方面的工作曾經創出了驚人的優異記錄，出版物的豐富與精良，就是敵對的一方面也表示非常的贊嘆的。陝北因為民智的落後和交通的阻塞，而紅軍及黨的工作者又忙於實際的和理論的鬥爭，並且爲了迫切的需要特別着重於訓練軍政幹部，（對於提高紅軍幹部及戰鬥員的政治水準與文化程度，那是無論

戰時平時都毫不放鬆的。)所以文藝運動不得不暫時擱置在一旁;雖則在紅軍及蘇區工作人員中間對於文藝有濃厚興趣的、能夠寫很好的文藝作品的人實在并不稀少。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後的發展,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正在丁玲到保安後的幾天,老王忽然對我說丁玲想組織一個文藝俱樂部那樣性質的團體,按時舉行一二次座談會或討論會,聚集一些愛好文藝的人,大家研究或習作一些文藝作品。這建議在晚上的照例的閑談中提了出來,贊成和同意的人很多;我自己并不是一個文藝家,也不會寫文藝作品,但對文學是有一些兒興趣,現在丁玲能來領導組織一個文藝團體,那當然是非常熱烈地贊成的。

丁玲開始同蘇區最高領導者們如毛澤東洛甫等談起,他們也一致的加以贊成,教育部也完全同意。徐夢秋同志更是熱心,組織者之一,他自願抽出時間來為這文藝團體擔任大部份的工作。當時丁玲老王同夢秋三人每天在討論進行的方法,組織的程序;而訂立章程和起草宣言等的工作是落在王亦民(譯音)的肩頭上。中國文藝協會在最

初創立的時候，主要的負責者就是他們三人。

但教育部曾經另外提出一個建議。因為在江西中央蘇區時曾設有一個文化委員會，所以他們希望文藝俱樂部能擴大範圍成爲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而隸屬在文化委員會的下面。他們預備將文化委員會從新建立起來，然後再來進行組織文藝團體的工作。這樣一來，在時間上不免要有更長的延遲，但丁玲願意文藝俱樂部以一個羣衆性質的文藝團體先早日成立起來。由文化委員會或教育部來領導，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同意這個主張，於是丁玲就召集了一次談話會，當天出席的人都作爲發起人，另外組織了一個七人的籌備委員會，會址便借在夢秋同志那裏。

然而我們同意教育部擴大文藝俱樂部成爲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的建議，名稱因爲衆口紛紜，決定在第一次成立大會上當衆採選。我個人的意見認爲中國文藝協會不應該只是蘇區內的一個文藝團體，而應該成爲民族統一戰綫中的一個鬥爭的手段。它除了發展和建立蘇區的文藝運動外，應極力與外面的全國文藝界取得密切的聯絡，以

爭取全國文藝界聯合戰綫的實現，在文學上推動和促進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而且要直接參加民族統一戰綫擔任自己這一方面的鬥爭任務。

發出了一篇發起緣起及召集第一次成立大會的短簡以後，便決定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某一個星期日的早上，借「白區訓練班」作為課堂的那片院落，舉行了陝北蘇區內的第一次文藝團體的成立大會。

二 中國文藝協會第一次成立大會

晴朗的天氣，暖和的太陽，保安城外的羣山俯瞰着一片小小的院落內，中間設了一張木桌，泥地上放着或橫倒着幾條板櫪和木板。除了木桌上有具水壺和許多鐵質小飯碗外，再也沒有其他的點綴品或裝飾物。隔牆有戰馬的嘶聲傳來，它們中間有好些是身經百戰和走過二萬五千里的「英雄」。這就是中國文藝協會第一次成立大會的會場。

八點鐘，人就一個繼一個的來了。沒有多少時候，這小小的院落已經擠滿了。大家在

板凳或木板上隨意坐下，我們都在石階沿上『排排坐。』今天洛甫、博古、徐特立、林伯渠、吳亮平等蘇區要人都親來出席。九點鐘左右，毛澤東主席也準時到場了。他不帶衛兵地一個人坦然走來，噙着一枝香煙在門口出現，眼睛顯着疲倦未醒的神色。因爲此時前方軍情正緊，紅軍連獲幾次勝利，而昨天半夜十二時左右前方又傳來一個勝利的電報：『消滅敵人二旅。』並且有個紅軍士兵的步鎗打下了一只飛機。毛澤東昨天晚上沒有睡覺，到天亮時休息了一下，而清早九點鐘就起身來準時參加這一個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大會了。

當紅軍在前方大勝的消息傳出於會場時，一陣歡呼的聲音衝破了甯靜的空氣，大家覺得更高興而更愉悅。歡笑流露在每個人的臉上。這是中國文藝協會的一個吉兆。

丁玲是大會的主席，她先報告了本會組織的意義與經過，以及她個人對於本會的願望與目的。她報告時，在人羣中間的一塊空隙上走來走去，低倒了頭，臉上帶着怕陌生的紅潤，眼光有時看着她的一雙移動的腳，而四圍的一二百只眼睛都注視在她一個人

的身上。

推選臨時主席的結果，李伯釗（譯音）當選，她是從江西到陝北的三十個紅軍女性中的一個。她剛從前綫回來不久，滿面風塵之色，一套紅軍軍裝活現出她是一個紅軍女兵。她致詞的時候雙手又在腰裏，昂頭挺胸地詞句從口中流出來，聲音提得很高，有時環顧一下四週，我們覺得自己都已變成了在聽訓的紅軍戰鬥員了。

接着是各位最高領導者們的演講。首先是毛澤東，他的演講最受人們歡迎，不但在意義上是精關銳利，而且是非常的有味，充滿了幽默和逸趣，使聽的人往往忘記了疲倦。當天，他除了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以外，並且要求文協會員將來能上前線去在紅軍中擔任教育與文化工作。

博古主張文藝大衆化，同時提醒民間文學的可寶貴。吳亮平更引伸了此種意見。其他如林伯渠徐特立等都供獻了好多的意見與建議。他們都希望在文藝協會的推動之下，蘇區的文藝運動能夠日益的開展起來，不僅在紅軍隊伍中間，而且要在廣大的人民

羣間。

總之，蘇區的最高領導者們對於文藝運動都給與了熱誠的鼓勵和非常的注意。

在決定名稱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了『中國文藝協會』這個名稱，全體出席者都感到這名稱非常適合，沒有異議地當場通過了。

大會上選出了十五個負責的人物，不過其間有八個都是還在別處的，譬如成仿吾就是一例。他在定邊擔任黨校校長，但可遙領着保安中國文藝協會的負責者的名義。丁玲要將我選在這十五人之中，但我已奉命即刻要回白區去，夢秋是知道的，所以就替我抹去了。

最後，丁玲要我代表文協會員致一篇謝詞。在這班著名共產黨領袖們前面要我演講確乎生平尚是第一次，我很固執地要她『另請賢能』，其實是應該她自己致謝詞的。但她緊迫得我發窘，而且在蘇區的會議上爲了演講而推三阻四是特別的不大雅相，我終於是硬着頭皮站了起來。

在簡短的謝詞中，我同意文藝大衆化和注重民間文學的建議，同時我主張中國文藝協會，除了在蘇區內應該努力擴展和幫助文化與教育工作外，更應利用一切方法同外面的全國各地文藝界密切聯絡，把統一全國文藝界、組織文藝界聯合戰線的領導責任與組織工作擔負起來，因為全中國的文藝界直到那時爲止尚未大團結起來。總之，中國文藝協會不能僅只是一個文學工作者的或是限於文藝的團體，應是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有力的武器，而在民族抗戰的前線上也有它自己的崗位。最後，如果南京的新「圍剿」圍到了保安，那末文藝協會就應該同紅軍的武器那樣以一支筆來實踐粉碎新的「圍剿」的工作，甚至換上槍桿直接參加戰鬥。總之，中國文藝協會也應該是一個理論的與實踐的鬥爭的集團。

餘興結束了當天的成立大會。在餘興中，李伯釗被迫着唱了二隻蠻歌，他們都聽不懂，而據她解釋這是二支情歌。她在長征中經過蠻子區域時學會了的。她并且還能跳蠻女舞，不過那天她始終沒有肯表演。我曉得了玲會唱崑曲，於是就當衆提了出來，她在

們的「圍剿中」萬分無奈的唱了一句，喉嚨細微得像一綫絲，唱得確乎很幽雅的，但她的窘迫情狀却也達得相當的程度了。這位經歷過多少鬥爭的女戰士，原來也有受窘的時候。最後，毛澤東講了一個笑話。時間已經中午，不得不宣告散會了。

這是蘇區內的第一次的文藝集會，而且是中國文藝界中的一個空前的集會。一個文藝團體的集會，而有這許多著名的革命領袖們親身參加，在文藝集會的歷史中是從來不會有過的。求之於蘇區以外，那恐怕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國文藝協會自成立以後，各種具體的工作便逐漸進行起來。但是就在參加成立會後的二三小時內，我匆促的跨上了一匹馬離開保安了。十餘天後，我從平縣被迫退回保安時，丁玲已上陝甘前綫去了。文藝協會的主要責任便完全落在徐夢秋和老王二人的肩上。而這一時期的文藝協會的情形我知道的并不清楚。後來，我又遷調到離保安外五里的山中去了。因為事務上的關係，同文協更疏遠了一些。

不過，照我所知道的，丁玲是文協的主任，徐夢秋負出版和編輯的責任，老王是聯絡

部的部長。其他尚有幾個負責的人，但實際上各人因工作關係都只是負個名義而已。後來甚至連常務會議都不能召集得起來。老王本派在外交部工作，李克農關照他「外交部工作爲主，文藝協會的工作只能在有空時幹幹。」而夢秋除了政治部工作以外，還要編長征記及紅軍的政治教材，所以也忙不過來，無從專心爲文藝協會進行工作。所以實際的說來，文藝協會（自成立後）在保安時并不會有具體的工作建立起來。

後來，丁玲從定邊來信，說已遇到成仿吾，並且已在黨校成立了一個分會。這個唯一的分會的情形怎樣，在這裏也無從報告。此外，文協在紅色中華（後改新中華）報發刊了幾期文藝副刊，是夢秋主編的。

從各處紅軍隊部中寫來詢問文協的真相和表示贊成參加的信，那倒確然是很多的。從這裏就可以知道紅色戰士的文化程度及其對於文化的注意了。

不久，西安事變突起，整個蘇區爲這偉大的歷史事件所激動了。一切人的精神與注意力都集中在這政治事變上面，文藝協會的工作不得不又暫時放置在一邊了。

三 陝北文藝運動的回顧和展望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赤色京城就從保安遷到了延安。丁玲自三原回來，文藝協會的工作便重整旗鼓日益發展起來了。

但在丁玲未回之前，文協也並不是沒有做過什麼工作的。這時的一切的事情便擔負在徐夢秋和老王二人的肩上。他們曾向西安和太原的文藝團體寄出了二封通信，開始謀得對外聯絡的實現，因為一切的環境已變得更加順利了。

此時茅盾編的中國的一日已經有幾本在蘇區內出現。由於吳亮平的建議，文協便在新中華報副刊上登出了蘇區的一日的徵文啓事。夢秋特爲此事寫了一篇文章，號召一切紅軍幹部與戰鬥員，以及各地和各方面的政治工作人員，將這規定的一日內的生括寫了寄來。後來，從各處紅軍隊部中以及各地工作人員間寄來的蘇區的一日稿件，前後大約有三四十篇，其中有一部份是在延安的各部門中的人們寫的。但儘這一些稿件

而特別出一本蘇區的日，那是太不夠的。何況內中尚不免有些沒有刊出價值的文章。所以蘇區的日的出版計劃最後終於是放棄了，夢秋就選了一二篇優秀的登在蘇區文藝上。

丁玲到了延安，經過一度的商討，文協在人的方面便有了一些改組。重新設置了幾個部，而丁玲是無可推讓的文藝協會的主席。夢秋負總務及編輯與出版的責任，其實他在各種工作上都得擔負一些責任。而丁玲因爲下了努力發展文協的決心，所以盡力在各方面進行種種的活動。老王仍是聯絡部部長。本來附在新中華報上每星期六出一次的文藝副刊，經數度接洽的結果，決定採取單行本的形式單獨出版，定名蘇區文藝，夢秋負着編輯的責任。同時，竭力準備出一本文協月刊，由丁玲擔任主編。

丁玲叫我擔任了研究部的工作。她說文藝理論及各種創作問題的研究，在文藝的一部門中是非常需要的。過去左聯就缺少文藝理論的人才，於是就選定胡風要他在文藝理論上努力。我們現在應該更盡力的來培養文藝理論的新人才，甚至可以選定幾個

人專門在文藝理論上努力。但我不是一個文學家，也不會寫文藝創作，對於文藝理論更是只曉得一些名義，不過因為對文學尚有一些興趣，所以是熱烈的贊成中國文藝協會而參加在內，在文協的主要負責人丁玲與徐夢秋領導之下做着分派給我的工作而已。後來因為文協會員增多，事務也較前增多，但是沒有一個專人來幫助處理，丁玲擔任了警衛團的副主任，夢秋的工作很忙，所以他們就商量了將我調出來，放在文藝協會內做工作了。

文協自到延安，會員便增加了不少，而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以各地來的青年男女不下數百人，這使文協立時增添了許多新的男女會員。於是文協就印了許多會員登記表，每個會員必須填錄一紙，同時寫明自己的興趣和特長。會員的份子，以抗日大學學生佔最高的百分比。國民黨先烈廖仲愷的大兒子廖承志也是文協主要的一員，而且他和朱光二人是文協戲劇方面的負責人。

文協的會員開始依據他們各自的興趣分成了好幾組，計有文藝理論、小說、詩歌、戲

劇、唱歌、漫畫等各組。會員中參加戲劇組的很多，漫畫組也有不少，負責的是北平木刻名家溫濤。

在文協的各小組裏面，最有成績的是戲劇組。唱歌組也曾登台表演過幾次。在漫畫方面我們本有一個很好的計劃，預備出一個漫畫展覽會。在蘇區，漫畫的題材真好似中國的地下寶藏可以取之無窮，而在畫家方面的人才也並不怎樣缺少，廖承志和朱光就是二個蘇區的名畫家。王亦明也是一個很好的畫家，他長於封面畫及摹擬畫。但溫濤的漫畫並沒有像他的木刻作品那樣的好。後來又到了一個名叫布魯的南洋青年，他的畫的確是很優秀的。布魯曾在南洋幹過多年的革命工作，在南洋坐過監牢，嚐過刑罰，被迫回到中國後，仍是一個堅決的革命工作者，雖則他甚至於做過倒冷飯的小孺三和乞丐，這種革命的精神確是值得每一個人的尊敬的。如果革命的中國真有模範青年的話，那末他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一只手的手腕是沒有的，但有許多人都沒有知道。我曾苦苦問他斷腕的原由，他始終拒絕說明，後來據丁玲說那時他在南洋的祕密工作中給炸藥炸

毀的。布魯非常不願意給人知道他的斷腕，不願意別人問，並且不願意知道的人告訴別人，現在我在此地抱歉地給他公開了。但我以為這並沒有什麼隱瞞的必要，相反的，這真是一個革命青年的光榮！

題材與人才雖不缺乏，但漫畫展覽會終於沒有能如期舉行，主要的原因也是工作太忙。後來又提出了一個計劃，要這班畫家畫各種名人像，如馬克斯列寧、史太林、高爾基、毛澤東、朱德等，拿到蘇維埃印刷局裏去石印出來，定價出售，所得除版稅外盡作文協經費的補助。在我們的預算中這票『賣買』是可以沾錢的，因為每個列甯室及講堂等全都感覺名人畫像的不夠，而且私人方面的需要也是很廣大的。然而這大批印售的計劃也沒有能完全實現，印了幾張，排在夢秋的外室裏而已。

其他如小說組文藝理論組等，工作上沒有什麼可以記述的事情。

至於文協月刊，雖然曾抱着決心要使它出版，但因紙張印刷等事實上的難題，最後終於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創刊號的內容我們曾經約略擬妥，創作方面有丁玲的蘇區二，

月，夢秋的一篇關於紅軍生活的中篇創作，同時在長征記裏可以選取一二篇，還預備請史沫特萊寫一篇東西。傳記方面有王亦明的朱德傳，或毛澤東自傳，這是美記者斯諾所筆記的英文原稿。斯諾寫這第一本毛澤東自傳時，是聽毛澤東親口述說而由吳亮平譯成英文，他就一邊聽一邊紀錄下來的。留在蘇區的是鉛筆寫的原稿，他帶到外邊去的大概是複寫紙的副本，因為原稿有好些頁邊尚留着青蓮色的殘跡。在保安時，吳亮平曾交給我，要我譯成中文，我只譯了三分之一，爲了那次的奉命外出而中斷了。

其他尚有詩歌、散文。後來吳奚如到了，他也一定可以有文章供給，成仿吾也預約寫一篇。此外，再在國際文學上譯幾篇出來。這樣，創刊號如果能夠出版，在質與量上是不致於怎樣貧弱的。我們雖也有到西安去印刷出版的計劃，但終未能如願以償。

不過，單行本的蘇區文藝，每期都是很受歡迎的，內容也相當精彩，雖然仍是油印，然而封面已有插圖，那是老王設計的。

文協在延安曾舉行過幾次大規模的文藝集會。第一次是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女

士的歡迎會，同時聯帶歡迎從北平受盡辛苦而到來的那二十幾個學生。那次歡迎會是新中華社與文藝協會聯合舉行的。會場借用抗大的俱樂部，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吳亮平等都出席參加，西安委來的延安縣長也是參加的一份子。到會的人數總共約在七八十人之間，比我們的預期是超出了一倍。

這次歡迎會上，我們還備了一些茶點，不過都是十足土產的糕餅之類以及長生果等。然而我們有很好的咖啡，那是棄了教堂而去的外國教士們留給我們的。

丁玲擔任了歡迎會的主席。她說明了本次歡迎會的意義，然後由代表文協與新中華社致了歡迎詞。史沫特萊女士，幾年前在上海時我曾在法國公園無意中見到過一面，想不到現在竟又在陝北重新見到她。歡迎她。但史沫特萊女士當然不會知道那天站在她身旁致歡迎詞的我，就是幾年前在上海無意地見過她一面的那個中國青年的。史沫特萊在歡迎會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自傳式的演講，從她幼年時代一直講到最近的生活為止。她在美國做過工人，她同一個印度革命者結過婚。她的來華是為德國某報擔

任通訊記者。九一八前她到過東三省與日本，目擊日人已在有計劃地組織瀋陽事變。她也講到當時中國政府的無能與無知，中國人民的痛苦與鬥爭。她始終是一個中國革命的同情者和幫助者。曾經爲了通訊稿件的問題同那德國報館打過一時期的筆墨官司，因爲它反對史沫特萊的態度。全世界上關於中國紅軍的第一本英文著作，就是史沫特萊在幾年前所寫的那本中國紅軍的行進。此外，她還寫了幾本關於中國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德文作品名叫中國在鬥爭中。她不但是個革命的作家，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個國際主義的革命者。她以前同丁玲也是老朋友。

史沫特萊的那天的一篇自述，就是一本很好的她的簡短的自傳，可惜會場上沒有將它速記下來。擔任史沫特萊的華英翻譯的是燕京大學的一個姓王的學生，他是北平學生運動中的一個中堅份子，到蘇區已有較長的時期。

接着是毛澤東用「圍剿」二字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說。這時正在西安事變和戰未決之際，雖然他的工作很忙，但他在歡迎會上終於坐到散會才走。朱德、林伯渠、徐特立

吳亮平等都相繼演講。北平學生報告了一些北平的學生運動。那位延安縣長也被歡迎起來作了一篇短的演講。散會時已經天暗，這是一個興奮而愉悅的歡迎會。

不久，文協爲了歡迎從西安來的大批青年男女，也舉行過一次茶話會。他們大部份是西北救國聯合會的會員，都是西安救國運動中的活動份子，雖然其中的成分是很複雜的。成仿吾也出席參加了這次的茶話會。

後來，我們又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座談會。上海及全國文藝界所喧爭很久的「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論爭，在蘇區及文協內也曾引起了一些非正式的討論。這次，丁玲要我做一篇關於聯合戰綫下的文藝運動的報告，對於這二個口號的論爭作一個決定的檢討。這時我才懊悔在未進蘇區前，爲什麼不對這二個口號的論爭作一番詳細的研究。不錯，我對這二個口號的論爭的文字稍爲看過一部份，但並沒有用心去研究他們的爭論焦點是什麼，只覺得他們衆口紛紜而且是五花八門的使人感到頭昏。但現在在文協主席的命令下我不得不着手來準備這一個報告。這應該感謝

丁玲的鼓勵，我才得細心研究和明瞭了這二個口號的論爭以及文藝運動在聯合戰綫中的關係，不然，恐怕我直到現在也決不會在重複研究和檢討這種問題的。

然而最困難的問題是材料的缺乏。我所搜得的材料是幾冊文藝刊物和一本夜鶯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專號。要將全部的材料搜集攏來實在已是不可能的事情，無論你是怎樣的設法，因為這時蘇區內書籍尚在缺乏的時代。

但聯合戰綫的政治理論上的材料却是非常豐富的而且是全部的，我將王明的幾篇聯合戰綫的名著以及毛澤東與當時蘇維埃政府的全部關於民族統一戰綫的材料，很容易的都搜集到手，這在蘇區以外倒是一件困難的事了。

第一步先將聯合戰綫的理論有系統地仔細地研究好了，然後將「國防文學」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幾篇主要文章非常注意地看了而且做了分析。漸漸地，這二個口號的論爭的全部內容都呈露在我眼前了。

在我的報告中，開首第一句我就主張文學不能同政治脫離，文學不能是超出現實

而存在着的東西。因此當前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必須同當前整個的政治局勢要完全能配合起來。因此，要判定「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那一個是最爲適宜，我們不得不拿當前的政治局勢來作爲衡量的尺度。

產生民族統一戰綫及保證其有建立可能，主要的是這三個條件：（一）日本帝國主義已由蠶食中國進而至於併吞全中國滅亡我整個民族；（二）因敵人滅國亡種的侵略的結果，國內的階級關係已經發生了新的分裂和新的結合；（三）全國人民各黨派各階層都覺悟到（雖然覺悟程度是不同的）非一致團結全國聯合共同抵抗日本不可，而且已經迫切地感到有這種必需。因此民族統一戰綫的最高原則，在對外方面是抵抗日本，在內部方面是全國大團結大聯合實行民族抗戰，以挽救祖國，保存民族。

因此，在聯合戰綫的陣營裏面，除了少數漢奸賣國賊以外，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都可參加而必須吸收進去，不論他的黨派如何立場如何以及信仰如何。所以文藝界的聯合戰綫，它的陣營也必須如此廣大，它的份子間的結合也必須如此廣泛。除了

替敵人在文藝上或文學上作漢奸行爲的人以外，不能拒絕任何一個人參加進來，而且要盡力的去吸收他們，或極力鼓勵他們走進聯合戰綫中來，不管這個作者是資本主義作風的，貴族格式的，封建色彩沈厚的，或是「鴛鴦蝴蝶派」與「哥哥妹妹派」的。但他所寫的作品的内容我們必需要求它是有助於民族抗戰的。至於形式與體裁那倒是不受拘束的。

於是顯然的「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更適合於進行和建立戰綫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這個口號是太狹窄了。即以它的名字一項面論，標榜「大衆文學」那末非大衆的份子就都被關於門外，丟到聯合戰綫之外去了。民族統一戰綫不僅是要「大衆」的聯合，而且是要聯合非「大衆」的資產階級地主以及甚至軍閥等等。如果政治上的聯合戰綫或整個的聯合戰綫的陣營是這樣的廣泛，而文藝界的聯合戰綫却是如此的狹窄，那末這個聯合戰綫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這一口號在目前確是不適合的。

同時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一方面，所駁斥「國防文學」論者的那些非難和指責，我在研究和分析之下，覺得大多很少有成立的根據，有許多是他們的誤解與不瞭解。就是夜鶯特刊上的胡風的那篇文章，被「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論者自稱爲是一篇重要文章的，也是寫得非常籠統和含糊，我讀了幾遍仍舊沒有能在他的文章內看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這一口號的澈底的内容。最使我反對的是龍貢公那篇東西，他簡直沒有懂得什麼叫做聯合戰綫，他在文內說聯合戰綫是「一罐漿糊」，那真是太誣蔑了聯合戰綫，同時更反映出了他對政治的無知與盲目。所以一個文藝人沒有政治上的素養與認識是不興的，至多只能成爲一個文人罷了。

舉行座談會的那天，會場是借在延安當地的小學校課堂內。人數到得很多，一間教室全給擠滿，出席者終在七八十人之間。我的報告分作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聯合戰綫論，第二部份檢討這兩個口號的論爭，最後是聯合戰綫下文藝運動的目標與任務。

丁玲是座談會的主席，她也繼之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意見。她認爲這兩個口號的內

容的根本意義并無衝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在現在是不大適合。對於這一點，夢秋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見。我們幾個人在事前並未作過決定的討論。當場會員中有十幾個人發言，吳奚如和白丁（譯音）也發表了很多的意見。奚如說明這二方面在口號上的論爭，據他所知并不完全起因在這二個口號的本身，而是由別種事件引起的，他們除此以外尚有別一方面的論爭。但奚如和白丁兩人是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因為它的革命性質比較明顯。

這一次座談會並沒有能結束我們的討論，但大家的情緒和興趣都很熱烈。丁玲非常高興，於是她就召開了第二次座談會繼續討論。但她聲明，我們在這二個口號的論爭上不再太多費時間，大家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聯合戰綫中文藝運動的目標與任務上。換句話說，中國文藝協會應該發展些什麼工作和做些什麼工作。

當天，奚如仍堅持他的主張，并說「國防文學」這口號確應是作家間聯合的標幟而不是創作上的口號。他還表明要使各種主張與立場不同的文學作家在「國防文學」的

口號下聯合起來是不大可能的。白丁甚至說資產階級與地主也是大衆。這一點當場就被大家所指出是錯誤的。我對於各種各式文藝作家不能聯合的意見表示了相反的意思。我提出了這個問題：「全國各階級各黨派和各種信仰的人們既可以聯合起來建立民族統一陣綫，爲什麼文藝家便不能建立聯合戰綫？全國各黨派和各階級的矛盾與衝突比存在於文藝界的不是更要深刻和尖銳嗎？」我認爲文藝界丟開了關門主義與成見，聯合戰綫的建立是絕對可能而且是必需的。

最後，由中央局宣傳部長吳亮平做了結論。他說對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二個口號的論爭，我們同毛主席與洛甫博古等也作過一番討論，認爲在目前，「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更適合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口號，作爲一種前進的文藝集團的標幟是可以的，但用它來作爲組織全國文藝界的聯合戰綫的口號，在性質上是太狹窄了。其實，雙方都無根本的衝突。至如「國防文學」只是文藝家聯合的標幟的那種理論却是錯誤的，因爲它犯了形式與內容的不一致的錯

誤。文藝家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而在創作上却不以「國防文學」爲範圍，那是不對的。我們喊着這個口號，必須按照這個口號所規定的工作努力。在蘇區，我們喊出了一個口號，我們是決定照這個口號的內容進行工作而絕對使之實踐的。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團結禦侮，文藝運動自然必須按照這個目標進行。將來形勢更發展更前進時，文藝運動當然必須也向前發展一步。文學不能脫離政治，這句話是對的。

在決定文藝協會的今後工作的討論中，我們通過了加緊聯合全國文藝界進行統一戰線的建立，以及竭力發展蘇區文藝運動，建立紅軍中的文藝通訊工作等等的議案。這兩次座談會的成績是相當美滿的。

關於建立文藝界聯合戰綫，成仿吾也在某次會議上極力主張，他並且說已經寫信給上海的文藝界朋友們倡議此事。但關於這一工作的進展情形，這兒無從報告，因爲不久我就離開了陝北與中國文藝協會了。我非常希望這一工作能完全實現，而中國文藝協會應該成爲民族統一戰綫中的鬥爭的集團之一。

中國文藝協會在六個月的短促時期中，（自成立起至我離開陝北爲止）在工作上并無驚人的偉大的成績，那所無所諱言的，但它至少已爲陝北文藝運動盡了發軔的作用，奠下了一些基礎。丁玲與徐夢秋二人是費了許多心血的。吳奚如一進蘇區，就立刻成爲文協的積極的主要工作者之一。奚如不僅是個著名的中國新時代作家，而且是一個革命工作者，也是一個實際鬥爭的戰士。他的政治素養很好，他的態度是溫文儒雅的，在工作上非常努力而且負責任的。所以奚如給與一般人的影響都是極好的。他進蘇區就被任爲抗大的政治教員。

文協工作之所以不能有廣大的發展，雖然有幾種很小的阻礙，但其主要原因却在於主要負責者不能專心從事，丁玲夢秋都有別種工作牽制，奚如也不可能完全來幹文協的工作，成仿吾也是這樣。不過，文協在會員數量的增加上是很迅速的，甚至後來累得那位交際部長陳仲夫爲了調查與登記的工作，每天奔來奔去的忙了一時期。

丁玲曾以文協工作的沒有大發展引爲自己一人的咎失。在我將離陝北後，她忽然

寫了封信給我。信中希望我們不要離開延安。「文協工作的不好是我一個人的錯失，但我是抱着決心要盡力使它健全和開展起來的。你們不要聽說可以回去就欣欣然，在這裏一日就做一日工作，也就不言去。」她對於我們的離去，從這封信中看來，我個人感得她是有些覺得難受和悵惘的。信裏她還重申希望我們拋棄回去的意見。這封信我是受了一些感動的。當我在臨走的一剎那時，我會對着這封放在桌上的丁玲的信看了幾眼，很想隨身帶了它走，但是終於因為怕路上或許有檢查的麻煩而放棄了它，雖然我還想到可以作為將來寫關於丁玲的文章中的材料。（因為我在丁玲面前好幾次說過回去後，決定要寫一篇如記丁玲那樣的文字。）當然，我走了以後這封信的命運是只有拋進廢紙簍裏去了。

蘇區中國文藝協會的一般的狀況與工作，我已大概寫了一些如上，但我的只能算一篇簡略的報告，供給關心它的人們明瞭一個大概罷了。寫得更優秀和更輝煌的關於中國文藝協會的史實紀錄，那只能待陝北文藝運動的創立者丁玲或夢秋以及別有的

優秀寫作技巧的著作者們來擔任，我自問沒有這種才能的。

中國文藝協會的前途，由於：（一）蘇區最高領袖們如毛澤東的非常關心與注意，以及紅軍及各部工作人員沈厚的文學興趣；（二）丁玲、夢秋、奚如等決心與努力，文藝家將更多的到臨陝北；（三）隨着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成功，整個的環境變得更爲有利，所以今後決定可以有更大的發展而且有無限的光明的。

（英文·China Today）（正明譯）

陝北的戲劇運動

T. Tsun

一 中國人民抗日劇社

陝北蘇區的戲劇運動，在全中國的戲劇運動中，是一種嶄新的革命的戲劇運動。

在以前江西中央蘇區時代，戲劇運動的發展與活躍，在全中國是無與倫比的。那時的物質條件頗為優越，人才方面更是毫不感到缺乏。在紅色首都瑞金，他們還建立了一個可容數千人的大劇場，可惜現在已完全給毀壞了。因此你在陝北蘇區中，如果遇到從江西來的紅軍戰鬥員或工作人員，話鋒一觸及當時的戲劇運動，那末他們立時就眉飛色舞，津津樂道，吐沫往往不知不覺地濺在你的臉上。

陝北的物質條件同江西中央蘇區比較起來是差得很遠的，但人民劇社還始終的

存在着，同過去一樣的在紅軍中以活躍的姿態出現。然而江西時代的那班著名劇員已
是所有寥寥了。不過它却產生和訓練成了許多陝北的戲劇人材，其中有好些是很優秀
的。

一九三六年冬，我們在保安時，對於戲劇方面的欣賞機會可以說是非常冷落的。因
爲人民劇社始終是在前線上和紅軍中活動，或者是在農村和羣衆中間上演。我第一次
看到蘇區的戲劇表演，是在保安舉行的魯迅追悼會上。那天，紅軍和各部工作人員以及
紅軍大學學員都出席參加，人數終在一二千之間。毛澤東并親自出席發表了一篇演詞。
對於這位革命的青年導師，蘇維埃政府給與了沉痛的追悼及崇高的哀思。那時天氣很
冷，全體參加者已經在寒風中坐立了二三小時，大會主席高聲宣佈最後有紅大的話劇
上演：「紅軍大學的話劇誰都知道是精彩的，今天我們有機會欣賞了。」可是演出結果
并不能使人滿意，許多人在說「沒有什麼好看。」是的，紅大的戲劇表演在蘇區內是大
家聞名的，主席的介紹詞並沒有說錯，但因爲：（一）時間匆促不能有充分的排練；（二）有

許多奸角色爲了工作忙碌沒有上台；自然不能獲得預期的結果了。

後來，人民劇社到了保安，這是個使人興奮的消息，大家都快樂地傳說着：「有好戲看了。」在少共的支持下，保安成了第一個俱樂部，成立的那晚上會舉行了一次晚會，人民劇社參加了表演。但是會場太小，人太擁擠，連表演的地方也給擠得不能迴旋了。當時人民劇社也沒有演出什麼話劇，只表演了一些「活報」（「活報」是注重各種新聞故事的報道，但不用文字，而以戲劇形式出之，使人印像更能深刻。這似乎有些像化裝宣傳。——譯註）與紅色歌舞，不過那作風與格式全是嶄新的，充滿了革命的活力與青春，使人看了覺得耳目一新。那班演員雖然還都是些十餘歲的男女孩子，但他們的步法與姿勢都很熟練而自然，服飾也配合得頗美麗動人，大部以紅色爲主，但質料以布帛或紙類居多。之後，又曾舉行過幾次晚會，我因爲怕人擠，都沒去參加。

白區訓練班裏的黃直被委任爲人民劇社的主任了。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戲劇是他的特長之一，在上海他曾以賣報維持生活來幹革命工作。於是我們每天在街上走過時，

常看見一隊年青的男女孩子在空地上練習或運動，那就是人民劇社在排演和訓練新的節目。他們中間有些年輕得甚至在吃飯時會互相頑皮，空閒時追來追去的遊戲。他們不僅是紅色的劇員，而且也是很優秀的紅色小戰士。雖然戲劇是他們主要的任務，但政治訓練與教育，他們也同等地有享受的權利。他們的生活與待遇是和旁人一例相同的。

到了延安以後，戲劇運動就蓬勃的開展起來。廖承志和朱光是蘇區的二個演劇名角，他們雖然自一二四方面軍在陝甘大會台時就一同到了陝北，但他們戲劇活動的開始是在到了延安以後。人民劇社的社員齊集了，道具和服飾也大事增添了。但限於物質條件，只能稍為改善而已。

延安城內最好的一座建築是那天主教堂。它有一個很大的禮堂，可容六七百人，而那座鐘樓一度會成爲劇員的化裝室。禮堂內本有一坐小小的講台，人民劇社就將它改造了一下，掛起了幕布就正式成爲一個舞台了。於是，我們凡有晚會或公演便都在這個禮堂內舉行。徐特立六十大慶那天它又做了一次壽堂。後來黨或特區政府有重要的大

會或演講會時也常在此地舉行了。

人民劇社一到延安，就舉行了三天的盛大公演。并且特定一日供給延安的老百姓看。於是就使延安城的夜晚整整熱鬧了接連的三天。人是軋得不得了，我沒有獲得欣賞的機會。

中國文藝協會在保安成立後，吳亮平曾提議可同人民劇社建立聯係，特別是在劇本方面，文協會員應該多寫作一些劇本，因為劇本確乎感到不夠應用。文協自建立了戲劇組，同人民劇社的聯係便逐漸密切起來，而廖承志、朱光和黃直也俱是文協的會員。在創作劇本這一個工作上，朱光是做了第一個嘗試者。他寫了一本賣國賊的獨幕劇，在某次晚會上舉行了第一次的公演，由廖承志同他以及一個白區來的女性主演，但沒有獲得怎樣大的成功。第二次公演時，我們都去參加，看了以後的結論是劇本在結構上大勉強，即故事也編得不大完善，尤其那女主角是完全失敗的。但就在這一本不完善的戲劇中，大家已經認出廖承志確是一個演劇天才，朱光的表演已經不錯，但還在他之下。後來，

我在光明雜誌上看見一篇關於陝北戲劇運動的文章，那個作者說『在戲劇上最受歡迎的是廖承志、朱光……』以及這個白區來的女性，但這是不確實的，作者大概是道聽塗說而已。他只演過賣國賊一劇，而她的演出是完全失敗的。但有人捧得她太過份而且不顧分寸，朱光並且替她畫了一幅彩色的『玉照』貼在延安大街的旁邊作為宣傳，戲廣告上並且稱她為『蘇區的戲劇明星』，這使好多瞭解的人不由的要感到有些『汗毛站班』。其實，這樣過份的捧捧反而害了她，因為她竟然有些相信自己確是『戲劇明星』。而如魯迅所說那樣的『飄飄然』起來，這樣她的成功之望也不免要成為飄茫了。我知道她從沒有上過舞台或參加過表演，她能在賣國賊中首次出演，這是一種勇敢的嘗試，不論其成績好壞，終是值得稱許的事情。如果她以後能在戲劇上虛心研究和受訓練，檢查自己的缺點，學習別人的優點，我們武斷的說她絕對能成爲一個良好的戲劇人才，雖然『戲劇明星』的頭銜是不可能隨意就載到頭上來的。但她終於是沒有能更向前發展一步。

西安事變後，溫濤到了延安，立刻就被任爲人民劇社的副主任。溫濤在戲劇和歌舞方面很有一些技巧和經驗，他以前曾經領導過一個歌舞團。所以他在舞台設計與裝置、新型舞蹈的訓練與排演，以及人民劇社的劇員訓練、道具設計和方式改革上有了許多的增進。而他自己又是一個音樂人材，他能夠創作歌曲與配製歌譜，其他的口琴表演是蘇區中第一個名手。我們稱他是多才多能的藝人，他是可以受之而無愧的。

他每天在訓練人民劇社劇員們的步法與姿勢，教導他們練習新的舞蹈。他自己排在這班劇員行列的前面，領導他們學習種種舞姿，口裏是「一二左右」的喊着，腰是擺搖着或是四肢舞動着，劇員們就跟着他演習，這使他們在上演時種種方面都更成熟而更有進步了。溫濤的身材很矮小，但他在歌舞方面的新花樣却是很多的。

在蘇區，晚會是一件大家最歡迎的事件，毛澤東、朱德和博古以及其他許多蘇區的重要人員，都是晚會的熱烈參加者。所以不久以後，溫濤的技能與名聲在延安城內不但是在自上而下的都一致稱贊他，而且是自遠而近的都知道他。他確有成爲一個「蘇區的

藝術明星』的可能，特別是在樂劇方面。

人民劇社的活報與紅色歌舞，本來已是非常精采而最受人歡迎的，自溫濤擔任了副主任以後，它在這一方面變得更有精彩，而且幾乎每次都有新的樂劇在舞台上演出。於是人民劇社的美譽就日益開展起來了。

在話劇一方面，人民劇社也有許多優秀的人才。他們時常公演的二鬍戲是放下你的鞭子和察東之夜。劇員大部是陝北的農村人民，而這二個劇本也都是以農村為主要背景。所以他們是以農民來演農村劇，在真實性這一點上實在不是別的劇員們所能夠及得到的。丁玲非常喜歡他們的表演，常說：『這是農民本色，他們的那種神氣那種姿態，都是一個真的農民的。他們是真實的、樸素的、自然的。其他的人們是演不出來的。』固然他們在表演的技巧上以及動作等等上面，是有着許多缺點或是不夠的，但這是可以訓練和指導他們而改善起來的。

人民劇社是每次晚會中的主角。晚會的舉行大都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

達到紀念節日也必定是要舉行一次晚會的。有時爲了歡迎新來蘇區的人物，我們也會特地預備了幾次晚會。史沫特萊，外國新聞記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來的那個攝影記者，都做過蘇區晚會的參加者。史沫特萊出席唱過二次外國的革命歌，而那個攝影記者在全場熱烈的鼓掌手中，也不得不跳上台去跳了一個舞，可惜舞台面是泥地，我們除聽見了「撲撲」的舞步聲外，還吃着了一些泥灰。但他跳得很好而且仍是非常認真，下台時我看見他已經有些氣喘汗流了。這個攝影記者原先在歐洲各地拍攝新聞片，西安事變突起，公司就立刻派他到遠東。他從巴黎趕到上海，再趕到了陝北蘇區，拍攝到了許多有價值的新聞影片。當天晚上，他在晚會上看見了人民劇社的活報與溫濤新排的紅色舞蹈，他高興得不得了，張開了一張嘴狂熱地拍着手掌。我坐在他附近，覺得他簡直有些得意忘形，恐怕他在看好萊塢或百老匯的最好歌舞時也不會有這樣興奮的愉悅。他回到歐美後，這次晚會的印象，夠他在親戚朋友間或什麼會上博得滿口的讚譽和當動的掌聲，而他也以大大出風頭了。

在晚會中，除了人民劇社的表演以外，溫濤的口琴也是大受歡迎的。我們知道他會跳馬來舞，但在幾次的逼近之下，他終於不肯「獻醜」，因為舞台太「那個」了。然而他還有一種蘇區從來沒見過的技能，那就是音樂相聲。他一個人的口裏可以奏出一班很好的西樂隊來。有銅鼓，有喇叭，還有琴聲與角聲。他口裏一會兒「咚咚咚」，一會兒「蓬蓬」，接着又是「嗚嗚嗚」的，忙過不了，而他的頭既左歪右轉，他的二手二脚也是敲過不停的踏過不歇，那真是一種非常有趣而新穎的表演。結果常是引起滿場的狂熱的笑聲與掌聲，大家一致地要求「再來一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東北軍裏有個青年人到延安進了抗日大學。在某次晚會上，他自告奮勇跨上台去唱了一個小熱昏調。他用西安事變與國共合作以及民族抗戰作為題材，不但意義想得極好，聲調編得非常動聽，而且是充滿了幽默和滑稽以及諷刺的意味。全場給與了熱烈的掌聲和喝采。毛澤東也非常高興，熱烈地拍掌鼓勵他，他從台上跌下去時，毛澤東就站起來攙扶他，並且又笑嘻嘻的稱贊了他幾句。可見中國青年中天才是很多的，只是一向在惡劣的環境下被壓

抑着而已。西北救國聯合會會員王玉青聯合了小成和老陳也在台上唱過賣黎膏糖和蓮花落，也獲得了場衆的歡迎與發笑。除此以外，晚會也人有唱平劇以及跳外面流行的歌舞，這在蘇區的舞臺表演上是都可以出演的，並沒有什麼限制。紅軍中喜歡聽或唱平劇的人并不少，但唱的人只要會「哼」，就終有人歡迎聽，不一定要是譚派或梅腔。甚至唱得完全不合腔調，而台下仍然會有掌聲來捧你的。延安城防司令「老邊」據說是蘇區內唱平劇的名角，逢見他在晚會中出現，人們總要強迫他站起唱一段或幾句。他是個身材肥胖高大的紅軍軍官，某次被迫的站到台上，逼緊喉嚨唱了一段花旦，戲台下的衆聲當然是震動了你的耳朵的。後來西安學生在台上拉起胡琴對唱了一節武家坡，全場聽衆的喝采盛況實在不亞於余叔岩馬連良的在上海舞臺的出演。最後，尚有一個曾在晚會中演出的另一個新節目，那就是丁玲的「拿手好戲」崑曲，某晚她被逼的唱了幾句。因為她替自己安排了一個很好的計劃，她始終不唱完一節，別人多逼她一次她就多唱一句，這樣她的崑曲便可永遠唱不完，并且使人每次有「新戲」可聽。

除了延安的戲劇活動以外，蘇區各地的戲劇活動也是非常活躍的。各個紅軍隊部以及各處農民羣間，都有他們自己的劇團，或正計劃建立一個劇團。文協戲劇組曾接到幾百里外來的一封信，要求我們派人去指導他們以及供給他們劇本，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人民劇社在紅軍和羣衆中間也有了十年的活動歷史，它的戲劇不僅是戲劇，而是革命教育與政治的訓練的另一方面的表現。人民劇社的工作就是紅軍整個鬥爭中的一部份，同時，每一個人人民劇社的劇員他（或她）本身就是一個革命的工作者或鬥爭者。

二 西安學生的戲劇表演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央軍顧祝同開入西京，於是在西安事變期內活躍的青年男女學生，大批的不斷地到延安來了。幾天之內就到了二三百人，他們大部份是西北救國聯合會的會員或是左傾的青年，也有少數的共產黨員或少共團員，但其中絕大多數都

是羣衆或是蘇區的所謂「非同志」。在蘇區一般人相見，無論其爲黨員或非黨員，都互相以同志稱呼，所謂「非同志」卽尙非共產黨員的別稱，並不是說將他們完全當作外人看待，或視他們爲「不是同志」。如果作這樣解釋，那就大錯了。

在這一羣從西安來的人們之間，有二三十個是女學生，他們也全都是西安婦女救國會中的份子。當然在這二三百人的裏面，純潔的愛國青年或革命青年佔着絕大多數，但也不免有少數背景曖昧或身世複雜的份子。以階級的成份上看來，可以說全部是同我一樣的小資產階級，至多是革命的知識份子。甚至有一二個只是憑一時情感上的衝動或是僅祇爲了戀愛問題，就此往蘇區一走，使他們的家庭再也無從阻礙他們。但澈底執行民族統一戰線的蘇區政府一律收羅他們而訓練他們，不管他們的黨派與信仰如何，只要他們不是漢奸賣國賊。

抗大另開了一部專門教育他們，依照他們的程度分了許多組，他們大部份是中學生，有的還只有高小程度。不過他們中間的戲劇人才很多，有好幾個都是西安的話劇朋

星。西安事變期內，他們在戲劇上是非常活躍的。於是他們幾乎全部的成爲了文協的會員，文協的會員立時增添了不少。爲了登記，爲了調查他們在戲劇上的經驗與經歷，交際部長陳仲夫成了一個忙人。

這時延安的晚會正是開得鬧熱，而話劇公演也正是在活躍的時候，於是他們也在蘇區晚會中首次的參加了表演。他們自己配好了一個演員隊，選定了劇本，預演了一個時期。他們自選的劇本是平地登天與中華母親二劇，這是他們在西安等地歷次演出而且是受到過盛大歡迎的。據說，尤其是中華母親一劇，是最出名的劇本之一。

是的，他們的人材是相當整齊，表現的經驗與技巧也是很好的。平地登天一劇是一個諷刺短劇，它所諷刺的正是那時鬧得烏煙瘴氣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醜態。它在暴露與諷刺官僚與劣紳的勾結和賄買選民，以及一班公務員窮時受盡老婆瘟氣稍得志時便驕氣凌人的那種種衆生相，是獲得了成功的。在演出上，演員方面的成績也是獲得許多贊美的。尤其那個女主角，表演一個潑辣而尖酸的婆娘，可以說是獲得完全的成功。

她是一個經驗與技巧都已達到好處的戲劇人才。毛澤東朱德看了這個劇本也給引得發笑不已。而且他們完全用陝西土話作爲說白，這在戲劇上也是一種新的成功。

但當中華母親演畢時，這劇本的意義及其所包含的有毒害的意識，使得一般人引起了反感。全劇的故事是一個年青時代以革命同志和他的丈夫結合起來的母親，憤恨於他丈夫現在竟變成了漢奸，替敵人在東三省作破壞義勇軍殺害愛國志士的無恥工作，但他的幾個兒女都是祕密的愛國團的團員，團中命令他們殺死他們的漢奸的父親。兒子不忍殺父，姊姊鼓勵他，竊聽的母親於是走出來極力表示贊成，於是傾着毒藥的一碗補品，那個做漢奸的父親就從這位中華母親的手裏拿去，而當場倒斃在地上了。最後這位中華母親便以一篇激昂的演說結束了全劇。

這劇本的故事是非常勉強的，而全劇着重在殺死一個漢奸的父親，在另一方面是放鬆了主要的敵人。何況對於一個漢奸的父親不必一定要兒子與母親來毒死他，根本對付漢奸也不是毒殺的手殺所能奏效的。漢奸與賣國賊確乎可殺，但有廣大羣衆的革

命鬥爭可以作爲最有力的武器。在這劇中使人容易發生只是一個妻子殺了丈夫，兒子殺了父親的簡單的故事，雖則這父親或丈夫是個漢奸。當場，抗大的校長林彪在人羣中間站了起來，他發表了一篇簡短而有力的演說。他嚴正地指出這個劇本的意義是完全錯誤的，並且指出了它的誤錯點何在，希望全體在場的人員不要感染到了它的影響。『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中，並不需要一個妻子去殺丈夫，兒女去殺父親。我們極力反對這種意識與傾向。這對民族統一戰線只會發生害處而不能發能有益的作用。』全場用一致的熱烈的掌聲表示出了林彪的意見就是大家認爲非常正確的意見。散會時，我聽見紅軍總司令朱德說：『這錯誤是很嚴重的，它是小資產階級瘋狂心理的表現。』丁玲提供了許多反對和批評的意見。夢秋說：『真糟糕。它的名稱還叫做中華母親，這樣的「中華母親」我們是不需要的。』我稱他爲「天才」的廖承志也大搖其腦袋了。於是就產生了一種意見，以後對於一切劇本在公演之前必須先審查一下，而中華母親在排演時竟然誰都沒有去參觀，即在負責方面是太疏忽了一些。是的，他們大部是

文協會員，雖然他們此次並不是文協的公演。而我們因為聽說中華母親在西安等地救國運動中已經演出多次，而且據說是非常受到歡迎，因此我們以為它終是一個很好的劇本，至少是不致於壞到怎樣的，而結果却是壞到這個樣子，實非我們始料所及。所以在蘇區以外盛行的劇本，不必說像中華母親這種壞劇本，便是被稱為革命的劇本，到蘇區來上演也是非常不夠的。爲了劇本的缺少，我們翻過外面的有名的劇本（當然是革命性的），沒有找到一篇是適合的。在外邊看來這劇本革命之至，從蘇區的眼光那是同革命相去還很遠哩。

後來，他們又公演了二個劇本，也都是失敗的。這失敗並不在於他們的表演與技巧，而完全在劇本上面。於此使人更感到人民劇社的優點來，它的演員們的技巧與經驗雖是不及他們，但在革命性上却遠非他們所能及得到的。不過，西安學生們最後公演的那齣撤退趙家莊，我們應該承認是得到成功的。這是豐台事變後著名於平津及華北一帶的優秀劇本，它以廿九軍與在豐台抵抗日軍作爲題材，漢奸賣國賊在投降敵人的無恥

出賣外，廿九軍被迫奉命撤開豐台，遠到趙家莊，受傷的連長還被上級革職，全劇充滿了悲壯憤慨的情調，激起了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它是國防文學中的一個很好的國防戲劇。

他們的女學生陣營中曾經組織了一個十餘人的唱歌隊，在舞台上唱了一支歡送抗日軍上前線的國防歌曲，這是西北救國聯合會為歡迎和慰勞由東北軍與西北軍組成的抗日聯軍，在潼關以及前線上鼓勵他們的。這班從西安來的女生，以西安助產學校及女子師範的學生佔居多數，助產及女師在西安的學校裏面是最熱心於救國工作的。她們中間有二個女生，我們記得曾在西安看見了過她們。一九三二年十月，我們困居西安，悶得發慌。忽然在報上看見西安學生各種賽球決賽的新聞。在運動場中我們看到了助產與女師的排球決賽，其中有二個人最引起我們的注意，一個黑胖的排球拍得很好，另一個老陳稱贊她是『苗條而漂亮』。所以當老陳去要他們填文協會會員表時，回來就說在她們中間發現了幾個在西安看見過的人，而由於革命的力量，她們現在也給帶到

延安來了。

而當我們將要離開延安時，文協在他們中間成立了一個分會，這是由於學校當局的建議，而學校當局是爲了他們的功課和紀律的關係，因爲其中有好幾個男女常借文協開會或排演戲劇爲名請假離校出外。這種情形以紅軍幹部爲主要學員的那個舊抗大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革命非常着重於階級的成份。

三 「炭礦夫」與「祕密」的公演

文協在當時的延安戲劇運動中也是參加者和活動者之一。戲劇組便是專門擔任戲劇一方面的工作的，領導者是廖承志和朱光二人，曾經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同人民劇社中是有聯絡的。溫濤和黃直就是文協的會員，而文協戲劇組也就是人民劇社的一部份。

文協戲劇組第一次的公演是炭礦夫。這是一個著名的日本劇本，描寫日本礦工生活的痛苦與資本家壓迫的慘酷，以及由礦山爆發而激起的礦工工人大罷工的鬥爭。它是一個充滿了革命鬥爭的劇本。廖朱二人以前曾經公演過這個劇本。雖然劇本已經遺失，但情節方面他們二人尚大部份記得，於是他們就重新編寫了出來，不過將題材轉作東三省礦工反抗日本軍閥與資本家們的鬥爭罷了。

因為每次的公演，劇場內總是弄得非常秩序紊亂，於是我們不但印發入場券，而且派定了收票及幫助警衛團守門的人員，還指定了在會場內招待的人。文協的公演確乎也轟動了許多人，維持秩序的人終於不得不關上了外邊的大門，同時嚴厲地執行命令，沒有門券的不放入內。因為會場實在大小，不有組織地來維持秩序，結果將使會場內妨礙舞台的表演，而且使得大家不能靜心看戲。那天晚上，我們雖弄得聲嘶力竭汗流浹背，但會場秩序終算維持了下去。白區部主任張浩要從邊門過來，警衛團堅執不允，因為他們執行「邊門只有舞台人員可以進出」的命令。湊巧我要打從邊門進入舞台，但我也

不能夠徇情放他進去，他拿出了忘記了的入場券，警衛團說可從那邊大門進去。張浩說那邊實在擠不進去，於是警衛團才讓我伴他走進了劇場。

在炭礦夫一劇中，周恩來的夫人鄧小超也參加擔任了一個角色，廖承志飾老礦工，朱光飾了他的兒子。他們都獲得了驚人的收獲。當礦山爆發，兒子救同伴傷命，屍身抬到舞台上時，罷工已在進行，這老礦工便做了英勇的領導者，全劇是達到了激昂與鬥爭的高潮。我們這批不會演戲的傢伙，都在幕後做着罷工羣衆的呼聲和脚步，鐵板銅片叮噠的響着。台下是一片靜默，千百只眼睛都盯在舞台上。在非常滿意的成功中，布幕掩去了炭礦夫的最後的一場。

廖承志和朱光得到了許多的好評，其他的配角大部份是那批北平來的學生們擔任的，替史沫特萊做譯員的那個王汝梅也是劇中的一個角色。在公衆的批評下，炭礦夫的公演證明是成功的。它在後來又表演了幾次。

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延安城內將有一次盛大的晚會。文協預備在這次晚會中舉行

二次公演，但是沒有好的劇本。丁玲計劃將胡也頻六人被殺的故事編成一個劇本。那天晚上，丁玲同我在老王的宿舍裏商討此事，三個人將前後情節及分幕都想好了，決定由丁玲動手編寫出來，但後來她又放棄了。在這劇中，丁玲將在丁玲探監的一幕中自飾丁玲上台，而胡也頻等的被殺就是在三月之初。

這時我在莫斯科出版的國際文學上譯出了一個劇本，那是關於西班牙工人的革命鬥爭的，是一篇寫得非常精彩而有力的獨幕劇。起初，因為文協月刊需要稿件，我是譯出來預備作爲創刊號內容之一的，劇名是秘密。後來別人在北平清華大學出版的文藝刊物上發現已經刊出，雖然有些刪節。我完全譯出以後，丁玲、秋和廖承志等讀了都同聲說是好劇本，於是我們就決定要拿它來公演。丁玲的意見是很對的，她說：「這是一個極好的劇本，但非常難演而且不容易演得好。因爲它的人物和劇情非常簡單，完全要靠劇員的表演來締造它演出的成功。用這劇本來訓練演員那是最好沒有的事。」既然大家都贊成這個劇本，於是就決定將它拿到舞台上公演。

吳亮平的意見想把故事改作東三省義勇軍的鬥爭，但最後廖承志說不必改編，我們就拿它來紀念西班牙工人的英勇的鬥爭，反映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及全體西班牙人民抵抗叛軍佛朗哥與國際法西斯主義的、現在正在進行着的偉大的階級的與民族的革命戰爭。

故事是非常的簡單，人物也一共只有五人，而背景始終是在一個警察祕室裏面。幕開時，陰險而狡猾的警長在審訊一個工人，因為工人已經決定在晚上實行總罷工，他要這個英勇的工人招出他們的祕密軍械庫來。工人在獄中每天吃的是鹹魚和撒了鹽的麪包，所以口渴得要死。警長的面前就放了一瓶甜美的清水，他用清水誘引工人招供，幾次的將水倒在杯裏又傾進壺裏，甚至故意倒在他的面前的地上。因為工人堅決的不吐一辭，警長就暫時離室。另一個已經半瘋了的工人走進祕密室來，因為他被強迫吞了毒藥，所以神經已非常錯亂，他將要說出只有他們二人知道而亟為警長所急需知道的『祕密』來。警長入室，他要求將這半瘋的同伴牽去；在一種巧妙的做作中，他騙信了警長，

說是願意招供。他喝到了清水，他爲自己做了叛徒而痛哭，最後他要求將那個半瘋的伙伴鎗斃，因爲這樣就可滅去了見證而苟延他自己的性命，不致爲其他的同伴所處死。正當那半瘋的伙伴鎗斃了的時候，他突然瘋狂地大笑了起來，他英勇地衝着警長大喊：『祕密，這祕密，只有他知道我知道，現在他死了，你已永遠不能得到這個祕密了。鎗斃我，鎗斃我！』受騙的警長羞憤交併，跳起來拔出了手鎗，突然電燈暗了，二個警察氣急敗壞地奔進來報告。工人已經發動了總罷工，電燈自來水也已完全割斷，大隊工人的武裝暴動終於開始了。這時外面的街上傳來了暴動的吶喊聲，警察在用手鎗抵住了那工人的緊張而激動的場面中，幕條然的下來了。

在這個劇本中，警長是一個非常難演的反派角色，而那工人却是一個英勇而又精細的革命戰士。那個半瘋的工人同樣是非常的難演，他一面已經神經錯亂，但必須極力演出他滿腔的悲憤與苦痛來。二個警察倒是比較容易演的。這劇本如果演得好，那是可以獲得非常的成功；萬一演得不好，那便是可慘地的一敗塗地。而全部的成功是完全建

在演員們的表演之上的。

離開公演已只有一星期了，而我們除了劇本以外，什麼都沒有預備好。當第一次預備的時候，廖承志的警長和朱光的工人以及王汝梅的半瘋工人，參觀預演的人們看他們演了一段都搖頭說不興，小成甚至反對這劇的實行公演。他的理由是劇本難演，演員難找，連廖朱二人都不能勝任愉快，同時時間非常侷促，已沒有餘暇排演。最後他竟對我說：『如果此劇能演得成功，我給你們打二記耳光。』

這樣，廖朱二人也覺得興味索然，其他的人們也感到與其演不好不妨就停止不演。於是秘密的公演一時幾乎成了泡影。但我個人的意見，廖承志是個演劇的全才，他完全可以擔任警長這一個反派角色。朱光的外表可以化裝成一個工人，他的個性適合於演激昂的角色，同時他有過長期坐牢的經驗，他懂得一個革命者在受苦難時的心理與表現。同時，廖承志也說得好：『奸惡的暴徒們審訊政治犯以及牢獄的情形，我們都完全懂得，而且是非常親切的。』因為廖承志有過這種經歷，他在上海曾落在馬紹武手裏受過

一度犯人生活。至於半瘋工人的那個角色，王玉青自告奮勇願意一試，雖然他從來沒有登台表演過，王汝梅與黃直擔任演二個警察。

於是排演又重新開始起來，然而時間更迫近了。我們——小成、老陳、小汪和我以及黃直等——都做了大導演。除黃直以外，我們既不是戲劇家，更不是導演家，做個演員尚不可能，那裏有導演的力量，但我們畢竟擔任了下來。我們這批寶貝做導演，只有在蘇區才有可能。其實我們無非是盡了些『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作用而已。

白天大家都沒有空，所以每天晚上我們都弄到午夜或一點鐘才睡。但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的興奮，情緒也是非常的好。第二次的排演進步了不少，可是他們只一段段的排演了幾次，始終沒有自始至終的排演過一次，因為時間已經不許可這樣做，第二天晚上就要公演了。

延安城從來不會有過電燈，而我們的舞台上總算有了二三盞汽油燈。但秘密，最末是需要關電燈的，於是我們就用黑布罩套在汽油燈上面用線攀住了。如果關電燈就將

線放下來，開電燈就收了上去。蘇區的物质條件對戲劇是給與了很多的困難，但在蘇區裏面的人們，發明家和創作家也是非常多的，在無論怎樣的沒辦法中，我們終有『極法子』可想，有時竟是非常巧妙的。

在全場參加者的熱烈的和緊張的期待下，秘密公演了。我被派定替朱光在幕後提示，（幕後提示是戲劇上最忌的一個缺點，但在我們是應該要加以原諒的，誰能有這麼許多時間去讀熟對白呢？）所以我自己沒有能看到公演的成績怎樣，雖然我是非常熱切地盼望看到全劇的進行。我當時在幕後所能知道的是全場寂靜無聲，舞台已經吸引了全場的參加者。

全劇演到最後時，我才有專心看舞台上的劇情進行的機會。這時全場更寂靜了，幾乎連一聲咳嗽都沒有。朱光激昂地悲憤地但是歇斯的里亞地衝着廖承志大喊廖承志羞憤地握着手鎗，突然電燈暗了（應該說汽油燈上的黑罩落下來了），二個警察慌張而氣喘地奔了進來：『總罷工開始了。』幕後喊出了罷工和暴動的吶喊。這時，指揮笛已

經吹了起來，幕已應該立刻掩上，但那二個拉幕的警衛團士兵不知是否已看出了神，竟拉着幕不動。這真是一個意外的不幸，全劇的緊張局面要破壞了。幸而廖承志和朱光及幕後的人都補救得好；廖承志繼續怒罵朱光，朱光也更激昂的大喊「鎗斃我！」「哈哈！哈！你！」我們都急得不得了，我看出台上的四個人更比我們着急，但又不能放下表演，仍舊在裝作着聲勢。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幸而有人從旁跳出來急速的拉幕，那二個拉幕者才飛一樣的拉上了幕。

台上的人才透出了一口氣，大家不但埋怨拉幕的人，而且在擔心全劇已經遭到了不可挽救的誤延。幕外立時震起了前所未有的熱烈的掌聲，寂靜了一二小時的全場即刻沸騰和熱烈起來了。我們聽到了一片贊美的聲息。

跳下台去，博古、朱德望着我們嘻嘻的笑，可以知道今天晚上他們都很滿意。遇到丁玲和夢秋，他們說今天是演得成功的，全場都已表示滿意。我們的一顆心才算落了下來。全劇演得最好的是廖承志和朱光。前者在劇中還另外補救了一個不幸；朱光脫腳

上鑲銬時，給他載上的人縛得太「仔細」了，他解來解去的一時解不開來，廖承志在表演中就插着說：「不要心急，慢慢的解好了。」……解好了沒有？……水替你倒在這裏了……：「這在劇中是沒有的。然而若不是這位警長有「急智」，不免就要使全劇加上一個小破綻，因為朱光已經解得有些火冒，起來了。王玉青從來沒有演過話劇，直待聽到了丁玲「你是成功的，演得不錯」才使自己獲得了寬慰。這個半瘋工人的角色確也是不容易演的。黃直與王汝梅的警察也獲得了同等的稱美。

後來，有人對我說：「毛澤東昨晚上看秘密時，眼淚都淌出來的。」我不由得呆了一下：「爲什麼？」「因爲他看到那個工人渴得要死而幾次喝不得水的痛苦，所以感動得下淚了。你看，這不是極痛苦的嗎？」朱光那晚演的工人的成功，我們在這一段插曲中就知道了。

同時，有許多人當時恨極了廖承志，因爲他的天才將那個警長演得至於使人發生了憤恨，他當晚沒有吃到磚頭和泥塊，我到現在尙爲他慶幸不止哩！

大部份看過秘密的人們都說：『演到最後時，我們的一顆心和呼吸幾乎都完全停止下來了。我們都忘記了自己。』

又有人告訴我說：毛澤東看了秘密後，碰到廖承志就說，你們好好的努力，多排些好的新戲出來，讓我們可以多看幾本好戲。你們要用多少錢，要用什麼東西，可以開預算表給我，叫他們去辦。

靠了這五個演員的表演能力，秘密終算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如果秘密的原著者，知道他的劇本在中國蘇區中獲得了成功的演出和這樣普遍的讚美，我想他也一定是非常的高興而引爲自己的一種最可寶貴的光榮的吧！

X

X

X

X

三月八日的婦女節，本已預定再有一次盛大的公演，但我們三人已經離開延安了。汽車開出延安南城時，我是第一次感到無限的依戀與惜別。是的，我知道丁玲願意我留在延安，不要回去，因爲她曾經有過一個建議：組織一個流動的團體，在紅軍及各地

農村中從事文化與政治工作。我臨走前一兩天，她還從史沫特萊那裏借到了一本英文的日本小說要我翻譯：『這是一本日本的革命小說。』但最後她終於說不挽留我們，而夢秋也同意我出去也好。是的，我願意到外邊來看一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整個中國的局勢，看它已經有了什麼發展和怎麼樣的變動。

『我們在外邊，不會忘記你們在陝北吃小米飯的。』這是我說的一句話。我是願意而且是可能再回到陝北來的。車子出延安 安城門時我就這樣想着。

現在，果然有朋友們帶來了丁玲組織戰地服務團隨八路軍出發抗日的消息。平津雖已非我有，可是這隻中國猛獅已經奮爪豎尾地預備起來作最勇猛的鬥爭了。

民族抗戰的砲聲響了，全國的人民起來了，我摺起了那條在陝北伴過我半年的灰色軍毯，它已再一次的掛在我的肩頭上了。

幾天後，我就要重投進陝北羣山的懷抱中來，而且要再一次跨過那條蜿蜒的洛水，我將可以向羣山與洛水喊一聲別來無恙了。

中國青年！偉大的民族革命需要你們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們大家來高唱：『嚶！用我們的刺刀鎗炮頭顱和熱血，堅決與敵作死戰！用我們的刺刀鎗炮頭顱和熱血，堅決與敵作死戰。』

一九三七年秋天於北平郊外某村中

(英文·China Today) (正明譯)

邊區實錄

每冊國幣一元六角

著者

舒

湮

出版者

國際書店

發行者

國際書店
上海 香港

印刷者

國際印刷所

經售處

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合版

1970

\$1.00